永樂大典

第01冊

永乐大典·01

明·解缙

四百八十五卷

永乐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　　一东

原藏海盐张氏

忠　忠传一

忠　　经

【马融忠经】《序》曰：《忠经》者，盖出於《孝经》也。仲尼说《孝经》而敦事君之义，则知孝者俟忠而成。是所以答君亲之恩，明臣子之行，忠不可废于国，孝不可弛于家。孝既有经，忠则犹阙，故述仲尼之意，撰《忠经》焉。今皇上含庖轩之道，茂勋华之德，弼贤俾能，无远不奉。忠之与孝，天下攸同。臣融岩野之臣，性则愚朴，沐浴德泽，其可默乎？作为此经，庶少裨补，诚则辞理薄陋，不足以称。为忠之所存，存于劝善；劝善之大，何以加于忠孝者哉？夫定卑高以章日，引诗书以明义，皆师于古，曷敢徒然？其或异同，从忠孝之宜也。或对之以象其意，或迁之以就其类，或损之以简其文，或益之以备其事。以忠应孝，亦分为十有八章。所以弘其至公，勉其诚信，本为政之大体，陈君事之要道，始于立德，终于成功，此《忠经》之义也。谨序。《天地神明章第一》：昔在至理，上下一德，以徵天休，忠之道也。忠之为道，乃合于天。至理之时，君臣同德，则休气应也。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人之所履，莫大乎忠。覆载之间，人伦之要，履之则吉，遭之则凶，无有大于忠者。忠者，中也。至公无私，不正其心，而私于事，则与忠反也。天无私四时行，地无私万物生，人无私大亨真。四时广运，天不私德；万物亨生，地不私力；人能至公，不私诸已。何往不可也？忠也者，一其心之谓矣。一则为忠，二则为僻。一

原藏海盐张氏

为国之本，何莫由忠？未有舍忠而成于务。忠能固君臣、安社稷、感天地、动神明，而况于人乎？君臣固，其义深也；社稷安，其祚长也，天地感，其诚达也；神明动，其应彰也。忠之为用，其效如此，言人之易从也。夫忠，兴于身、著于家、成于国，其行一焉。身及国家，虽有殊名，其为忠也，则无异行。是故一于其身，忠之始也，一于其家，忠之中也；一于其国，忠之终也；道行自渐，忠之大焉。身一，则百禄至，立身履一，富贵之本。家一，则六亲和；御家不二，自然笃睦。国一，则万人理。天下合心，无不从化。书云：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精一守中，忠之义也。

《圣君章第二》：惟君以圣德监于万邦。圣君在上，垂监于下；万邦在下，观行于上。自下至上，各有尊也。故王者，上事于天，下事于地，中事于宗庙，以临于人。王者至重，犹有所尊，况其下乎！则人化之，天下尽忠以奉上也。上行下化，理之自然，文王敬逊，虞芮逊畔，是也。是以兢兢戒慎，日增其明。日增一日，德益明矣。禄贤官能，式敷大化，惠泽长久，黎民咸怀。非怀不可以居禄，非化不可以怀人，任贤陈化，君之要也。故得皇猷丕丕，行于四方，扬于后代，以保社稷，以光祖考，君圣臣贤，化行名播，以光祖考，以严配社稷于无疆者也。盖圣君之忠也。忠之为道，无所不通也。诗云：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。君以明德事天，天以多福与人君也。

《冢臣章第三》：为臣事君，忠之本也，本立而后化成。虽有周孔之才，必以忠为本也。冢臣于君，可谓一体，下行而上信，故能成其忠。股肱动于下，元首随于上，以其义同，其心不异。夫忠者，岂惟奉君忘身，徇国忘家，正色直辞，临难死节已矣。此皆忠之常道，固所常行，未尽冢宰之事。在乎沉谋潜运，匡国安人，至忠无迹，诚在深潜。任贤以为理，端委而自化，官各得人，何事之有？尊其君，有天地之大，日月之明，阴阳之和，四时之信，盖之如天，容之如地，昭之如日月，调之如阴阳，不言而信如四时，若是，君体用尽矣。圣德洋溢，颂声作焉。乐生于中，和之于外，《书》云：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。君明则臣良，臣良则事康。

《百工章第四》：有国之建，百工惟才，守位谨常，非忠之道。此乃守常之臣也。故君子之事上也，入则献其谋，公家之利，知无不言。出则行其政；既在其位，职思其忧。居则思其道。益国之道。动则有仪，百事之仪。秉职不回，言事无惮，苟利社稷，则不顾其身。爱已曲从，则为尸素。上下用成，故昭君德，盖百工之忠也。君任工能，工奉君政，政成于下，德归于上。诗云：靖共尔位，好是正直。恭可

以成正，直可以献忠。

《守宰章第五》：在官惟明，莅事惟平，立身惟清。官不明，则事多欺；事不平，则怨难弭；身不清，则何以教民？清则无欲，平则不曲，明能正俗。三者备矣，然后可以理人。独清则谨己而已，不建于事；独明则虽察于务，奸贿难任；独平则徒均于物，昧浊无堪。夫理人者，必三备而后可也。君子尽其忠能，以行其政令，而不理者，未之闻也。既才且忠，以临其人，政之理也，固其必然。夫人莫不欲安，君子顺而安之；用其情而处之。莫不欲富，君子教而富之。因其利而劝之。笃之以仁义，以固其心；知仁与义，则皆就之。遵之以礼乐，以和其气；君子爱人。小人易使。宣君德以弘大其化；称君德以布德，郭君化以行化。明国法以至于无刑。章条申而不犯，刑虽设而当也。视君之人，如观乎子，寒者衣之，饥者食之。则人爱之，如爱其亲。民怀其恩，有同骨肉。盖守宰之忠也。《诗》云：岂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父母爱子，情莫过焉，官莫谨焉，人谁非子？ 《兆人章第六》：天地泰宁，君之德也。天地设位，秉御有君。非君泰宁，人必 。君德昭明，则阴阳风雨以和，人赖之而生也。四气和顺，百谷用成，是以为休徵，故人之生，赖成于君也。二

四百八十五卷

是故祗承君之法度，行孝悌于其家，服勤稼穑，以供王赋，此兆人之忠也。顺化供养，勤劳奉国，是则为忠。《书》云：一人元良，万邦以贞。一人以大善抚万国，万国以忠贞戴一人。

《政理章第七》：夫化之以德，理之上也，则人日迁善而不知；德化潜运以心，则不知所由，而民从善也。施之以政，理之中也，则人不得不为善；政施有术，昭见于人，人勉而行，欲罢不可。惩之以刑，理之下也，则人畏而不敢为非也。刑临以威，知惧无犯，既劣于政，弥蒙于德。刑则在省而中，舜流四凶，足清万国。政则在简而能，简则易从，能则人服。德则在博而久。不博，则有不及。不久，则人心复浇。德者，为理之本也。任政非德则薄，任刑非德则残，兼德则厚。加德则宽。故君子务于德、修于政、谨于刑，刑不谨，则知政不修举；德不务，而人不怀也。固其忠以明其信，行之匪懈，何不理之人乎？忠信在己，恪勤修官，官修政明，而人自理。故无不能理之吏，与不可理之人。《诗》云：敷政优优，百禄是遒。政其人理，禄其宜哉。

《武备章第八》：王者立武以威四方，安万人也。武德在宁静，非形于征伐也。淳德布洽，戎夷禀命，统军之帅，命不可辱，帅不可失。国之大寄，非易其人。仁以怀之，抚其疾苦，使之咸怀。义以厉之，示其慷慨，使其激劝。礼以训之，明其节制，使之有序。信以行之，审其远近，使之必行。赏以劝之，悬其爵赏，使之慕功。刑以严之。威其钺 夫钺，使之惧罪。行此六者，谓之有利。六者并用，阙则失之。故晋将用师，子犯曰未知信之类是也。故得师尽其心、竭其力、致其命，士卒从教，故师得利。是以攻之则克，守之则固，武备之道也。武可以备而不用，不可以用而不备也。《诗》云：赳赳武夫，公候干城。有其武才，堪其杆御。

《观风章第九》：惟臣以天子之命，出于四方以观风，听不可以不聪，视不可以不明。使臣之行，如君耳目。不聪不明，不胜其任。聪则审于事，明则辩于理，不聪则惑其所闻，不明则蔽其所见。理辩则忠，事审则分。理不辩，则其断偏；事不审，则其信惑。君子去其私，正其色，私去则情灭，色正则邪远。不害理以伤物，求罪为公，则成刻浮。不惮势以举任，举必以才，不必以势。惟善是与，惟恶是除，善虽仇必荐，恶虽亲必去。以之而陟则有成，君子效能也。以之而出则无怨。小人伏罪也。夫如是，则天下敬识，万邦以宁。官务修政，人始获安。《诗》云：载驰载驱，周爰谘诹。勤劳不宁，善斯劝矣。

《保孝行章第十》：夫惟孝者，必贵于忠。若思孝而忘忠，犹求福而弃天。忠苟不行，所

率犹非道。忠不居心，动皆邪僻。是以忠不及之，而失其守，自贻伊罚，求安可乎？匪惟危身，辱及亲也。既失于忠，又失于孝。故君子行其孝，必先以忠；竭其忠，则福禄至矣。忠则得福禄，则荣亲也。故得尽爱敬之心，以养其亲，施及于人，守忠之道，众善攸归，身安亲乐，得尽其养。此之谓保孝行也。以忠之故，得保于孝。《诗》云：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考叔行孝，施于庄公，君子善之，此之谓也。

《广为国章第十一》：明主之为国也，任于正，去于邪。任正，则君子道长；去邪，则小人道消。邪则不忠，忠则必正。忠则不邪，正则必忠。有正，然后用其能。能而无正，则邪；正而有能，则忠。是故师保道德，股肱贤良，周为保，召为师，元为股，凯为肱。内睦以文，外威以武，教莫若文，威莫若武。被服礼乐，提防正刑。礼乐德之，则不可违躬；正刑理之，要不可破坏。故得大化兴行，蛮夷率服，化行文被，夷服武偃。人臣和悦，邦国平康，礼乐善，而政刑清也。此君能任臣，下忠上信之所致也。臣在忠于君，君在委于臣。《诗》云：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成厦非一木之材，为国资庶臣之力。

《广至理章第十二》：古者圣人以天下之耳目为视听，用天下之视听，则无不见闻也。天三

原藏海盐张氏

下之心为心。顺物之情，不任已欲。端旒而自化，居成而不有，斯可谓致理也已矣。默化元运，其理如此。王者思于至理，其远乎哉！道无远近，弘之则是。无为而天下自清，有事则烦。不疑而天下自信，不疑于物，物亦信焉。不私而天下自公。不私于物，物亦公焉。贱珍则人去贪，贪由有珍，珍去贪息，彻侈则人从俭，俭清于侈，侈除俭生。用实则人不伪，见实，知伪之恶。崇让则人不争，见逊，知争之失。故得人心和平，天下淳质，化行心易，咸服其淳。乐其生，保其寿，气得天和， 咸无夭折。优游圣德，以为自然之至也。圣德无涯，与天地等。《诗》云：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虽迷帝德，不违其则。

《扬圣章第十三》：君德圣明，忠臣以荣；欣已获奉斯君。君德不足，忠臣以辱，耻躬不能为臣。不足则补之，圣明则扬之，古之道也。补衮之阙，扬君之休，古之忠臣，则皆然也。是以虞有德，咎繇歌之；文王之道。周公颂之；宣王中兴，吉甫咏之。君上行仁，覆之道也；臣下有赞，咏之义也。故君子臣于盛明之时，必扬之盛德，流满天下，传于后代，忠矣夫！若君有盛德而臣不扬，使久远无闻，则有缺于忠道矣。

《辨忠章第十四》：大哉忠之为用也！用忠以教，大莫加焉。施之于迩，则可以保家邦；以有间二。施之于远，则可以极天地。以无空穷。故明王为国，必先辨忠。为国藉之，忠者臣节，不先辨忠，国将安寄。君子之言，忠而不佞；小人之言，佞而似忠而非。闻之者，鲜不惑矣。忠言逆志，必求诸道；佞言顺志，必求诸非道。夫忠而能仁，则国德彰；为君抚爱。忠而能知，则国政举；忠而能勇，则国难清。为君谋忠，为君果毅。故虽有其能，必由忠而成也。忠而有能，则有功。仁而不忠，则私其恩；仁愈多，而恩愈深。知而不忠，则文其诈；知愈多，而诈愈密。勇而不忠，则易其乱。勇愈多，而易其乱。是虽有其能，以不忠而败也。能而无忠，则为败。此三者，不可不辨也。《书》云：旌别，淑忒，其是谓乎？善恶既别，任使不谬。

《忠谏章第十五》：忠臣之事君也，莫先于谏，纠过正德，惟能谏之。下能言之，上能听之，则王道光矣。上能听，下不能言，则虚其听；下能言，而上不能听，则虚其言；言听俱能，则君臣德合，则其道光明也。谏于未形者上也，先事而止，君违不闻。谏于已彰者次也，出未及施，改之非后。谏于既行者下也。行而能改，虽下犹愈。违而不谏，则非忠臣。从君所昏，是乃罪也。夫谏始于顺辞，中于抗议，终于死节，以成君休，以宁社稷。顺辞不从，犯颜抗议；不从，则继之以死，其务使君改过为美，社稷之安固也。《书》云：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绳直可以正木，臣忠可以正主也。

四百八十五卷

《证应章第十六》：惟天监人，善恶必应。为善则吉，为恶则凶。善莫大于作忠，百行之善，无忠皆忘。恶莫大于不忠，大恶之恶，为逆者殃。忠则福禄至焉，不忠则刑罚加焉。忠则言播闻，未有不禄，不忠则不忠彰兆，未有不刑。君子守道，所以长守其休；小人不常，所以自陷其咎。天意本休，君子知而顺之；天意无咎，小人求而取之。休咎之徵也，不亦明哉！天监孔明，勿谓茫昧。《书》云：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。

《报国章第十七》：为人臣者官于君，臣之官禄，君宝锡之。先后光庆，皆君之德，光格祖考，庆重子孙。不思报国，岂忠也哉！忠则必报，不报非忠。君子有无禄而益君，无有禄而已者也。君临天下，谁不为臣？食土之毛，皆衔君德。昏衢迷于日月，君子知怀帝恩，故偃息山林，有能藩国，况荷君禄位，而无闻焉？报国之道有四：一曰贡贤，进得其才，君可端拱。二曰献猷，纳当其善，君可依行。三曰立功，功吾其庸，君可无患。四曰兴利。殖致其厚，君可与足。贤者国之干，干可以立。猷者国之规，规可以执。功者国之将，将可以御。利者国之用。用可以给。是皆报国之道，惟其能而行之。各以其能而报于国，道斯广矣。《诗》云：无言不酬，无德不报。况忠臣之于国乎？凡人之闻一言一德，犹必报，君臣之义重恩重焉，如何忘也。

《尽忠章第十八》：天下尽忠，淳化行也；忠有所未尽，则淳化不行。君子尽忠，则尽其心；小人尽忠，则尽其力。君子可以尽谋，小人可以效命。尽力者，则止其身；尽心者，则洪于远。止身，则匹夫之事；洪远，则万物之利。故明王之理也，务在任贤，贤臣尽忠，则君德广矣。圣无独理，道无常师，古之明王，必求贤明，无不修德，贤臣则无不尽忠，忠则为君阐扬，君德由广大也。政教以之而美，君上立教，臣下所敷。礼乐以之而兴，君上制作，臣下所行。刑罚以之而清，君上恤刑，臣下所化。仁惠以之而布。四海之内，有太平音。君德既备，人怀始康，乐至而歌，自然之理也。嘉祥既成，告于上下，君臣之始于政，能著于群瑞，故其成功，可以告神明也。是故播于雅颂，传于无穷。德施于人，务格于神，而后行于乐，乐行，则何极之有？

忠　　传

【国朝忠传】：义臣子产，姓国，名侨，是郑国的大夫，郑简公时，子产做国相，专把礼义治国，爱养再姓，修明政事，做相一年，郑国小的每都不敢戏耍，老的每都得快活，犁地的僮子不侵了五

原藏海盐张氏

别人的界分。二年后，市面上买卖贵贱都不讲价，三年后，国中十分太平，百姓每夜重都不闭门，也没盗贼，路上有人失落下的物，见的都不敢拾。四年后，农家的田器撇放在野地里，也没人敢偷拿去。做国相二十六年，国富兵强，晋楚大国都不敢来伐郑，百姓每爱他如父母。宁武子，名俞，是卫成公的臣。那时有晋文公起兵伐曹国，问卫成公借路，卫成公不肯，晋文公别路上去伐了曹，却来伐卫。卫成公着人去楚国求救，晋文公将楚军杀败了，卫成公出去在陈国，宁武子根著。及卫成公归国，宁武子先归抚安国人。晋文公又将卫成公拘在周天子京城，宁武子又根著，尽心尽力，不怕劳苦，亲自备衣服饮食，进与成公。晋文公着医人来毒卫成公，宁武子将自己钱财与医人，不曾下毒药。以后周天子著卫成公还国，宁武子做上卿。解扬，姓解，名扬。是晋景公的臣。那时楚庄王起军围了宋国，宋国教他的臣乐婴投晋国乞军来救。晋景公欲要救宋，先差解扬去宋国说：且不要降楚，我晋国都起兵来救你，解扬经过郑国，郑国拿住解扬，送与楚军中。楚庄王多将财宝买嘱解扬，教他对宋国说晋不来救你。解扬先不肯从，直至再三说。解扬恐怕被他杀了，传不得晋景公的言语，只得假应承著。及至到宋国城下，却依旧说宋人道，晋军都来救你，早晚便到。庄王见他这等说，大怒，要杀他。著人对他说：你已自许了我，如何又失信？解扬对说：人臣能守著人君的命令，死也不改移，这方是信。臣奉命出使，有死无二，便有财宝，动不得臣的心，臣先怕王杀了臣，传不得君命，所以许王，而今已自传了我晋君的命，便死也甘心。庄王见他尽忠饶了他。季孙文子，名行，父是鲁国的臣，做鲁国三朝的卿相，一心只是奉公，家里婢妾，不穿绢帛，所乘的马不吃谷粟，不收藏金玉，不私置甲兵。临终的日，家臣卖什物做葬具，众大夫入他家里看，都叹息他忠于鲁国。蘧伯玉，名瑗，音院。是卫国的大夫。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夜里坐，听得阙门外车响，到阙门根前住了，过了阙门又还响。灵公便问夫人说：你料著这过的是谁？夫人说：这是蘧伯玉。灵公又问：你怎地知道是他？夫人说：我听得礼书上说：为人臣的，过君的门须下了车马，遇著君的鞍马，也须起身恭敬。自古来忠臣，不因白日里有人见时，才行这

四百八十五卷

礼，也不因暗地里无人见时，慢了这礼。遽伯玉是卫国的贤大夫，有仁心，有见识，平生敬上，这个人必然不肯黑夜里轻弃了礼法，我所以知道是他。灵公著人赶上去看，果然是遽伯玉。

晏婴，表字平仲，东莱人，是齐景公的大夫，有德行，齐国的奸臣崔杼做右相，庆封做左相，这两个人要专权，怕众人不从他，杀牲对神道说誓。说您众人有不知俺两家同心的，著他便死。晏婴听得，仰望著天说：晏婴必不肯从你，若是忠君王，扶社稷的事，我便肯从。到底不肯依他说誓，庆封恼怒，要杀晏婴，崔杼宁艹说他是忠臣，不曾杀他，在后，崔杼庆封事败了，景公著晏婴做丞相，齐国大治。

斗辛，是楚昭王郧，音云。县的县官，在先，昭王的父平王，曾杀了斗辛的父，又杀了伍子胥的父兄。伍子胥走去吴国，劝吴王起军马入楚国报父兄的仇。昭王走到郧县，斗辛的弟斗怀要害昭王，对斗辛说道：已前平王杀了我父，我而今害他的子，有何不可？斗辛回说：人君杀了人臣，谁敢做冤仇？假如一时害了人君，以后灭了宗族，也不是个孝子。你若敢犯这件罪，我决定杀了你。斗辛又恐怕兄弟真个无知，害了昭王，使著别的兄弟斗巢，送昭王再走入随国去。以后，吴军退了，昭王归国，斗辛受赏。

申包胥，是楚昭王的臣，那时伍子胥在吴，引兵伐楚，楚王战败出走，吴兵入楚国都。申包胥见本国危急，直走去秦国求救，立着秦的朝门哭了七日七夜不绝声。秦国君哀公召见他，申包胥启说：吴国强大，要并吞各国，才从楚起，今臣的楚王，失国在外，着臣来告急。哀公说：我知道了，你且歇息，待我商议。申包胥又说：臣的君王在野地里未归国，臣如何敢歇息，再立著庭前，倚墙大哭，日夜不住声，水不入口。哀公闻得感动，说楚君虽是无道，有一个臣这般忠义，如何可不救？因此出兵救楚，败了吴兵。楚昭王复位，着申包胥做上卿。

公仪休，是鲁国的相。遵守着法度，依顺着道理，教百官每都依着他正道行。但系吃俸禄的人，不许和百姓争利，那时有一个旧朋友，送鱼与公仪休。公仪休不受，那朋友说：我知道丞相爱吃鱼，所以来送，怎地不受？公仪休说：我做国相，要鱼吃时，自把俸钱买吃，我今不受你的，再说敢送来与我？到底不肯受。公仪休又曾吃菜，滋味甚好，知道是自家种的，便把菜园里葵菜都拔了。又见家人织得布细，便赶了织布的妇人，烧了织机，说道：您自家种了好菜，又织了好布，着那农民妇女，将他的菜和布卖与谁？公仪休做人多似这般清俭有德行，古今称做贤人。

萧何，是沛县人，在县里做吏。汉高祖皇帝初起兵时，用萧何总管军马钱粮的事，及至破了秦咸阳城，诸将官争去取金银财物，只有萧何独先取秦丞相御史府文书图册收藏了，后来高祖尽知道天下户口多少，地埋险要去处，都因得这秦的图书。项羽着高祖去汉中做汉王，高祖怒。萧何启说：臣愿大王且到汉中，抚养百姓。选求贤人，先安定了巴蜀，却出来收三秦的地面，天下可取了。高祖去之国，着萧何做丞相，保举韩信做大将军，助高祖出兵，收了三秦，高祖会合诸侯攻项羽，留萧何守关中，辅太子，修城池宫殿，立社稷宗朝，置律令，治州县，转运粮草，供给军马，没一件欠缺，高祖领的军多有逃亡的，萧何在关中便发人来补了，又着他子孙兄弟少壮的都做军。高祖灭了项羽，即帝位，封萧何做赞阝才何切，又音赞候，食邑八千户，位次第一。众功臣都来争功，高祖说与众人道：你诸人独一身根我，多的不过两三人。萧何全家三四十人根着我，他守关中，辅佐

七

原藏海盐张氏

我成帝业，功劳又大，务定着萧何位第一，子孙世世受封。

张良，表字子房，祖上是韩国的人。汉高祖皇帝初做沛公时，将数千人到下邳，张良归从了高祖，常把太公兵法说与高祖，高祖心喜，用他计策。张良将兵法说与别人，便都不省。张良知高祖有天命，因此上根着下去。及高祖引兵入咸阳，秦王子婴投拜了，高祖得了秦国，看见宫室、帷帐、狗马、宝玩、妇女甚多，心里要留在宫里住。樊哙谏高祖，不肯听。张良说：秦朝因为无道，所以沛公得这里，与天下的人除了害，正当俭素方好。如今才到秦国，便要快活，又和秦一般了，人说的忠言，虽是逆着耳，却成得事，便如苦味的药，虽是苦着口，却医得病。高祖听他说了，便领着军马远到霸上扎营。后来项羽怒高祖闭了函谷关门，引兵攻破了关，驻扎在鸿门下，要来攻高祖。项羽的叔父项伯，和张良是旧朋友，夜间骑着马走到高祖营外，悄地里唤张良，着张良撇了高祖和他一搭儿走去。张良说：我跟了沛公多年，今有急事，便走去，是不义了。便入去说与高祖，与高祖设策，请项伯饮酒结亲，着项伯和解项羽。第二日，张良根随高祖到鸿门谢项羽，饮酒中间，范增要害高祖，张良出外，着樊哙入去护卫高祖，高祖因而得脱去。张良后为高祖计谋，委任韩信、彭越、黥布、三人为将，灭了项羽。高祖即帝位，着张良自拣齐地三万户，封做侯。张良辞不敢受，高祖封他一万户，做留侯。

汲黯，乙咸切表字长孺，濮音卜阳人。汉孝武皇帝时，做官在朝，他的性忠直，武帝曾对臣宰每说：我欲要行仁义，你众臣宰以为如何？汲黯奏说：陛下心多私欲，却要外施仁义，怎地学得尧舜治天下？武帝大怒，退朝，对众臣宰每说：汲黯这般不晓事。众臣宰都在怪责汲黯。汲黯对众人说：天子置立公卿宰臣，恐怕有不是的事，要众人匡正，你众人如何阿謀顺承天子的意，将天子陷于不义？纵然爱惜身子不肯正谏，岂不羞辱了朝廷？众臣宰皆服他说。武帝后来说他可比古时社稷之臣。

魏相，表字弱翁，济阴定陶人。汉孝宣皇帝时，除御史大夫。那时大将军霍光没了，宣帝想他已前功劳，着他儿子霍禹做右将军，侄儿乐平侯霍山领尚书事。魏相实封奏说：而今霍光没了，又着他儿子做大将军，又着他侄儿掌朝政事，他一家人都有权势，必是骄纵了，主上若减了他家的权柄，便安了国家，又全了功臣的子孙。宣帝依着他说，升他做丞相，封高平侯。既然做了丞相，和那御史大夫丙吉，同心辅佐朝廷政事，天下太平，汉朝好宰相，以

前数萧何、曹参、以后，只数魏相、丙吉。八

四百八十五卷

邓禹。表字仲华，南阳人。小时和后汉光武皇帝，同在长安读书。光武起兵，邓禹跟寻到河北，劝光武延接贤士，务得人心，立高祖的事业。救万民的性命。光武大喜，着邓禹就帐里歇宿，每事与他商议，任用各将官，都问邓禹，人人都用得停当。曾将数百万兵，不肯妄杀一人。天下已定，便去了甲兵，远修儒业。有儿子十三个，各教他学一件艺业，修整家法，教训子孙，遵守国家法度，俸禄外，并不营添产业。光武极敬重他，除做太傅，封高密侯，二十八将中是第一个人。画像在南宫云台上。

郑众，表字仲师，河南开封人，汉明帝时，除做给事中，又做越骑司马，那时北里胡人要与汉朝和亲，明帝差郑众拿着汉家旌节，去做使臣。胡人要郑众拜，郑众不肯拜，胡人的王子恼了，把郑众围守着，不与饭食吃，要他降服。郑众不肯服，拨刀在手说誓。胡王害怕放了，着人送郑众回还到京城。章帝即位，又要差郑众去，郑众奏说：臣怎么能拿着大汉的旌节，去胡人毡帐里拜。后胡人来汉朝，章帝问胡人郑众不服胡王的缘故，胡人说郑众的意气壮勇，苏武也不及他，章帝喜悦，封郑众做军司马使。

陈球，音求表字伯真，下邳淮浦人，后汉顺帝除他做御史。那时桂阳有贼李研等，群聚劫掠，州县家拿捕不得。大尉杨秉荐陈球做零陵太守，陈球到了零陵，摆布捉贼的法度。过了一月，贼知他威名，都散走了。又有军人朱盖，结交着桂阳贼胡兰，领着二三万人来攻零陵，城中的人害怕，吏人每都来对陈球说：而今贼来攻城，可将家里老小逃躲去。陈球听得大怒，说道：太守分了国家虎符，管着一郡，怎肯顾恋妻子，阻了国家的威势？再有说的，便斩了。却和城里人紧守着那城子，和贼相抵十来日，朝廷差中郎将度尚来救，陈球和度尚共破了朱盖，赐钱五十万，又着他一个儿子做官。

诸葛亮，表字孔明，琅邪郡阳都人，大有才德，隐居南阳。蜀先主先不识得他，有徐庶在先主行举荐，先主亲自去探他三次，方与先主厮见。辅佐先主成帝业，做丞相。章武三年，先主病在永安宫，着人去成都府取诸葛亮来，分付与他立后主的事。先主对他说：我看着你的才能过魏帝曹丕十倍，你必然能安定我的国家，我的儿子刘禅如可辅佐，你便辅佐他；若是不才，你可自做。诸葛亮哭奏先主说：臣当尽心尽务，以死报陛下。先主没后，诸葛亮辅佐后主，出将入相一十二年，国治兵强，魏吴两国都不敢伐蜀。他曾对后主说：臣成都有桑树八百株，有薄田五十项，足了子孙的衣食，若臣死时，必不教家中有余

原藏海盐张氏

剩的匹帛，库里不教有余剩的钱财。到死后果然，谥音示忠武侯。

顾雍，表字元叹，苏州人。吴王孙权时，封顾雍做醴陵侯，代孙劭做丞相，顾雍凡选用文武的将吏官员，务要人人尽他的材能，委用品职，心中无偏曲。又访问得民间不便的事，及官人们的好恶，都密地里着朝廷知道。但有行得好的事，都归与朝廷，不敢教外人知道，孙权以此重他，常与他议事。

王导，表字茂弘，琅邪郡临沂音移县人。东晋元帝时，做丞相，他的性公忠。行的政事宽大，荐引贤才，抚安百姓，成就元帝中兴的功业。元帝曾因吃酒妨废国事，王导进谏，元帝将酒钟覆了，终身不吃酒。王导房族的哥哥王敦谋反，王导奏知明帝，先设兵防备，及王敦反了，明帝差王导做大都督，总兵平王敦。王导写书与王敦的哥哥王含说道：先皇帝中兴，恩德在民，你兄弟无故反逆，人人愤怒，我一门受国家的厚恩，今日总兵在此，宁可做忠臣死了，不做逆党求生。以后王敦死，贼党都平了，王导做三朝丞相，仓里无积下的米谷，身上无重穿的绢帛，一心只忠君爱国，做到司徒，封始兴公。

四百八十六卷

永乐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　　一东

原藏海盐张氏忠

忠传二

温峤，音轿表字太真，太原府人，有学问。晋明帝时，王敦请温峤做左司马，那时王敦聚着兵谋反，温峤累次将好言劝王敦，王敦到了不听。温峤便归朝廷奏王敦谋反的意思，着朝廷防备他。后来工敦果然反了，朝廷着温峤做中垒将军，将那工敦平定了。到成帝时，温峤做江州都督，遇着苏峻反，温峤又起兵平定了苏峻。一心忠于国家，成帝升温峤做骠骑将军，封始安公。

谢安，表字安石，陈国阳夏人。东晋孝武帝时，做吏部尚书，那时有大司马桓温谋篡位，引着军马来朝，百官都惧怕，侍中王坦之流汗透衣，荒急倒拿着笏。只有谢安神色不改，言语从容，尽忠辅卫天子。桓温不敢说起，只这般去了。以后又使人来问，朝廷要加他九锡的礼，谢安见他不忠，不肯与他。桓温到了篡位不成，孝武加谢安做中书监录尚书事。秦王符坚亲自总兵九十万，要来灭晋国。京城人心震恐，谢安着他的侄儿谢石、谢玄等，统兵八万，杀败了符坚，收复了河南地面。谢安也不夸功，人说他是真宰相，加做太保，封建昌公。

辛恭靖，音净陇西狄道县人。晋安帝时，做河南太守，遇着后秦主姚兴领军来攻河南城子，恭靖紧守着一百余日，因无救兵，被他攻破了，将恭靖拿到长安。姚兴说：我要将东南地面的事委任你。恭靖大声说：我宁可做晋国的鬼，不做你善贼的臣。姚兴恼了，将恭靖监收在别个房子里，监了三年。以后用计走回晋国来，安帝见他忠节，着做谘音咨议参军。

高允，表字伯恭，渤海郡音条县人。北魏太武帝时，做着作郎，与司徒崔浩共掌国史。那时有辽东公瞿黑子，太武好生爱他，他因差使出外，却受了人一千匹布。事发露了，来问高允道：主上若问我时，

原藏海盐张氏

我从实说的是？还隐讳着不说的是？高允回说：只从实说的是，切不要欺罔。那瞿黑子又听着别一个人说，不曾从实自首，太武恼怒，将瞿黑子废了，后来崔浩因修史的事，被监收了，那时高允正在东宫教皇太子讲书，太子说舆高允，若入去见主上，我自引你向前，你但依着我说。太子见太武，奏说高允小心谨慎，又职分小，国史都是崔浩主张着做，请赦了高允。太武就问高允：这书都是崔浩做不是？高允对说：臣和崔浩一同做来，崔浩只整理得大纲，正做的书，臣比崔浩做得较多。太武大怒，说高允的罪重似崔浩，怎生饶得他。太子奏说：主上天威严重，高允是个小臣，心里惧怕，所以言语迷乱了。臣恰才问他，他说国书都是崔浩做的。太武又问高允，高允对说：臣的罪该灭族，不敢虚妄，殿下因着臣陪侍讲书多日，可怜臣，要乞臣的残命，实不曾问臣，臣也不曾这般说，不敢迷乱，太武看着太子说：这个人真是直，临死不肯改了言语，可见他信；做人臣不欺君，可见他忠，特地赦了他罪。后来太子却责怪高允说：我要与你脱死，你却不肯从，是怎生这等？高允启说：臣与崔浩实一同做史书，死生祸福都合一同，诚蒙殿下再生的恩，违了本心，侥幸免死，不是臣所愿。太子好生称叹他。后来做到中书令，封咸阳公，寿九十八岁。

狄仁杰，表字怀英，太原人，唐高宗皇帝时，做大理丞。一年中，断决了监禁日久的人一万七千名，人都称仁杰断的平。到中宗立，武后管朝廷政事，将中宗降做庐陵王，着在房州住，却要立他侄儿武三思做太子。那时仁杰正做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对武后说：臣看天意，未厌唐朝，今若要立太子，不是庐陵王不可。武后恼怒罢了。后来武后召仁杰说：我常常地梦打双陆不胜，却是怎地？仁杰对说：双陆不胜是无子，必是天要警省主上立太子的意思，太子是天下的根本，根本但动，天下便危了。已前文皇帝亲自厮杀，取得天下，姓生艰难，正要传与子孙，高宗皇帝又曾将两个儿子托付与主上，今主上却自管了天下十余年，又要着武三思做后嗣，却不想姑侄和母子那个亲。若主上立了庐陵王，千秋万岁后，便常得在宗庙里受祭祀，武三思怎肯祭祀做姑的？武后省悟，才使人去房州召回中守，立做太子。中宗再即了帝位，赠仁杰司空，睿宗即了帝位，追封仁杰做梁王。

姚崇，表字元之，陕州硖石人。唐玄宗皇帝时，做同州刺史，玄宗召到朝廷，问天下的事，姚崇应对如流。玄宗大喜，说舆姚崇：你便须做补相辅佐我。姚崇知帝有大志量，用心要治天下。姚崇因跪奏：臣愿有十件事奏，主上度量，若行不得时，臣不敢做宰相。玄宗说：你试说那十件事。姚崇奏的十件事，都是尽忠的道理，国家合当行的事。玄宗听得他说，便道：我都能行。姚崇叩头谢了，明日除姚崇做补相，封梁国公。姚崇自此进用贤人，黜退小人，天下太平。

宋王景，居永切邢州南和县人，中举，做上党尉。唐玄宗皇帝开元四年，代姚崇做宰相，对广平公，务拣选好人做官，着天下百官都得其人。当刑的，当赏的，都依着公道，不用

些小私意。玄宗但有差失，宋王景便直言正谏。姚崇多有智谋，宋王景只是守法度，两个人见识不同，却同心尽忠，着天下赋役宽平，刑狱减少，百姓家家富足。唐家中兴以后好宰相，只数姚宋，更无别人及得他。后来赠宋王景做太尉，谥号文贞。

张九龄，表字子寿，韶州曲江县人，中举做校书郎。唐玄宗皇帝时，除做中书令，有大臣的节义。那时玄宗政事上逐渐怠慢，张九龄事事务要谏正，所举荐都是正大的人。有武惠妃要谋废太子瑛，立他的子寿王，张九龄执着法度不肯。武惠妃着火者牛贵儿和张九

四百八十六卷

龄说：有废必有兴，你若肯相助，宰相能勾做得长久。张九龄喝他去，便奏与玄宗知道，因此上太子不曾动。那时安禄山才做范阳小将，来奏事，气势骄傲。张九龄说与裴光庭：他日乱幽州的，必是这个胡儿。后来征契丹，禄山败了，幽州节度使张守王圭，安禄山到京师。张九龄议他罪该死，玄宗不肯依张九龄，要把安禄山赦了。张九龄说：安禄山狠子野心，又有反的相貌，可因这件事杀了他，绝了后患。玄宗到了不听，将安禄山赦了。后安禄山果然反了，那时张九龄已殁。玄宗走到四川，思想起张九龄的忠心，泪下，便差使臣去韶州祭祀他，厚赏赐优恤他家里，谥他做始兴文献公。

韦皋，表字城武，陕西万年县人。唐德宗皇帝时，做陇州知州，就领军守御。当有太尉朱泚，妻上声教他部下小将牛云光，领军五百镇守陇上。太尉朱泚后来自家称皇帝，教牛云光到陇上，诱引韦皋做他的将帅。又有朱泚的家人领着军马来对韦皋说道：太尉已做了皇帝，而今可做一家。韦皋说与道：既要做一家呵，且把衣甲都卸音渴，去声下，免得众军心疑，韦皋安排着筵广待那来的人，舆云光饮酒中间，韦皋唤埋伏的军人，将牛云光并那来的人都杀了，却差人去报德宗，除授韦皋做陇州刺史，奉义军节度使。以后封王。

裴度，表字中立，河东闻喜县人，由进士出身。唐宪宗皇帝时，做宰相。那时蔡州贼吴元济反，朝廷发各处军马征他，连年平定不得，官军多败，粮食将尽。臣宰每都要罢兵，裴度奏说：如今这贼不降，恰似病在心腹里一般，若不趋时整冶了，久后必做大害，臣情愿自总兵伐贼。宪宗看着裴度说：你果然肯去不去？裴度就拜在地下，流泪说：臣誓愿不与这贼同活在世上。宪宗便着裴度总兵去伐贼。裴度临辞，又奏说：臣这一行，必尽死报国，若不斫得贼的头来，臣也更不回。临行，宪宗赐他通天御带。后来果平了蔡州贼回朝，论功封上柱国晋国公，做四朝宰相，扶持唐家天下二十余年。

王徽，陕西人，唐僖宗皇帝时，做宰相。那时，有反贼黄巢，引贼众打破潼关，径往京城来。僖宗连夜往四川去，王徽到天明方知道，便根去，荒了，跌在山坡下，被贼拿回来。黄巢要他做官，王徽假做哑，不回他言语。贼百般逼他，只是不动。放在下处，伺候监守的人松宽，却走脱了，到河中府扯身上衣服绢帛写表，着人寻小路到四川见僖宗，除做兵部尚书。

陈世卿，表字光远，南剑人，宋太宗皇帝朝进士，做东川节度推官，那时贼人李顺兵起，知州张雍将州内军马分做三四部，差官分领，只有陈世卿会射，自当着一面城子。陈世卿亲射中三四百人，贼来得越多了，同伴官都商量要走，陈世卿正着颜色说：吃了皇帝俸禄，

当舍身报国家，怎地只要避难，别有他意？后来贼军退了，陈世卿归朝。除做太常丞，知新安县。

李沆，下党切表字太初，氵名音名州人，宋太宗皇帝朝进士，真宗皇帝朝做宰相。真宗问治天下的道理，那件最先？李沆对说：不用轻薄的人，这件最先。李沆常说：我做宰相，别无他能，只是不改朝廷法度，每日将天下水旱盗贼的事，奏与真宗知道，要真宗知民间疾苦。那时有石保吉求做使相，真宗问李沆，李沆奏说：保吉，只是国亲，别无军功，教他做宰相，天下人议论。真宗两三遍问他，他依旧这般说，因此上石保吉不曾便得做，真宗又曾问李沆：人都有密奏的事，你怎地独无？李沆对说：臣做宰相，有的公事便当明说，何用密奏？那密奏的，不是谗的，便是谄的，臣常嫌他，怎地学他？李沆做人性直，言语谨慎，不肯求名声，做宰相七年，天下太平。后来赠做太尉中书令，谥号文靖。

原藏海盐张氏

王旦，表字子明，大名府人，宋太宗皇帝朝进士，真宗皇帝朝做工部侍郎，参知政事。契丹的军马来犯河北，王旦随从真宗去澶音蝉州亲征。真宗留雍王元份音彬守城，雍王遇着暴病，不能整理事。真宗着王旦回还京城，权留守。王旦面到东京，便入皇城里出号令，着人不要传扬知道。真宗杀退了契丹军马，回京，王旦的儿子兄弟并家人，都不知王旦回在皇城里，都出城外去接，王旦却在后头走着，去迎真宗。王旦的儿子兄弟每回头着见，才知王旦已回来了。到大中祥符八年，真宗着王旦做宰相。王旦做宰相十二年，不肯更改了太祖太宗的法度，任贤才，安百姓，天下太平。王旦做人等闲不与人言语戏笑，国家的事，众官人每商议，各有不同的，王旦随后发一句话便定了。有一日回到家不脱朝服，去静屋里独自坐。家人都不敢见他。他的弟却去问同朝官赵安仁，安仁说：方才议论朝事，不曾定夺得，必是因这般忧愁。又一日，朝廷除薛奎做江淮发运使，薛奎来辞王旦。王旦并无别言，只说东南百姓贫困了。薛奎辞退，说：这是真宰相的言语！封魏国公，谥做文正。

田京，表字简之，毫音箔州鹿邑县人，宋仁宗皇帝朝，做河北路提点刑狱官。在恩州那时，有宣毅军小校王则，据着恩州作乱，田京在城里，将印信，弃了妻小，将绳隧下城来，守住了恩州南关，占着骁健营，抚恤众军。保州振武二处的军，要去应贼，田京将那军人杀了，自后但是南关营里的军马二十六指挥，在外头的百姓，都惧怕不敢谋反。那南关军民聚得多似城里的人，又得不失陷在贼里面，都是田京的功劳。日夜城里厮杀，一日，贼在城里，将田京的老小绑缚着，上城来，叫那田京说道：你休要攻着城子，若打得紧，他要杀我家老小。田京听得这般说，喝教诸军，尽力攻城，又着弓箭射那城上叫的人。贼见田京不顾恋他老小，依旧将他老小每下城去了。后来众人从南关凿地道通入城里去，一时突出，擒拿了王则，平了恩州。朝廷御史都上书说道：田京舍了家里妻子，保守南关，为国家忠义的上头，他功劳最大，陛他做兖州通判。

韩琦，表字稚音治圭，相州安阳县人，宋仁宗皇帝朝进士，正唤他姓名时，天上五色云现。西夏赵元昊反。仁宗用韩琦做将，赵元昊归服了。庆历年间，用韩琦做宰相，天下太平。韩琦劝仁宗立英宗做太子，英宗即了帝位，加韩琦门下侍郎，封魏国公。韩琦的亲戚宾客，说话中但题着立英宗的事，韩琦便正色说：这的是仁宗皇帝的圣意，皇太后内助的气力，我为臣子怎地得知？后来英宗忽然患病，皇太后在殿上垂着帘子发落朝廷政事，

四百八十六卷

英宗病重，举止有些比常时不同。那左右的火者每，因着英宗平日间不曾有恩与他，都在太后处谗毁英宗，因此太后与英宗两宫不和。韩琦和欧阳修正在帘前奏事，太后哭着，说英宗的不是，韩琦奏说：主上病重，是有差了处，若病好时，必不似这等，为子的有病，为母的怎生不宽容？欧阳修下谏劝，太后意渐渐地解了。过了三四日，韩琦独自见英宗，英宗说太后待我无恩。韩琦对说：只恐主上事奉不到，那有不慈的父母？英宗大省悟了，到英宗病好，太后还了英宗的朝政，加韩琦做右仆射，封魏国公。后又替英宗立神宗做太子，神宗即了帝位，加韩琦做司空，兼侍中，到殁了时，皇帝赐与他家银三千两，绢三千匹，着河南北的军与他造坟，立碑做两朝顾命定策元勋，赠尚书令，谥忠献公。配享英宗庙廷，以后追封做王。

范仲淹，表字希文，苏州吴县人。宋仁宗皇帝时，除龙图阁学士，改除陕西都转运使。那时夏国侵边塞，延州诸塞多没了守的人。仲淹自请行，又迁户部郎中，兼知延州。既到，修边塞，招远逃散的人，因此百姓都得复业。后来又改仲淹，分阝音彬州观察使，仲淹上表说：臣守边数年，羌人略自亲爱，唤臣能龙图老子，愿辞不受。后又除枢密副使。仁宗每问当世事，仲淹乃上言十件事，都是为国尽忠的道理。仲淹将天下的事，做自己的事一般，日夜谋虑，要致天下太平。及病，仁宗当遣使赐药。薨，年六十四，赠兵部尚书，谥文正公。仁宗亲写碑，题做褒贤之碑。仲淹生性内刚外和，至孝，母在时贫困，后富贵，无宾客不吃两般肉，妻子衣食刚勾，但有财物，散与亲眷。一时名士多出门下。到死时四方人闻的都叹息。

欧阳修，表字永叔，庐陵人，宋仁宗皇帝朝进士。除知谏院，论事切直。仁宗看着众臣说：似欧阳修的人，那里得来？遇着杜衍音演等罢官，欧阳修上疏说：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，天下都知有可用的贤，不知有可罢的罪。今四人一时都罢去，着众邪臣在朝相贺，四夷人在外相贺，臣甚为朝廷痛惜，仁宗除修做礼部侍郎，兼翰林侍读学士。在翰林八年，但知的事无不说。后做枢密副使，同曾公亮考天下的军数，屯戍多少，地道远近，屯戍但有缺少，便都补完了。后又参知政事，和韩琦同心整理政事，商议谏仁宗立了英宗做太子，英宗即了帝位，因患病与太后有些不和，欧阳修又和韩琦谏劝的和了，后来赠做太子太师，谥号文忠。

蔡襄，表字君谟，兴化仙游人。宋仁宗皇帝朝进士，做西京留守推官。那时馆阁校勘范仲淹，因言国家政事，抵触昌烛切了宰相吕夷简，遭贬，秘书丞余靖音净救仲淹，太子中允尹洙音殊请与仲淹同贬，馆阁校勘欧阳修写书责谏官高若讷坐着不言，因此上三人也都遭贬。蔡襄知得，作了五首诗，明说范仲淹，余靖、欧阳修、尹洙做四贤，将高若讷做一不肖。后来仁宗再用余靖、欧阳修和王素做谏官，也着蔡襄知谏院。蔡襄又怕正直的人不得

长久在朝廷，上言说：任谏官不难，听谏是难；听谏又不是难，用谏是难。今欧阳修等，都忠诚刚正，必能尽言，顾主上审察着行，休着邪人巧言遮蔽了直人的言语，又到罢了枢密使夏竦，还用范仲淹和韩琦管事，蔡襄奏说：主上今罢了夏竦，用了韩琦、范仲淹，天下人都喜欢。退一个邪人，进一个贤人，虽不便关系着天下的轻重，只是一个邪人退，一般邪的都退，一个贤人进，一般贤的都进，众邪都退，众贤都进，天下怎不安宁？又天下的势，比如人病一般，贤人便似个好医人一般，主上既然得了好医人，信用不疑他，不只是好了病，又得长寿，若医人虽有好治法，不得尽用，那病越重了，久后便有似

原藏海盐张氏

那古来会医的扁鹊一般人，也医不好。仁宗着蔡关知制诰，但有除授不当的人，或要罢了无罪的人官。蔡襄便不肯写制书。仁宗因此看得蔡襄好，御书君谟两字赐与他。后来赠做吏部侍郎，孝宗时，赐谥号忠惠。

司马光，表字君实，陕州夏县人。宋仁宗皇帝朝进士，除做并州通判，那时仁宗皇帝不曾立太子，天下人都不敢说。司马光和谏官范镇，谏仁宗立了英宗做太子。到神宗皇帝朝，王安石做宰相，改变祖宗法度，立新法，百姓愁怨。司马光和他争论不从，退闲在家，天下人都仰望他做宰相。哲宗皇帝立，太皇太后用司马光做宰相，首先进用君子，黜退小人，将王安石所立的新法以次除罢，天下人心喜悦。有青苗免役等法，未尽除。司马光那时患病，嗟叹说：这几件不便的事，不曾除得，我死也眼不闭。便写书舆同僚吕公著说：我的身子托付与医人，家事托付与儿子，只有国事无处托付，今托付与公，就论免役的有五件不便，又立了举荐士大夫的法度十等，进奏朝廷。司马光在家，或时无故穿起朝服正坐，人问他缘故，司马光说：我心里正想着朝廷的政事，怎地敢不穿朝服。他虽是有病，一心只在国家整理事务，日夜不歇，有宾客见他身体羸音雷瘦，引古人诸葛亮食少事烦的事对他说，要教他歇息。司马光说：我死了是命。整理得越加勤谨。后来病重，神思昏迷，说话恰如梦里一般，虽是自不觉说甚多，说的还都是朝廷天下的大事。司马光既没了，朝廷赠做大师温国公，谥号文正，赐墓碑做忠清粹德之碑。

宗泽，表字汝霖，婺州音务义乌县人，宋哲宗皇帝朝进士。到钦宗皇帝靖康元年，做宗正少卿，充和议使，与金国讲和，宗泽说：这一去，必是不得活回来。有人问：为甚这等说？宗泽说：金国若能悔过退了兵便好，若是不肯，我怎肯屈节与他？辱了君命？众人商议，宗泽若是这般恐怕害了和议的事。钦宗就不着他去，又着他知磁州，那太原失了，但除去做两河官的，都推托不肯行。宗泽说吃了国家俸禄，怎地敢避难？当日骑着一匹马便行，只有羸弱军十余人根着。既到，修城，挑城壕，治军器，召义勇的人，做坚守不动的计策，又上奏着邢、洺名、音名磁、赵、相。五州各要好军二万，若金国来攻一州，便着四州都来救。一州便是常有十万人，钦宗说他说得是，除宗泽做副元帅。后来金人把徽宗钦宗虏将北去，康王做了皇帝，宗泽入见泪下，说兴复的大计，时李纲也在，见他说道：他说的是。又除他知襄阳府，后又除做京城留守。金将黏粘同罕据了西京，和宗泽相对，宗泽着手下将李景良、阎立

四百八十六卷

中、郭俊民，领兵去和他厮杀，阎立中战死，郭俊民降了，李景良逃走去，宗泽捉住李景良斩了。金人却着郭俊民和一个姓史的，将书来招宗泽。宗泽说：郭俊民你若死了，还做忠义的鬼，今反将书来诱引我，你有甚面目见我？便杀了。又说：姓史的，我受命守着这里，有死志，你做人将帅，不肯死战，却来引我。也斩了。对众将官说：你众人有忠义的心，当尽力和贼厮杀，立大功。说罢泪下，诸将官都啼哭，听了说，出去与金人战。金人大败，引军去了。宗泽常要渡河与金人战，又要劝高宗还汴京，上了二十奏，都被黄潜善沮住了，宗泽成了病疮发背，众将官来问病，宗泽说：我为二帝去了，忧怒成了病，您众人若尽力和金人战，我死也无恨。众将官都流泪说：怎敢不尽力？明日风雨，白日里黑了，宗泽无一句话为自家的事，只连叫“过河”三声，没了。城里人都大哭，遗下表章，还是要着高宗还京的话，赠做观文殿学士，谥忠简公。

张浚，音峻，表字德远，汉州绵竹县人，宋徽宗皇帝朝进士。高宗皇帝时，做御营使守扬州。建炎三年，金人攻扬州，高宗去临安府避他，有管军的官苗傅，刘正彦，在临安作乱，逼着高宗让位与太子。张浚在平江节制军马，知道他作乱，大哭，便唤守平江的官汤东野，提刑官赵哲，起兵伐贼。张浚又知道武宁军承宣使张俊的材能忠义，被苗傅刘正彦去了他兵权，着他做秦凤路总管。经过平江，便对他说起兵收贼的意思，又着人将书去约守建康的官吕颐音移浩，镇江的刘光世，都来伐贼，就着张俊领军守吴江，自领军到临安，遇韩世忠水军到常熟，张俊与世忠哭道：我两个同心当着伐贼的勾当，休要误了国家。张浚大赏赐了众军，就问众军道：我伐贼的事，理上顺也不顺？众人齐应道：顺！张浚道：你们若有不肯向前拿贼的，我都依军法处治你。众人都感愤，不敢违了，先教世忠去占了嘉兴，准备战斗的军器，吕颐浩同刘光世，后地接应。张浚遍行文书，教守府州的军马同时都来，张浚军到临平镇，和贼战，大破了贼众。苗傅、刘正彦，走去衢州去了。张浚着韩世忠追赶上，拿住了献与朝廷，贼党都杀尽了。高宗复位，解自系的玉带赏赐张浚，除知枢密院，又除陕西四川安抚使。那时金国总兵

官兀术，打破陕西，要入四川，张浚用将官吴玉介等，把了口子，保全得四川。张浚还朝，被人谗言，贬在福州。金人来浸江淮，高宗再用张浚知枢密院，点军江上。将士见张浚来，勇气添了百倍，败了金国的兵，除张浚做丞相，兼都督。伪齐国刘猊等，又来浸淮东，张浚总兵建康，分头遣将官韩世忠等，杀败了刘猊的军。有奸臣秦桧主张讲和，贬张浚永州，张浚在贬所二十余年，一心只在朝廷，后来金主亮引兵浸宋，高宗再召张浚，军人见张浚，都把手加在额上，又败了金人兵。孝宗皇帝即位，除张浚都督，封魏国公，谥做忠献。

虞彬甫，隆州仁寿县人，出身是进士。宋高宗皇帝着他做军中参谋官，那时金主完颜亮，自将大军来伐宋，王权镇着淮西，弃了庐州，刘锜奇音以镇着淮东，也回扬州。朝廷着成

闵代替刘钅奇，李显忠代替王权。金主大军到采石，天子着虞彬甫去芜湖，催促李显忠交割王权的军马，就去采石犒赏军士。彬甫到采石，王权却去了，李显忠又不曾到，采石的军被金兵杀得星散。坐在路傍，虞彬甫自寻思，若等待李显忠来，岂不误国家的事？便唤诸将来说：而今我将金银段匹诰束力在这里，待要赏赐你众人。众将见说欢喜，对说：而今既有主将，我每当死战报国。或有人对彬甫说：公受命来赏军士，不曾着你管厮杀的事，别人坏了事，公却担任他的事，朝廷责罪，归那个是？彬甫回说：且如危亡了社稷，我去那里躲避？那时金兵四十万，宋兵只有一万八千，彬甫着诸将列成人阵，入阵中抚将军时

原藏海盐张氏

俊的背，言说：你的名声，传闻天下，今日不向前出力，好生吃人笑。时俊把双刀出战，大败金人，彬甫后做到丞相，封雍国公。

洪皓，表字光弼，番音婆阳人。自小生得有志气，宋高宗皇帝建炎三年，教他做大金通问使，去金国问徽宗钦宗的消息。到云中地面，有刘豫本是宋家的臣，降了金国，金国立他做大齐皇帝。金家元帅粘罕，逼着他做刘豫的官，洪皓说：我恨不得把刘豫那逆贼的尸来分了，怎肯做他的官？粘罕要杀洪皓，傍有个贼长说：这个人正是忠臣，休杀他。便将洪皓放在那苦寒地面囚着。洪皓常穿着粗布衣裳，就马粪里烧面食过活。那里有个陈王悟室一心要侵宋朝地，洪皓只是当他，悟室恼了，说：你做和事的官，这般口硬，要杀洪皓。洪皓说：我情愿要死，只是无个杀行人的道理。悟室不曾杀他。洪皓得知二帝在五国城，便暗地里使人去将着果子米面献与二帝。二帝才知高宗即了皇帝位。绍兴十年，因探事人赵德来，洪皓写机密事三四万字，都是要灭金的意思，藏在破絮里回来，教高宗知道。后又得皇太后的书信，着李徽送与高宗。高宗好生欢喜，说着一百个使臣去，也不如这纸书。金主知得洪皓的好名，要他做翰林学士，洪皓不肯，后因金主生太子放赦，才放得回来，见了高宗，高宗说：卿尽忠的心，不忘君主的意思，使是苏武也不及卿。自建炎已西出使北地到回来时，十五年了，忠义的名声，天下都知道。除做微猷音犹阁直学士。

杨万里，表字廷秀，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。宋高宗朝进士，做赣音甘，去声州司户。到宁宗皇帝朝，升做宝谟阁学士。那时韩音话胄弄权，要把天下有名人都收在他身边，扶同他做的事。韩肯曾筑南园，要着杨万里作一篇记，许升他官职。杨万里说：官可退了，记不可作。韩胄怒，别着人作了记。韩胄专权的事，日日多了，杨万里忧怒成了病，家人知道他常有忧国的心，吏人来报朝廷的政事，都不肯着他知道。忽有房族的一个儿子从外来，说韩胄用兵的事，杨万里听得啼哭，便叫家人取纸来，书写著道：韩胄奸臣专权，不遵皇帝，动兵害民，要坏了社稷，我老了，要报国无缘由。又书写十四字别妻子，放下笔就没了。朝廷知道他忠，赐谥文节公。归• ，音阳汴梁人，元顺帝至元五年，做频州同知。那时有杞县人范孟，做河南省椽史，好生不得志，假做朝廷使臣，黑夜里到省，将省里大官人并大衙门里的官人，都杀了，别用人管着各衙门事。那时人都不曾识得破，要着归• 守黄河，归• 不从他，贼怒，将归• 禁在牢狱中。归• 绝无怕惧的颜色，不多日贼败了，到朝廷，加做监察御史，又受赏赐。

四百八十九卷

永乐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九　　一东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终

文

【叶水心外集】《终论》上：今天下之害，其胶固而不能解，挛缩而不能伸，宿患积蠹，臣已尽言之矣。解之伸之岂无其道乎？陛下始於出令，必有以慰天下之心，必罢去经总制钱之半。今州县睽睽，不能安息，人臣之精力，消耗疲竭，不可复有所为者，尽坐此钱而已。罢去其半，稍稍苏息天下。然后州县之月椿板帐罢矣；然后民之头子蹙零勘合牙契之额皆宽减矣；然后罢和买，罢折帛，和买折帛罢，则民所谓不正之敛皆无有矣。三者罢而天下之心慰喜满足。然则国用安所取给？臣以为二年之后，分画既定，则朝廷之经费，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，所罢者足以当之有馀。而二年之前则未也。陛下会计二年所罢之费为六十万缗，尽斥内帑封桩以补助之。夫此内藏封桩者，以之罢减三省之苛敛，而以代户部四总领之用度。其明德兴耀新美观听，自两汉以来未有此举动也。然则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，无不可者，以之减进士入官可也，以之减任子入官可也，以之破资格可也，以之重铨选可也，以之废吏胥可也。百年以来，世论所谓动众而召乱，惴惴然不敢举，如臣所言之害者，今皆并举而为之，无难也。如此则朝廷清矣，然后分两淮、江南、荆湖、四川为四镇，以今驻扎之兵，各以委之，所谓四镇者，非尽举此百馀郡以植立之也。於中各割属数州，使兵民财赋皆得自用。而朝廷之兵宽矣。朝廷今既减经总制，罢和买折帛，蜀之折估青章，而内出四年之费，以供个鬼四总领矣，宜任四人者，由郡守摄都统制，召旧帅使归宿卫，钩考其隐冒乾没请给不尽及军人之罪，声而治之。然后俾四人者，一听其所为，而吾无问焉，所问者：吾欲精其军，使各不过三四万；吾欲用士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之锐，而不并富其家小。夫厉士而养之，将用於死地以求胜也，乃为之立家，是兵为民也。古者民为兵，今者兵为民，宜其消惰而大弱而不可制也。昔者之论欲一当百，又曰欲一当十。夫百十何可当也？姑得以一当一，则精兵也。夫一人得一人之用，则固已十四五万人矣，用之必死，谁敢敌者？女真之来南也，杂以奚契丹勃海汉儿，前才五六万，后亦不满十万而已。夫用兵者，用其气也。多兵以先困，气先索耳。吾之所问者如此。又有所问：更其敝政，行其新令，吾欲其无欢、无动，以惟吾之所命。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，各与之数州地使自食，而馀州得宽焉。此二年之内所得为，而二年之外收其效者也。若是，则朝廷宽矣！然则何以治厢禁军、弓手、士兵而宽州县？宜先择一二十州，畀之，使散杂役之厢军。今之厢军尽隶官下，无在营者，并与之以一二年之衣粮，使各自为子本以权给之，而州无复给。又散禁军，夫厢军可散也，禁军散且为乱，奈何？曰，禁军之可畏者，为有以禁切州县，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。今不上教，散而杂役，如厢军焉，彼欣然自幸耳，然则散禁军如散，厢军、弓手之费稍轻，土军差小，不急散也，久将消尽，要以必散而止。夫厢禁土兵，不加问焉馀则名属之而已，而又专择其人，以各自治其一州。所谓兵民财赋，皆得自用，则朝廷平日所以置四总领、馈其军输者，二年之后，皆可无复与彼，以数州之财足养之矣。如此则彼之任专、吾之费轻矣。虽然，以兵与人，以地与人，此今日异常之人事也。然其为之者不惊世，不动众，陛下一日命之则成矣。成则久，久则安之以为常。然若此者，内以期月之内，尽去民之所患苦；外以二年之外，兵厉士奋可用之於死地，而大功可举矣。陛下不惜财不吝权，念吾之所大欲者，解胶固，伸挛缩、易于举动，果于责成，以立大功而已。则减经总制，除和买折帛，以先慰天下之心，而后朝廷所谓烦密不可变之法度者，尽变之，以共由疏通明达之途矣；分江淮川蜀之地，与之兵民财赋，以重人臣之任，而后朝廷所谓专闭不可分之纪纲者，尽分之，以各合于外坚中柔之术矣。若此者，兼两汉之长，而不袭两汉之失，待之以成功，而终之以礼乐，则三王之治不难进也。虽然，为此者，官非难也，而士为难；士非难也，而民为难；民非难也，而兵为难。诚今世之人事也。图兵之难者定，则天下之利尽矣。

《终论》下：致今日之治无他道，上宽朝廷，下宽州县而已。竭朝廷之力，使不得宽者，四驻扎之兵也。竭州县之力，使不得宽者，厢禁军弓手土兵也。然则何以治四驻扎？弓手皆散，何以守其地？自三等以上，籍其家，一人以为兵，蠲其税役。大州二千人而止，下州八百人而止。州县各为之，所将校率用其人，秋冬而教，春夏则舍，有呼召，不用常法。然其为兵也，必在州县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。此三四年之内所得为，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。若是，则州县宽矣！朝廷宽则凡所以取州县者皆不用，而食租税之正矣；州县宽，则凡所以取民者皆不用，而敛租税之正矣。且又非特此也。朝廷宽则群臣有暇，而人材多矣，不若今之乏也；州县宽则民有暇，而善良多矣，不若今之薄也。上多人材，下多良民，兵省而精，费省而富，五年之内，二年之外，合其气势，用其锋锐，义声昭布，奇策并出，不用以灭虏而何所用哉！虽然，为此者无他

也，力行而已。按其岁月，在乎二年之外，五年之内。今日行此事，去此弊，某日此弊去，此效见。不见，则易其人，加之意而行之，以日月计，其实效致矣。

【贞观政要】：论慎终：贞观十二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朕读书见前王善事，皆力行不怠，其所任用公辈数人，诚以为贤。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，犹为不逮，何也？魏徵对曰：

四百八十九卷

今四夷宾服，天下无事，诚旷古所未有也。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，皆欲励精为政，比迹於尧舜，及其安乐也，则骄侈放逸，莫能终其善。人臣初见任用者，皆欲匡主济时，追踪於稷契；及其富贵也，则思苟全官爵，莫能尽其忠节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，各保其终，则天下无忧不理，自可超过前古也。太宗曰：诚如卿言。

贞观十三年，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，近岁颇好奢纵，上疏谏曰：臣观自古帝王，受图定鼎，皆欲传之万代，贻厥孙谋。故其垂拱岩廊，布政天下，其语道也，必先淳朴，抑浮华；其论人也，必贵忠良，鄙邪佞。言制度也，则绝奢靡而崇俭约；谈物产也，则重谷帛，而贱珍奇。然受命之初，皆遵之以成治；稍安之后，多反之而败俗，其故何哉？岂不以居万乘之尊，有四海之富，出言而莫已逆，所为而人必从，公道溺於私情，礼节亏於嗜欲故也！语曰：非知之难，行之惟难；非行之难，终之斯难。所言信矣。伏惟陛下，年甫弱冠，大拯横流，削平区宇，肇开帝业。贞观之初，时方克壮，抑损嗜欲，躬行节俭，内外康宁，遂臻至治。论功，则汤武不足方，语德，则尧舜未为远。臣自擢居左右，十有馀年，每待帷幄，屡奉明旨，常许仁义之道，守之而不失，俭约之志，终始不渝。一言兴邦，斯之谓也；德音在耳，敢忘之乎？而顷年以来，稍乖曩志，敦朴之理，渐不克终。谨以所闻，列之如左：陛下贞观之初，无为无欲，清净之化，远被遐荒。考之於今，其风渐坠。听言，则远迢于上圣；论事，则未逾于中主，何以言之？汉文晋武，俱非上哲，汉文辞千里之马，晋武焚雉头之裘。今则求骏马于万里，市珍奇于域外，取怪于道路，见轻于戎狄，此其渐不克终，一也；昔子贡问理人於孔子，孔子曰：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。子贡曰：何其畏哉？子曰：不以道导之，则吾仇也。若何其无畏？故《书》曰：人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为人上者，奈何不敬？陛下贞观之始，视人如伤，恤其勤劳爱之如子，每存简约，无所营为。顷年以来，意在奢纵，忽忘卑俭，轻用人力，乃云：百姓无事则骄逸，劳役则易使。自古以来，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顷败者也，何有逆畏其骄逸，而故欲劳役之哉？恐非兴邦之至言，岂安人之长算？此其渐不克终二也；陛下贞观之初，损已以利物，至于今者，纵欲以劳人。卑俭之迹岁改，骄侈之情日异。虽忧人之言，不绝于口，而乐身之事实切於心。或时有所营　，虑人致谏，乃云：若不为此，不便我身。人臣之情，何可复诤？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，岂曰择善而行者乎？此其渐不克终，三也；立身成败，则於所染，兰芷鲍鱼，与之俱化，慎乎所习，不可不思。陛下贞观之初，砥砺名节，不私於物，唯善是与，亲爱君子，疏斥小人。今则不然，轻亵小人，礼重君子。重君子也，敬而远之，轻小人也，狎而近之，近之则不见其非，远之则莫知其是，莫知其是则不间而自疏，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，昵近小人，非致理之道，疏远君子，岂兴邦之义？此其渐不克终，四也；《书曰》：不作无益害有益，功乃成，不贵异物贱用物，人乃足。犬马非其土性不畜，珍禽奇兽弗育於国。陛下贞观之初，动遵尧舜，捐金抵璧，反朴还淳。顷年以来，好尚奇异，难得之货，无远不臻，珍玩之作，无时而至。上好奢靡，而望下敦朴，末作滋兴，而求农人丰实，其不可得亦已明矣。此渐不克终五也；贞观之初，求贤如渴，善人所举，信而任之，取其所长，恐其不及。近岁以来，由心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好恶，或众善举而用之，或一人毁而弃之，或积年信而任之，或一朝疑而远之。夫行有素履，事有成迹，所毁之人未有可信於所举，积年之行，不应顿失於一朝。且君子之怀，蹈仁义而弘大德，小人之性，好谗佞妄以为身谋。陛下不审察其根源，而轻为之臧否，是使守道者日疏，干求者日进，所以人思苟免，莫能尽力。此其渐不克终六也；陛下初登大位，高居深视，事唯清静，心无嗜欲，内除毕弋之物，外绝畋猎之源。数载之后，不能固志，虽无十旬之逸，或过三驱之礼。遂使盘游之娱，见讥於百姓，鹰犬之贡，远及於四夷，或时教习之处，道路遥远，侵晨而出，入夜方还，以驰骋为欢，莫虑不虞之变，事之不测，其可救乎？此其渐不克终七也；孔子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然则君之待臣，义不可薄。陛下初践大位，敬以接下。君恩下流，臣情上达，咸思竭力心，无所隐。顷年以来，多所忽略。或外官充使，奏事入朝，思睹阙庭，将陈所见。欲言则颜色不接，欲请又恩礼不加。间因所短，诘其细过，虽有聪辨之略，莫能伸其忠款。而望上下同心，君臣交泰，不亦难乎？此其渐不克终，八也；傲不可长，欲不可纵，乐不可极，志不可满，四者，前王所以致祸，圣贤以为深诫。陛下贞观之初，孜孜理化，屈己从人，恒若不足。顷年以来，微自矜放，恃功业之大，意蔑前王，负圣智之明，心轻当代，此傲之长也。欲有所为，皆取遂意，纵或抑情从谏，终是不能忘怀，此欲之纵也。志在嬉游，情无厌倦，虽不全妨政事，不复专心治道，此乐将极也。率土入安，四夷款服，仍远劳士马，问罪遐裔，此志将满也。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，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，积而不已，将亏圣德，此其渐不克终九也；昔尧舜成汤之时，非无灾患，而称其圣德者，以其有始有终，无为无欲，遇灾，则极其忧勤，时安，则不骄不逸故也。贞观之初，频年霜旱，畿内户口并就关外，携负老幼，来往数千，曾无一户逃亡，一人怨苦。此诚由陛下矜育之怀，所以至死无携贰。顷年以来，疲於徭役，关中之人劳弊尤甚，杂匠之徒，下日悉留和雇，正兵之辇，上番多别驱

四百八十九卷

使。和市之物，不绝於乡闾递送之步，不绝於道路。既有所弊，易为惊扰，脱因水旱，谷麦不收，恐百姓之心，不能如前日之宁帖。此其渐不克终，十也。

臣闻祸福无门，唯人所召，人无衅焉，妖不妄作。伏惟陛下，统天御宇十有三年。道洽寰中，威加海外。年谷丰稔，礼教聿兴，比屋逾於可封，菽麦同於水火。暨乎今岁，天灾流行，炎气致旱，乃远被於郡国。凶丑作孽，忽近起於毂下。夫天何言哉！垂象示诫，斯诚陛下惊惧之长，忧勤之日也。若见诫而惧，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，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，勤而行之；今时所以败德者，思而改之。与物更新，易人视听，则宝祚无疆，普天幸甚，何祸败之有乎？然则社稷安危，国家理乱，在於一人而已。当今太平之基，既崇极天之峻；九仞之积，犹亏一篑之功。千载休期，时难再得。明主可为而不为，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。臣诚愚鄙，不达事机，略举所见十条，辄以上闻圣听。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，参以刍荛之议，冀千虑一得，衮职有补；则死日生年，甘从斧钺。

疏奏，太宗谓徵曰：人臣事主，顺旨甚易，忤情尤难。公作朕耳目股肱，常论思献纳，朕今闻过能改，庶几克终善事。若违此言，更何颜与公相见，复欲何方以理天下？自得公疏，反复研寻，深觉词强理直。遂列为屏障，朝夕瞻仰。又录付史司，冀千载之下，识君臣之义。乃赐徵黄金十斤，厩马二匹。

贞观十四年，太宗谓待臣曰：平定天下，朕虽有其事；守之失图，功业亦复难保。秦始皇初亦平六国，据有四海，及末年不能善守，实可为戒。公等宜念公忘私，则荣名高位，可以克终其美。魏徵对曰：臣闻之，战胜易，守胜虽。陛下深思远虑，安不忘危，功业既彰，德教复洽，恒以此为政，宗社无由倾败矣。

贞观十六年，太宗问魏徵曰：观近古帝王，有传位十代者，有一代二代者，亦有身得身失者，朕所以常怀忧惧，或恐抚养生民，不得其所；或恐心生骄逸，喜怒过度。然不能自知，卿可为朕言之，当以为楷则。徵对曰：嗜欲喜怒之情，贤愚皆同，贤者能节之，不使过度；愚者纵之，多至失所。陛下圣德玄远，居安思危，伏愿陛下常能自制，以保克终之美，万代永赖。

【分声类说】：终说人吴汉耿合艹各以功名终。赵以赵括代廉颇，而败於白起；楚以颜真

代李牧而败於王翦；燕以骑劫代乐毅败於田单。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顾恺之食蔗自尾至首，曰：渐入佳境；子嘉听乐，从丝及竹，曰：渐近自然。物固於薄於所始，而厚於其所终矣。

物

物有始美而终恶者，离黄之子是也；有始恶而终美者，泽雉之子是也。

事

行百里半於九十，此言未终之难也。

永乐大典卷之四百九十　　一东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终

送终

【宋真西山集】《泉州劝学文》：　闻民间不幸有丧，富者则侈费而伤於礼，贫者则火化而害於恩。夫送终之礼，称家有无。昔人所谓必诚心信者。惟棺椁衣衾至为要切，其他繁文外饰，皆不必为。

【识遗】：送终不讳：世俗殓葬，羽毛鳞介讳近之，嫌人物溷也。按古不然。《礼记》礼丧最备，《檀弓》曰：天子之棺四重，水凹几革棺被之，厚三寸。

【唐韦应物诗】：奄忽逾时节，日月获其良。萧萧车马悲，祖载发中堂。生平同此居，一旦异存亡。斯须亦何益，终复委山冈。行出国南门，南望郁苍苍。日入乃云造，恸哭宿风霜。晨迁俯玄庐，临诀但遑遑。方当永潜翳，仰视白日光。俯仰遽终毕，封树已荒凉。独留不得还，欲去结中肠。童稚知所失，啼号捉我裳。即事犹仓卒，岁月始难忘。

【法苑珠林】《送终篇》（此有四部）述意部云：惟四大毒器，有秽斯凶、六贼狂主，是境皆著。无复逆流之期，唯有循环之势。至如折一毛以利天下，则而弗为；撤一饣食之以续余粮，则惜而不与。沦滞生死，封执有为，诸佛为其敛眉，菩萨於兹泣血。窃见俗徒贵胜，父母丧亡，多造葬仪，广煞生命。聚集亲族，供待宾客，苟求现胜，不避业因。或畏外讥，不循内典。所以父亡於斯重苦，母终偏增汤炭。是以宛转三界，绵历六道，四趣易归，万劫难启。痛慈母之幽灵，愍逆子之酬毒。但亢阳如久，必思甘雨之泽，灾疠若多，克待良医之药，惟斯考妣。既是凡夫，能无恶业？罪因不灭，苦报难排。若不凭诸胜福，乐果何容得证？庶使临终发愿，令入尸陀，葬具资身，并修功德，冀济飞走之饥，得免将

来之债也。舍命部云：如十二品生死经云，佛言人死有十二品，何等十二？一曰，无余死者，谓阿那含，不复还也；二曰，学度死者，谓那那含，不复还也；三曰，有余死者，谓斯陀含，往而还也；四曰，学度死者，谓须陀洹，见道迹也；五曰，无欺死者，谓八等人也；六曰：欢喜死者，谓行一心也；七曰，数数死者，谓恶戒人也；八曰，悔死者，谓凡夫也；九曰，横死者，谓孤独苦也；十曰；缚著死者，谓畜生也；十一曰，烧灼死者，谓地狱也；十二曰，饥渴死者，谓饿鬼也。比丘当晓知是，勿为放逸也。又《净土三昧经》云：若人造善恶业，生天堕狱，临命终时，各有迎。人病欲死时，眼自见来迎。应生天上者，天神持天衣伎乐来迎；应生他方者，眼见尊人为说妙言；若为恶堕地狱者，眼见兵士持刀盾矛戟索围绕之。所见不同，口不能言。各随所作，得其果报。天无枉滥，平直无二。随其所作，天网治之。又《华严经》云：人欲终时，见中阴相若。行恶业者，见三恶受苦。或见阎罗持诸兵

四百九十卷

杖，囚执将去，或闻苦声；若行善者，见诸天宫殿，伎女庄严，游戏快乐，如是胜事。又《法句喻经》云：昔佛在禾氐桓精舍，为天人说法。有一长者，居在路侧，财富无数。止有一子，其年二十。新为娶妻，未满七日。夫妇相敬，欲至后园。上春三月，看戏园中。有一柰树，高大好花，妇欲得花，无人取与。夫为上树，乃至细枝，枝折堕死。居家大小，奔赴儿所。呼天嗥哭，断绝复苏。闻者莫不伤心。棺敛送还，家啼不止。世尊愍伤其愚，往问讯之。长者室家大小，见佛悲感作礼，具陈辛若。佛语长者，止息听法：万物无常，不可久保。生则有死，罪福相追。此儿三处，为其哭泣，懊恼断绝，亦复难胜。竟为谁子，何者为亲？於是世尊即说偈言：命如花果熟，常恐会零落。已生皆有苦，孰能致不死。从初乐爱欲，可望入胞影。受形命如雷，昼夜流难止。是身为死物，精神无形法。作命死复生，罪福不败亡。终始非一世，从痴爱长久。自从受苦乐，身死神不丧。

长者闻偈，意解忘忧。长跪白佛：此儿宿命。作何罪业，盛美之寿，而便中夭？唯愿解说，本所行罪。佛告长者：乃往昔时，有一小儿，持弓箭入神树中戏。边三人，亦在中看。树上有雀，小儿欲射。三人观言，若能中雀，世间健儿。小儿意美，引弓射之。中雀即死，三人共笑。助之欢喜，而各自去经历生死，数劫之中，所在相会受罪。三人中，一人有福，今在天上；一人生海中，为化生龙王；一人今日长者身。是小儿者，前生天上为天作子。堕树命终，即生海中为龙王作子。即以生日金翅鸟王而取食之。今日三处懊恼涕泣。宁可言也？以其前世助其喜，故此三人，受报如此。於是世尊即说偈言：识神造三界，善不善三处，阴行而默至，所生如响应。色欲不色有，一切因宿行。如种随本像，自然报如影。佛说偈已，长者意解。大小欢喜，皆得须陀洹道。

又《四分律》，尔时世尊为利益众生。王命终说偈云：一切要归尽，高者会当堕。生者无不死，有命皆无常。众生堕有数，一切皆有为。一切诸世间，无有不老死。众生是常法，生生皆归死。随其所造业，罪福有果报。恶业堕地狱，善业生天上。高行生善道，得无漏涅般木。

遣送部云：述曰，生死连环，不离俗谛。虽复出家，志求胜道。分段未舍，变易未除。仍依三界，随俗迁流。至於存亡，皆依内外。临终之日，安置得所。葬送威仪，具存下说。且论亡尸，安置南北。魂魄不同，今此略述。

《礼记礼运》曰：体魄则降，知气在上。死者北首，生者南向。《郊特牲》曰：魂气归於天，形魄归於地。故祭，求诸阴阳之义。

《祭义》曰：气也者，神之盛；魂也者，鬼之盛。

《左传·昭二曰：子产对赵景子曰，人生死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。是以有精爽，至於神明。匹夫匹妇，强死，其魂魄犹能凭依於人，以为淫疠。况良宵乎？

《淮南子》曰：天气为魂，地气为魄，魄问於魂，曰：道何以为体？魂曰：以共无有形乎？魄曰：有形也。若也无有，何而问

也？魂曰：吾直有所遇之耳，视之无形听之无声，谓之幽冥。幽冥者，所以喻道而非道也。问曰：既知魂与魄别，今时俗亡，何故以衣唤魂，不云唤魄？答曰：魂是灵，魄是尸。故《礼》以初亡之时，以己所着之衣，将向尸魄之上，以魂外出，故将衣唤魂，魂识已衣，寻衣归魄。若魂归於魄，则尸口纩动。若魂不归于魄，则口纩不动。以理而言，故云招魂，。不言唤魄。故萧丧服要记曰：鲁哀公葬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其父，孔子问曰：宁设魂衣乎？哀公曰：魂衣起伯桃，伯桃荆山之下，道隆寒死，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尸，愍魂神之寒。故改作魂衣。吾父生服锦绣，死于衣袂。何用衣为？问曰：何须幡上书其姓名？答曰：幡招魂置其乾地。以魂识其名，寻名入於暗室。亦投之於魄。或入於重室，直龙反、重者也，重去声以重之内，具安祭食。以存亡各别。明暗不同，故鬼神暗食。生人明食，故重用蘧艹除裹其食具以安重内，置其神地也。

依如西域葬法有四：一水漂；二火焚；三土埋；四施林。《五分律》云：若火烧时，安在石上，不得草土上。恐伤虫故。《四分律》云：如来轮王二人悉火葬。余人通前四葬者多。《五分律》云：尸应埋之。此谓王法不许身，复恐夏烧杀虫，故云埋之。自外无难，水林亦得。

又依《四分律》及《五百问事》云：若见如来塔庙，及见五种出家人冢塔大於已者，皆须展转依生时年腊而设礼之。若一切白衣见出家人冢塔，不简大小，皆须敬礼。

述曰：既知如此，诸道俗等，若见师僧父母亡柩，外来吊人，小於亡者，至其尸所，如常设礼，已先执孝子手默慰吊之，后仝大德所，具展哀情，吊而拜之。亦见愚痴白衣妄行法教，展转教他不听，礼父母叔伯尊亲亡灵，口云：我既受戒，彼为鬼神。故不合礼，恐破戒。故此不合教，反招无知之罪。伏惟师僧等，长养我法身；父母叔伯等，长养我生身，依斯乳哺，长大成人。思此恩德，昊天难报。历劫酬恩，岂一生能谢？不存敬恩，反起慢惰，继踵鄙夫？何成孝子？故世尊极圣，尚自躬扶亡父尸送。况下凡愚，辄生怠慢。故《般木经》云：知恩者，大悲之本。不知恩者，甚於畜生。

又《净饭王泥洹经》云：白净王在舍夷国，病笃将终。思见世尊及难陀等，世尊在王舍城耆　崛山中，去此悬远五十由旬。世尊在灵鹫山，天耳遥闻父思忆声，即共阿难等，乘空而至，以手摩王额上，慰劳王已。为王说《摩诃波罗本生经》。王闻得阿那含果。王捉佛手，捧置心上。佛又说法，得阿罗汉果。无常对至，命尽气绝。忽就后世，至　维时，佛共难陀在丧头前肃恭而立，阿难罗云在丧足后，阿难陀长白佛言：唯愿听我，担伯父棺。罗云复言：唯愿听我担祖王棺。世尊慰言：当来世人皆凶暴，不报父母育养之恩。为是不孝众生设化法。故如来躬欲担丁父王之棺。即时三千大丁世界，六种震动，一切众山，颇峨涌没，如水上船。尔时一切诸天龙神，皆来赴丧。举声啼哭。四天王将鬼神亿百千众皆共举丧，白佛言：佛为当来诸不孝父母者，故以大慈悲，亲欲自身担父工棺。四工俱白佛言：我等是佛弟子，从佛闻法得须陀洹，以是之故，我曹宜担父王之棺。佛听四王担父王

棺，皆变为人。一切人民，莫不啼泣。世尊躬自手执香炉前行，诣於墓所。令千罗汉往大海渚上，取牛头檀，种种香木，以火焚之。佛言：苦空无常，犹如幻化，水月镜像，烧身既竟。尔时诸土各持五百瓶乳，以用灭火。火灭之后，竟共收骨。藏置金刚函。即於其上，便共起塔。悬缯幡盖，供养塔庙。佛告众会：父王净饭是清净人，生净居天。

又《佛泥洹经》云：大爱道比丘尼，即是佛姨母。不忍见佛，后当灭度，欲先灭度，与除馑女五百人。即是比丘尼也。康僧会《法镜经》云：凡夫贪染六尘，犹饿夫食饭，不知厌足今圣人断贪，除六情饥馑，故号出家女为除馑女也。以手摩佛足，绕佛三匝，稽首而去。现神足德於自座，没从东方。来在虚空中，作十八变。八方上下，亦复如是。放大光明，以照诸冥。上耀诸天，五百除馑，变化俱然，同时泥洹。佛劝理家，作五百舆床，麻油香花，樟木冉梓材，事各五百。真伎正音，当以供养。一切凡圣，睹之莫不哀泣。　维毕捧舍利诸佛

四百九十卷

所。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应真。神足飞来，稽首佛足。至舍利所，千比丘俱皆就坐，佛告阿难：取舍利盛之以钵，著吾手中。阿难如命。告诸比丘：斯聚舍利，本是秽身。凶愚急暴，嫉妒阴谋，败道坏德。今母能拔兴丈夫，行获应真。道迁灵卒，无何其健哉？束力令兴庙供养。

又《增一阿含经》云：佛告阿难陀罗云：汝等舆大爱道身，我当亲自供养。尔时，释提桓因四天王等前白佛言：唯愿勿自劳神，我等自当供养。佛言：止止。所以然者，父母生子，多有所益。长养恩重，乳哺怀抱，要当报恩，不得不报。过去未来，诸佛母先取火度，诸佛皆自供养，耶维舍利也。时田比沙门天王，使诸鬼神，往檀林。取檀薪，自旷野之间，佛躬自舆床一脚，阿难舆一脚，飞在虚空。往至冢间。尔时佛自取檀木，著大爱道身上。佛言有四人应起塔供养：一者佛，二者辟支佛，三者漏尽阿罗汉，四者转轮圣王。皆以十善化物。故尔时人民，即取舍利，各起塔供养。依杂阿含经，爱道姨母，即是难陀亲母也。

又《增阿含经》云：四部弟子中，略取前后者，且列八人：比丘中，最初得道者，如拘邻比丘，善能劝化，不失威仪；最后得道者，如须跋陀罗，临得道日，入般涅般木。比丘尼中，最初得道者，如大爱道尼；最后得道者，如陀罗俱夷国尼。优婆塞中，最初得道者，如商客男；最后得道者，如俱夷那摩罗。优婆夷中。最初得道者，如难婆女，最后得道者，如蓝优婆夷。

受生部云：夫生则八识扶持，死则四大离散。迅矣百龄，终归磨灭，巡环三界，运转靡停。故经曰：有始必终，既生则灭。圣教不虚，日睹交臂。所以於此缘中，略述六门。

第一门中，临命终时，检身冷热，验其善恶，具知爱报。故《瑜伽论》云：此有情者，非色非心。假为命者，大小皆同。死通渐顿，诸师相传。造恶之人，从下冷触。至脐以上，暖气后尽，即生人中；若至头面，热气后尽，即生天道。若造恶者，与此相违。从上至腰，热后尽者，生於鬼趣；从腰至膝。热气尽者，生於畜生；从膝已下，乃至脚尽，生地狱中。无学之人，入涅般木者，或在心暖或在顶也。然《瑜伽论》云：羯罗篮义，最初托处，即名肉心。如是，识於此处最初托，即从此处最后舍。释云：依《瑜伽论》，由造善上生，故从下渐舍，至肉心，后方从上舍。由造恶生下，故先后上舍，至肉心后方后下舍也。《俱舍论》云：若人正死，於身分中，意识断灭。若一时身死，根共意识。一时俱灭。若人次第死，此中偈曰：次第死脚脐，於心意识断。下人生不生中上非恶道。论中释曰：若人尽必往恶道，受生及人道，如此等人，次第於阿罗汉，此人於心意识断，绝有馀部，说於头

上何以故？身根於此等处与意识俱灭故。若人正死，此身根如热石水，渐渐缩减於脚等处，次第而灭。释云：《俱舍论》述小乘义，故云身於此等处，何意识俱灭。若依大乘身根於此等处，与本识俱灭也。

第二受生方法者，依《俱舍论》云：为行至应生道处故起，此中阴众生由宿业势力，所生眼，虽住最远处，能见应生处，於中见父母变异事。若变成男，於母即起男人欲心，若变成女，於父即起女人欲心。倒此心起目真，此中有众生，由二起颠倒心，故求欲戏，往至生处，是即乐得属已，是时不净，已至胎处，即生欢喜，仍托彼生。从此刹那，是众生五阴和合坚实，中有五阴即灭。如此方说受生。若胎是男，依母左胁，面母背蹲坐；若胎是女，依母右胁，向母胁而住。若胎非男非女，随欲类托生住，亦皆如此。无有中有异於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男女皆具根故。是故，或男或女，托生而住。后时在胎中增长，或作黄门，若托胎卵二生，道理二此。若众生欲受湿生，爱乐香故至生处，此香或净或不净，随宿业故。若是化生，受乐处所故，至生处。若尔地狱众生云何生乐处所？由心颠倒故。此众生，见寒风冷雨触恼身，见地狱火猛炽盛可爱欲得暖触，故往入彼；复见身为热风光及火焰等所炙，苦痛忍见寒地清凉变乐冷触，故往入彼胎卵二生，於父母变异事生爱湿化，二生不由托赤白为身。故无此变。湿生但爱著香，故至所生处，随业善恶，所爱之香，自有净秽。化生，但爱所依之处。地狱虽是苦处，然罪人乐，亦得爱处，於中受生。何以故？非爱不受生。故论云：如往昔造作，能感如此生乐，见身是如此位，见彼众生亦尔。是故往彼。先旧诸师作如此说。若众生年三十时行杀生业，网捕众生，行此事时，必有伴类，此业能感地狱生，后於中阴中，见自身如昔年三十行网捕时，故言位。又见昔伴与昔不差。见地狱时，如昔见江湖，诸伴类等相牵共入其中。缘此起恋，即於中受生，后解昔造所业虽多，必以一业牵地狱生。或於年二十时作此业，或三十时作此业。后於中阴中，见自身如昔作业时少老，见地狱众生并如已年时，年时既相似於此。众生起恋，即往就彼。由此爱故受生。依经部，师作如此释。

又《瑜伽论》云：若居薄福者，当生下贱家，彼於死时，及入胎时，便闻种种纷乱之声，及自妄见入於丛林竹苇芦荻等中；若多福者，当生尊贵家，彼於尔时，便自闻有寂静美妙可意音声，及自妄见升宫殿等，可意相见。

又《俱舍论》云：若人临终起耶见心，是人以先不善为缘，故堕地狱。有论师言：一切不善皆是地狱因，此不善之馀，生畜生饿鬼中，又淫业盛故，堕畜生中。如淫欲盛故，生於鸽雀鸳之中；目真恚盛故，生於日亢蝮蛇螫中；愚痴盛故，生猪羊蚌蛤中；骄慢盛故，生于师子虎狼中；掉戏盛故，生猕猴中；悭嫉盛故，生饿狗中。若有少分施善馀福，虽生在畜生，於中微乐身口二业，虽由为主，然其口业受报者，多如骂人轻躁喻如猕猴，即生猴中；若言贪戾如鸟，语如狗吠，马矣如猪羊，声如驴鸣，行如骆驼，自高如象，恶如逸牛，淫如鸟雀，怯如猫狸，谄如野狐。如是诸恶，随口受报。然由三毒为本。三毒之中，贪爱为重。如捉布一头，馀则尽随，故《智论》云：若不断爱，爱则润生。是故四生，皆由爱起。如说多欲，生鸟雀中；多贪味故，厕中受生；又爱欲故卵生；贪香味故，受湿生；随其所爱故，起殷重业，则受化生。或殷重心乐行罪业，死时妄见，地狱受其化生；若殷重爱福，上界化生故《成论》云：如树根不拔其树犹生；贪根不拔，苦树常在。

又《瑜伽论》云：云何生我爱，无间已生故无始，乐着戏论因，已熏习故。净不净业因，已熏习故，彼所依体，由二种因，增上力，故从种子，即於是处中，有异熟无间，得生死时，如称两头低昂时等，而此中必具诸根。造恶业者，所得中有如黑光，或阴暗夜；作善

业者，如白衣光，或晴明夜。

《俱舍论》云：此中有具足五根金刚等所不能碍，须弥山下，金刚中有虾蟆，于中受生，中有细色金刚，不能碍之。有天眼者，能见此事虫，举所闻事证，曾闻人说烧铁令热，破之见虫。

第三寿量长短者。《俱舍论》云：若不定生，处於馀处，此道中，皆得受生。譬如牛於夏时欲事偏多，狗於秋时，熊於冬时，马於春时，野干等欲事无时。是时此众生应生牛中，若非夏时，则生野干中；若应生狗中，非时，则野干中。又俱舍小乘师有四释不同：

四百九十卷

一说极促时，死已，即受阴生；二说得住七七日满已，处中又不限时节；三说得住四十九日，生缘未具，死已更受，亦不限时节；四说随受生缘，乃至经劫住不命终。第五依《瑜伽论》云：若未得生缘，极七日住，死而复生，乃至七七日受死生，自此已后决得生缘。此与前，皆不同也。

第四通力迟速者。《俱舍论》云：此中阴游空而去，而人舍命，应至无量世界外受生。俄顷即到。二乘通力，未出一世界，中阴已至无量世界外，纵佛神力亦不能遮，令不往生得住馀道。以业力定，故论业通胜者，据胜凡夫二乘神通。《婆沙论》云：神足胜者，据佛神通速也。

第五牙见不同者。依《俱舍论》云：若同生道，中阴定牙相见，若人有天眼最清净，是一道慧，类此人亦得见彼生，若报得天眼，则不能见，以最细故。《萨婆多部》云：若同於人道中受生，同是人道中阴牙得见，此义为定，不能见馀道中阴。若人修得天眼，此天眼则是道，类能见中阴色，若报得天眼，则不能见中阴色。中阴色细馀色故。依《正量部》云：天道中阴，备能见五道中阴色；人道中阴，能见四道，除天道中阴，非其所能见。如是次第除前，乃至地狱道中阴，除前四道中阴，非其所见。唯见地狱道中阴。

第六身量大小者。《俱舍论》云：身量如六七岁小儿，而识解聪利，若菩萨在中阴如圆满少病人，具大小相，是故虽在中阴，正欲入胎而能遍照万俱，月民剡浮洲。《颂》曰：高堂信逆旅，坏业理常牵。玉匣方委观，金台不复延。挽声随经，萝影带松悬。讵能留十念，惟应逐四缘。幻工作同，变弄作多身。愚俗诤人我，谁复非谓真。谬者疑久固，达者知幼宾。亲疏既无定何劳非苍天。

感应缘

汉哀帝建平四年四月，山阳方有女子田无一孕未生。二月儿啼腹中，及生不举，葬之陌生，三日，有人过闻儿啼声。母掘养之。

汉平帝元始元年二月，朔方广牧女子赵病春死。棺殓六日，出在棺外，自言见死夫。乃曰：年二十七，汝不当死。太守谭以闻，说曰：至阴为阴，下人为上。其后王莽篡位。

汉建安中，李妖死十四日复生，其语具作鬼神。

献帝初平中，长沙桓氏死月馀，其母闻棺中有声，发之遂生。

汉陈留考城史女句，字威明，年少尝得病，临死，谓其母曰：我死当复生，埋我，以竹杖柱我瘗上。若林拔，掘出我。及死埋之。柱如其言。七日，往视之，林果拔出。即掘尸出，活，走至井上浴已，平复如故。复与邻人乘船至下邳，卖锄不时售，思欲归。谓人曰：我方暂归，人不信之。何有千里，暂得归耶？答曰：一宿便还。即不相信。作书得报，以为验实。其一宿便还。果得报书。具知消息，考城令江夏覃阝贾和闻之，姊病在乡里，欲急知消息，请往省之。路遥三千，再宿报书，具知委曲。

汉令支县，有孤竹城，古孤竹之国也。灵帝光和元年，辽西人见辽水中有浮棺，欲斫破之，棺中人语曰：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。海水坏我棺木郭，是以漂流，汝斫我何为？人惧不敢斫，因为立庙祠祀。吏民有欲发视者，皆无何如死。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汉北海营陵，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，其同郡人妇死已数年，闻而往见之曰：愿令我一见亡妇，死不恨矣”。道人曰：可，卿往见之，若闻鼓声，疾出勿留。”乃语其相见之制，於是与妇言语悲喜，恩情如生。良久闻鼓音声，恨恨不能得住。当出户时，奄闭其衣裾户间，掣绝而去，后岁馀，此人身亡，室家葬之，开冢见妇棺盖下有衣裾。汉武帝幸李夫人，夫人后卒，帝哀思不已。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，乃施惟帐，明灯烛，帝遥望见美人居帐中，如李夫人之状，而不得就视之。汉杜暇家葬而婢误不得出。后十馀年开冢附葬，而婢尚生。其始如暝，有顷，渐问之。自谓当一再宿耳。初，婢埋时年至十五，及开冢后，更生十五六年。嫁之有子。右此验出《搜神记》言汉菩提寺，西域人所立也。在墓义里，沙门达多发墓取砖，得一人以送。时太后与汉明帝在华林都堂，以为妖异，谓黄门侍郎徐纥曰：“上古以来颇有此事不？纥曰：“昔魏时发冢，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，说汉朝废立，与史书相符。不足为异也。”后令纥问其姓名，死来几年，何所饮食，死者答曰：“臣姓崔名涵，字子洪，博陵安平人。父名畅母姓魏，家在城西埠财里，死时年十五，今乃二十七，在地下十二年。常似醉卧，无所食也。时复游行，或遇饮食，如似梦中，不甚辨了。”后即遣门下录事张携诣埠财里，访涵父母，果有崔畅其妻姓魏，携问畅曰：“卿有死儿不？”畅曰：“有息子洪，年十五而亡。”携曰：“为人所发，今日苏活，在华林园。主上遣我来相问。”畅闻惊怖曰：“实无此儿，向者谬言。”携还，具以实闻启后，后遣携送涵向家，畅闻涵至门前，起火手持刀。魏氏把桃杖拒之“汝不须来，吾非汝父，汝非我子。急手速去。可得无殃。”涵遂舍去。游於京师巷内，宿寺门下。汝南王赐黄衣一通。性畏日，不仰视天。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属，常走於路，疲则止，不徐行也。时人犹谓是鬼。洛阳大市北，有奉终里内，里内之人，多卖送死之具及诸棺木郭，汲谓曰：“柏棺勿以桑木为。”人问其故。汲曰：“吾在地下，见发鬼兵，有一鬼称是柏棺，应免兵，主吏曰：你虽柏棺，桑木为攘，遂不免兵。”京师仰闻此，柏木勇贵。人拟卖棺者货汲，故发此言。见《洛阳寺记》晋唐遵，字保道，上虞人也。晋太元八年，暴病而死。经夕得苏。云有人呼将去，至一城府，未进，顷见其从叔，自城中出，惊问遵：汝何故来？“尊答”违离姑姊，并历年载，欲往问讯。本明当发，夜见数人急呼来此，即时可得归去。而不知还路。”从叔云：汝姑丧已二年，汝大姊儿道文，近被录来，既蒙恩放。仍留看戏，不即还去，积日方归，家已殡殓，乃入棺中。又摇动棺器，冀望其家觉悟开棺，棺遂至路落檀车下。其家或欲开之，乃问卜者。卜者云：不吉。遂不敢开，不复得生。今为把沙之役，辛勤极苦。汝宜速去，勿复住此。且汝小姊，又已丧亡，今与汝姑，共在地狱。日夕忧苦，不知何时可得免脱？汝今还去可语其儿，勤修功德，庶得免之。”於此示遵归路，将别，又嘱遵曰：“汝得还生，良为殊庆，在世无几，如风尘，天堂地狱，苦乐报应，吾昔闻其语，其睹其实，汝宜深勤善业，务为孝敬，受法持戒慎不犯，一去人身，入此罪地，幽穷苦酷，自悔何及！勤以在心，不可忽也。我家亲属，生时不信罪福，今并遭涂炭，长受楚毒，焦烂伤痛，无暂休，欲求一日改恶为善，当何得耶？悉我所具，故以嘱汝，劝化家内共加勉励。”言已涕泣。因此而别。遵随路而归，俄而至家。家治棺将竟，方营殡殓，遵既附尸，尸寻气通。移日稍差，劝示亲识，并奉大法。初，遵姑适南郡徐汉，长姊适江夏乐瑜千，小姊

四百九十卷

适吴兴严晚，途路悬远。久断音息，遵既差遂至三郡寻访，姑及小姊、姊子果并丧亡。长姊亦说，儿道文，殓后棺动堕车。皆如叔言。既闻遵说道文横死之意，姊追加痛恨，重为制服。右此一验出《冥祥记》。

晋洛阳有释诃罗竭者，本林必阳人。少出家，诵经二百万言，性虚玄，守戒节，善举措，美容色，多行头陀，独宿山野。晋武帝太康九年，暂至洛阳，时疫病甚流。祝者皆愈。至晋惠帝元康元年。乃入上娄，至山石室中坐禅，此室去水既远，时人欲为开涧，竭曰："不假相劳"。乃自起以左脚碾室西石壁，壁陷没指，既拔足已，水从中出。清香濡美。四时不绝。来饮者皆止饥，竭除疾病。至元康八年，端坐从化，弟子依国法　维之，焚燎累日，而尸犹坐火中，永不灰烬。乃移还石室内。后西域人竺定，字安世，晋咸和中，往其国亲自观视，见尸俨然平坐，亡已三十馀年，定后至京，传之道俗。

竺法慧，本关中人，方直有戒行。入嵩高山，事佛图蜜为师。晋康帝建元年至襄阳，止羊叔子寺，不受别请，每乞食辄赍绳床自随，於闲旷之路则施之而坐。时遇雨，以油帔自覆，雨止，唯见绳床，不知慧所在。讯问未息，慧已在床，每语弟子法昭曰："汝过去时折一鸡脚，其殃寻至。"俄而，昭为人所掷，脚遂永疾。后语弟子云："新野有一老公当命过，吾欲度之。"仍行於畦畔之间，果见一公，将牛耕田，慧从乞牛。公不与慧前自捉牛鼻。公惧其异，遂以施之。慧牵牛祝愿，七步而反，以牛还公，公为少日而亡。后征西庾移恭镇襄阳，既素不奉法，闻慧有非常之迹，甚嫉之。慧预告弟子曰："吾宿对寻至。"诫劝眷属，令勤修福善。恭后二日，果收而刑之。春秋五十八矣。临死语众人云：犹枉刑吾，吾死后三日，天当暴雨。"至期，果洪注城门外，深一丈，恭眷属居民等，并皆没死。右此二验出梁《高僧传》也

宋慧远沙门者，江陵长沙寺僧也。师慧印，善禅法，号曰：禅师。远本印苍头，名黄迁，年二十时，印每入定，辄见迁先世，乃是其师。故遂度为弟子，常寄江陵市西杨道产家行般舟，勤苦岁馀，因尔遂颇有感变。或一日之内，赴十馀处斋，虽复终日竟夜行道转经，而家家悉见黄迁在焉。众稍敬异之，以为得道。孝建二年，一日，自言死期，谓道产曰："明夕，吾当於君家过世。"至日道产设八关，然灯通夕。初夜中夜，迁犹豫众行道，休然不异。四更之后，乃称疲而卧，颜色稍变，有顷而尽。阖境为设三七斋，起塔，塔今犹存。死后久之，现形多宝寺，谓昙王旬道人云："明年二月二十三日，当以诸天共相迎也。"言已而去。昙王旬即於长沙禅房设斋九十日，舍身布施，至其日苦乏气，自知必终，大延道俗，盛设法会。三更中，呼问众僧，有闻见不？众自不觉异也。王旬曰："空中有奏乐声，馨烟甚异，黄迁之契，今其至矣。"众僧始还堂就席，而王旬已尽。右此一验出《冥祥记》

宋时有一人，忘其姓名，与妇同寝，天晓妇起出后，夫寻出外，妇还见其夫，犹在被中眠。须臾，奴子外来云：郎求镜”。妇以奴诈。乃指床上以示奴，奴云：“适从郎闻来”。於是驰白其夫。其夫大愕便入，夫妇共视被中人，高枕安寝，正是其形，了无一异。虑是其魂神，不敢惊动。乃共以手徐徐抚床。遂冉冉入席，渐渐消灭。夫妇惋布，如此少时，夫得病，性理乖错，於是终卒。右此一验出《续搜神记》也宋时有诸生远学，其父母然火夜作，儿至前，叹息曰：今我但魂魄耳。非复生人。”父母问之，儿曰：“此月初病，以今日某时亡。今在琅王牙任子成家，明日当殓。来迎父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母。”父母曰：“去此千里，虽复颠倒，那得及汝。”儿曰“外有车乘，去自得至耳。”父母从之，上车，忽若睡顷比鸡鸣，已至其所。视其驾乘，但魂车木马，遂主人见临。儿悲哀，问其疾，消息如言。右此一验出《搜神记》隋相州邺下释玄景，姓石氏，沧州人也。统解玄微，纯讲大乘。后因卧疾三日，告侍人曰：玄景欲见弥勒佛云，何乃作夜摩天主？又云：宾客极多，事须看视。有问其故，答云：凡夫识想，何可检校？向有天众欲来邀迎耳。尔后异香充户，众共闻之。又曰：吾欲去矣，当愿生世为善知识。遂终於所住。即大业二年六月也。自生常立愿云：沉骸水中，及没后，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深之中，三日往观，所沉之处，反成沙坟，极高峻，而水分雨，道俗异其雅，遂传迹于今。右此一验出唐《高传传》也唐曹州离狐人裴则男，贞观末年二十日死。经三日而苏。自云：初死被一人将至王所，王衣白非常鲜洁，王遣此人将牛耕地，此人许云：兄弟幼小，无人扶持二亲。王即悯之，乃遣使将向南至第三重门，入见镬汤及刀山剑树，又见数千人头皆被斩，布列地上，此头并口云：大饥。当村有一老母，年向七十，其时犹未死，遂见在镬汤前然火，观望讫。还至王前，见同村张成亦未死，有一人诉成云：毁破某屋。王遣使检之。报云：是实。成曰：成犁地，不觉犁破其土冢，非故然也。王曰：汝虽非故，心终为不谨耳。遂令人杖其腰七下。有顷，王曰：汝更无事，放汝早还。王乃使人送去。遣此出逾墙。及登墙，望见其舍，遂闻哭声，乃跳下墙。忽觉起坐。既苏之后，具为乡曲言之　　。邑人视张成腰上，有七下杖迹，迹极青黑。问其毁墓，答云：不虚。老母寻病，未几而死。右此一验出《冥报拾遗》唐琅王牙王之弘贞观年中为沁州和川县令，有女适博陵崔轨，轨於和川，会病而卒。经数十日，其家忽於夜中闻轨语声，初的，倾家惊恐。其后乃以为常。闻语云：“轨是女婿，虽不合於妻家立灵，然以苦无所依，但为置立也。”妻从其请。朝夕置食，不许置肉。虽令下其素食，恒劝礼佛，不听懈怠。又具说地狱中事云：“人一生恒不免杀生及不孝，自馀之罪，盖亦小耳。”又云：“轨虽无罪，然大资福助。为轨数设斋供，并写《法华》，《金刚》《般若》《观音》等经，各三两部，兼旧功德，如获罗汉，自兹以后，即不复来。”王家一依其言，写经设供。轨忽更来愧谢。因云：“今即取别。”举家哭而送之。轨有遗腹之子，已年四五岁云：“轨此子必有仕官，愿善养畜。”自此已后，不复更来。右此一验，见王之弘自说也

【大藏一览】《送终门》：卧病可观佛相好，终时随念彼方生。《无常经》云：人将命终，养身心苦痛，应起慈心拔济饶益，教使香汤澡浴，着新净衣，安详而坐，正念思惟。若病无力，馀人扶坐，又不能坐，右胁而卧，合掌至心，面向西方，当病者前，取一净处，唯用牛粪香泥涂地，随心大小，方角为坛，以花布地，烧众名香，四角燃灯。於其坛内，悬一彩像，令彼病人，心心相续，观其相好，使发菩提之心。复为广说三界难居，三途苦难，非所生处；唯佛菩提，是真归，优以归依故必生诸佛刹土，受微妙乐。问病者言：汝今乐生何佛土也？病者答言：我意乐生某佛世界。时，说法人当随病者心之所欲，而为宣说《佛土因缘》《十六观》等，犹如西方无量寿国，一一具说。令病者心乐生佛土。为说法，已复教谛观，随何方国佛身相好，观相好已，复教请佛及诸菩萨，而作是言：稽诸如来，应正等觉毕并诸菩萨，愿哀愍我、拔济饶益我。今奉

四百九十卷

请为灭众罪，复将弟子随佛菩萨生佛国土，如是三说。既教请已，复令病人称彼佛名十念。与成就与受三归，及忏悔毕，受菩萨戒。若病人困不能言者，馀人代受及忏悔等。既受戒已，扶彼病人，首北面西，开目闭谛想於佛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乂为说其四谛因果、十二因缘无明老死苦空等观。若临命终，看病馀人但为称佛，声声莫绝。随病者心，称其名号，彼见化佛，及菩萨众香花来迎，便生欢喜，身不苦痛，心不散乱，止见心生，如入禅定。寻即命终，必不退堕二途之若，即生佛前。若在家人，於命终后，当取亡者受用衣物，可分三分，为施三宝，由斯亡者业消福生。不应与其死尸着好衣物，何以故？无利益故。若出家人所有衣物，如诸律教。若送亡人至其殡所，可安下风，置令侧卧，右胁着地，面向日光，於其上风，当敷高座，种种庄严，请一刍艹，读《无常经》，孝子止哀，馀皆志心烧香散花，供养高座经典，及散艹必莒，然后安坐，合掌恭敬，一心听经。各观己身无常，不久磨灭。令离世间，入三摩地，又请艹必莒随诵何咒，咒无虫水，满三七遍，洒亡者上，后咒黄土，亦三七遍，散亡者身，然后随意，或安• 堵波中，或以火焚，或尸林，乃至土下，以此功德，令彼亡人百千万亿俱胝那庾多劫、十恶四重、五无间业，一时消灭，见佛闻法，毕证菩提。学字函第七卷又《随愿往生经》云：佛告普广菩萨，众生临终愿生佛刹者，当浴身体，着鲜洁衣，烧香悬幡，歌咏三宝，读诵尊经广为病者说诸因缘，譬喻言辞，苦空非身，四大假合，形如芭蕉，中无有华，又如电光，不得久停。故云：色不久鲜，当归败坏。精诚行道，可得度苦，随心所愿，无不获果。恭字函第十二卷何谓鬼邪之所恼？　　盖无神物以匡持。《阿含经》云：若人初生，皆有鬼神随逐拥护；若人欲死，鬼收精气。行十恶人，若百若千，共一神护；行十善者，犹如国土，以百千人而侍卫之。壁字函第三卷鬼且不能为杀活，　　人衰乘隙作灾祥。《譬喻经云》：有人沽酒鬼现来饮，告主人曰：“明日当有一人，持华身金银，於湖中浴，卒死不出。汝可往取金银，保后无忧。”明日主人伺候，果见一人入水洗浴，上岸着衣，足辟地而死。酒师前诣，取得金银。后日鬼来，主人问言：“我见此人着衣欲去乃死，何不水中杀之？”鬼答：“我只知人寿命罪福，当至未至，不能活人，不能杀人，不能使人富贵贫贱。但欲使人作恶犯杀，因人衰耗而往乱之。语其祸福，令人向之。设祠祀耳。”启字亟第六卷寿量尽则二种死，不平等故九因缘。

《瑜伽论》云：何死？谓由寿量极故此有三种，谓寿尽故、福尽故、不避不平等故。云何不避不平等故死？如世尊说九因九缘，未尽寿量而死。何等为九？谓食而度量食於不宜，不消复食，生而不吐，熟而持之，不近医药，不知於己，若损若益，非时非量，行非梵行，此名非时死。习字函第一卷《智度》云：横死者，谓无罪而死，或寿未尽，错投药故。或不顺药法，或无看病人，或饥渴寒热等夭命。是名横死。形字函第六卷《宝积经》云；有二种死，一者分段死，谓相续有情；二者变易死，谓阿罗汉及辟支佛，大力菩萨意生身，乃至究意苦提。字字亟第九卷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生平多恶何无罪？　　垂终一念大为功。

《毗婆娑论》云：不定法者，诸法未生，未可分别。如佛分别业经中说，佛告阿难有人身口意善，命终堕狱；有人身口意恶，命终生天。阿难白佛故如是。佛言：是人先世罪福因缘已熟，今世罪福因缘未熟，或临命终正见邪见，善恶心起，垂终之心其力大故。封字函第三卷

《诸经要集》云：“弥兰王问那先罗汉：“人在世间作恶百岁，临终念佛，死后生天，实我不信。”复言：“杀一生命，死入泥犁，我亦不信。”那先问王：“如人持一小石，置在水上，浮耶没耶？”王言：“其石没也。”那先复言：“如人持百枚大石，置在船上。其船没不？”王言：“不没”。那先言：“船中百枚大石，因船故不没。人虽有恶，一时念佛，乘船若舟，不入泥犁，何不信耶？”王言：“善哉！”那先复言：“愚人作恶，得殃乃大；智人作恶，得殃乃小。譬如烧　　铁在地，一人知烧，一人不知，两人俱取，然不知者，其手大烂；知者小伤。作恶亦尔。愚者不能自悔，其殃乃大，智者知不当为，能自悔过，其殃少耳。楹字函第十七卷在时为善必上天，临终因恚堕蛇中。

《杂譬喻经》云：昔有沙门行草间，见大蛇言：“和尚闻阿耆达王否？”答曰：“闻”。蛇曰：“我是也”。“沙门言”阿耆达王，立佛塔寺，功德巍巍，当生天上。何缘乃耳？”蛇言：“我临终时，边人持扇，堕我面上，令我目真恚，受是蛇身。”沙门即为说经。一心乐听，，不食七日，命过生天。却后数月，持花散佛，众人怪之，在虚空曰：“我阿耆达王，蒙沙门恩，闻法生天，今来谢耳。”临终侍人，不可不护病者心也。写字函第三卷

《经律异相》云：有清信士持戒精进，因疾困甚。妇大悲若：“我何所依？子何所怙？”夫闻爱恋，大命将至，魂神即还，在妇鼻中化生一虫。妇哭不止。时因道人往见其妇虫从鼻出，妇才脚踏，道人告曰：“莫杀，是卿夫婿，化作此虫。”妇曰：“我夫奉经持戒？何缘作此？”道人曰；“过起爱恋，今生为虫。”道人为虫说法：“卿既持戒，福应生天，但坐恩爱，堕此虫中，虫闻意解，命终生天。傍字函第七卷断命一称般谟佛，　　由斯纯善往生天。

《正法经》云：昔有人受人所鬻，断命祭天，既被持缚，无所能避，唯念诸佛，一称是言，

般谟没驮耶，言已命终。生三十三天，六十劫中受胜妙乐，药王军菩萨白佛言：“此人何缘生彼？”佛言：“临终纯善相应，发净信心归如来。一称般谟没驮耶，故是人即为深种善根，又后於八十劫中，得宿命智在在所生，离诸烦恼，息一切若。丁字函第四卷末后定力既现前，　　直使中阴而可转。

《大毗婆沙论》云：室罗筏国，昔有二人，一人修善，未尝作恶；一人作恶，未偿修善。修善行者，临命终时，顺后次受恶，身中恒修善行，未尝作恶应生天趣，何缘有此中有现前？遂起念：“我定应有顺后次受恶业，今熟此是地狱中有现前。”即自一念一身以来所修善业，深生欢喜，由胜善思，地狱中有即便隐没，天趣中有焱欠尔现前，从此命终，生於天上；作恶行者，临命终时，顺后次受善业力，故炎欠有天趣中有现前，便作是念：我一身中常作恶行，未尝修善，应生地狱，何缘有此中有现前？”遂起邪见：“拨无善恶及异熟果，若有善恶异熟果者，我不应然。”由谤因果、邪见力故，天趣中有寻即隐没，地狱中有，炎欠尔现前，从此命终，生於地狱。如是，中有於趣亦可转耶。义字函第一卷

四百九十卷

恶徒闻死便生惊　　善者见亡何有畏。

《毗婆沙》云：若人不修福德，则畏於死，自恐后世堕恶道。故多集福德，死便生於胜处，是故不应畏死。颂曰：待死如爱客去，如至大会，多集福德故，舍命时无畏。资字函第一卷下冷上兮乃善终，上冷下兮必恶趣。

《诸经要集》云：造善之人，从下触至脐已上暖，气后尽。即生人中；若至头面，热气后尽，即生天道。若造恶者，与此相违。后上至腰，热气后尽，生於鬼趣。从腰至膝，热气后尽，生於畜生。从膝以下，乃至脚尽，生地狱中。无学之人入涅般木我们者，或在心暖，或在顶也。对字函。临终心识趣后身，不可说一与言异。《十二因缘论》云：如人临命终时，心识为因，是故得生后身心识。而彼心识，不可说一，不可说异，亦不离彼，亦不即彼，如是从灯生灯，从印生印，从镜有像，从声有响，从日从珠，出生其火，从子生芽，如是等法，不名异彼。临字函第三卷佛示促寿令追慕，人命无常在吸呼。

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云：妙幢菩萨问四化佛说："释迦牟尼寿量无限，云何示现短促？"时化佛言："释迦於五浊世出现之时，为欲利益众生，令生信解。若见如来不般涅般木，不生难遭之想，所说经典亦不受持，所以者何？以常见佛，不尊故。譬如有人见其父母，多有财宝，便於财物不生希有难遭想。所以者何？於父母财物，生常想故。善男子，彼诸众难，亦复如是。若见如来，不入涅般木，不生希有难遭之想，所以者何？由常见故。彼佛世尊，不久住世，善巧方便，成就众生。杨字函

第一卷

《四十二章经》云：佛问诸沙门："人命在几间？"对曰："在数日间。"佛言："子未能为道"。复问一沙门："入命在几间？"对曰："在饭食间"。佛言："子未能为道。"复问一沙门："人命在几间？"对曰："呼吸之间"。佛言："善哉，子可谓为道矣。"辞字函第七卷

《罪业报应经偈》：水流不常满，火盛不久热。日出须臾没，月满已复缺。尊荣豪贵者，亦复过於是。人身既易失，不须生贪着。

《摩耶经偈》：譬如旃陀罗，驱牛就屠所。步步近死地，人命复过是。已上字函第十七卷

《古德颂》：一盏孤灯照夜台，上床别了袜和鞋。三魂七魄望中去，天晓知他来不来。死生既至终雄免，　　天地虽宽岂可逃。

《四不可得经》云：有兄弟四人，远家弃业，山处闲居，得五神通，皆号仙人。宿对来至，自知寿尽，各各思议，吾等神足，飞腾自恣，所至无碍，念当方便，以免斯难。於是一踊空中，而自藏形。无常之对，安知吾处？一人市中人闹之处，在中避命，无常之对，趣得一人，何必求吾？一入大海三百三十六万里，下不至底，上於其中间，无常之对，何所求耶？一擘开山，入藏其中，无常之对，安知吾处？子时四人，各各避命，竟不得脱。藏空中者，便自堕地，犹果熟落；在山中者，於彼丧已。禽兽所口敢；在海中者，尔时天命，鱼鳖所食；入闹市者，死于众佛既观知，谓此四人，暗昧不达，欲舍宿对，三毒未除，安脱此患。佛说诵曰：虽欲藏在空，善处大海中。假使入诸山，而欲自翳形。以求不死地，未曾可获定。是故精进学，无身乃为宁。对字函第三卷《出函经》偈：天地及日月，时至皆归尽。未曾有一事，不被无常吞。殿字函第六卷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无常杀鬼多冤滥，　　罪福阴司有秤平。

《法苑》云：宋武当寺沙门僧规因赴白衣家请，无疴忽死，二日而苏。云：那夜五更，闻门巷间哓哓有声，须臾五人秉炬火、执信幡，迳来入屋。叱咀僧规，规遽忄兄然。五人便以赤绳缚将去。行至一山，都无草木，土色坚黑，有类石铁。俄至一城外，有立木长十丈馀，上有铁梁，左右有匮贮土。自有品数，约十馀斛，形如五升。有一人衣帻并赤，语规曰："汝在世时，有何罪福？"规惶怖未答。赤衣人如扃吏云："可开簿检其罪福也。"有顷，吏至长木下，提一匮土，悬铁梁上，称之，如觉低昂。吏谓规曰："此量罪福之秤也，汝福少罪多，应先受罚。俄有一人，衣冠长者，谓规曰："汝沙门也。何不念佛？我闻悔过，可度八难。"规于是一心称佛，衣冠人谓吏曰："可更为此人秤之，既佛弟子，幸可度脱。"吏复上匮秤之，秤乃正平。将规至监官前辨之。监官执笔观簿，疑迟久之。又有一人朱衣玄冠，佩印绶，执玉版，来曰："簿上未有此人名也。"监官愕然。命左右收录云。须臾，见反缚向五人来，监官曰："杀鬼！何以滥将人来？"乃鞭之。少顷，有使者称天帝唤道人来，既至帝前，曰：汝是沙门，何不勤业？而为小鬼横收捕也。汝命未尽，今放还生，勿屡游白衣家，杀鬼取人，亦多冤滥。"规曰："横滥之厄，以何能免？"帝曰："作福为善。"府字函第三卷儿亡父就阎王索，　　父至儿诃此老愚。

《法句喻经》云：昔有梵志，少年出家，学至六十，不能得道。归家娶妇，生一男儿，聪辨可爱，七岁偶死。梵志痛切，我哭无益，不如往阎王所，乞索儿命。於是斋戒，赍持香华，发舍而去。迤逦前问阎王何许，行数千里，至深山中，见诸得道婆罗门复前如问，婆罗门愍其愚曰："阎王所治之处，非是生人所可到也。当示卿方。西去大川，其中有城，阎王常以四月四日按行，必过此城，可往见之。梵志奉教而进，果见阎王，启言："晚生一男，欲以备老，七岁命终，愿王布施，还我儿命。"王言："卿儿今在东园，自往将去。"梵志即往见儿，前抱哭曰：昼夜念汝，汝宁不念於我？"儿呵之曰："痴马矣老公，不达道理，寄住须臾，名人为子勿妄多言，不如早去。今我此间，自有父母。"须臾之顷，唐自空手，梵志泣恨而归。"我闻世尊，知人魂神变化之道。"复往白佛，具陈儿语，"反以责我，无父子情，何缘乃尔？"佛告梵志："汝实愚痴，人死神去，便更受形。然而父子，因缘合居，譬如寄客，起则离散，愚迷缚着，计为已有，沉溺生死。唯有慧者，不贪恩爱，勤修经戒，识除识想，生死得尽。"梵志闻已，豁然意解，得罗汉道。书字函第二卷追亡功德七获一，　　着力修营三七中。

《灌顶随愿往生经》云：普广菩萨白佛："父母亲族命终，或堕三途八难之中，受诸若恼，为其修福，得福多不？"佛告普广："为此人修福者，七分之中，为获一也。何故尔乎？缘其前世，不信道德，故使七分获一。若以亡者严身之具，堂宇室宅，园林浴池，以施三

宝，此福最多，功德力强，可得拔彼地狱之殃，往生佛土。复次命终之人，在中阴中，身如小儿，竟三七日，罪福未定。应为修福，代为忏罪，如饷远人，譬如世间犯罪之人，望诸亲属，救其危厄。以福德力，缘是解脱。普广又白佛言："若人在世，不归三宝，不行法戒，若其命终，应堕三途，其人临终，方生是善，得解脱不？"佛告普广："人临终时，得生此心，无不解脱。所以者何？如人负债，依附王者，债主便畏，不从求财，此譬亦然。天帝放赦，阎罗除遣及诸五官伺候之神，反更恭敬，缘此福故，不堕恶道，解厄

四百九十卷

难，随愿往生。恭字函第一卷冢塔精魂在彼否，　　升沉苦乐岂其中。

《灌顶经》云：阿难问佛：“若人造立坟塔，是人精魂，在中以否？”佛言：“亦在亦不在。”阿难又问云：“亦在亦不在？”佛言：“魂在者，若人生时，不种善根，不识三宝，而不为恶，无善受福，无恶受殃，无善知识为其修福，是以精魂在冢塔中。未有去处，是故言在云；不在者，或其前生在世之时，大修福德，精勤行道，或生天上人间受福，及不信真正，杀盗造罪，堕在畜生饿鬼之中，备受众苦经历地狱，故言不在冢塔中也。恭字函第六卷只是个儿来又去，误教五母起还悲。《五母子经》云：沙弥年七岁，出家得道，自识夙命而笑曰：“故我一身，五母悲恼。为第一母子时，邻家亦生，然我短命，母见邻子，即悲恼也；为第二母子时，天命早夭，母若见人乳儿，即悲恼也；为第三母子时，十岁即亡，母见我类儿食，即悲恼也；为第四母子时，少年先死，母见同辈娶妇，即悲恼也；为第五母子时，七岁出家，我母忆念，即悲恼也。五母聚会，各说其子，咸增哀苦。我念生死轮回如此，当勤精进求道。言字函子孙弘善饿鬼歌，儿女为恶好人哭。

《譬喻经》云：佛与阿难到河边，行见五百饿鬼歌吟而行，复见数百好人啼哭而过。阿难问佛：“鬼何以歌舞？人何以啼哭？佛答：“饿鬼家，儿孙为其作福，行得解脱，是以歌舞；好人家，儿孙唯为杀害，无有与作福之者，后大火逼之，是以啼哭。”

封字函一子遭蛇螫以死，　　五亲不顾达无常。

《五无反复经》云：梵志因见田夫之儿遭蛇螫死。父殊不顾。往报其母，亦不伤悲。说向其姊，亦说譬喻。言与其妇，喻如宿鸟。至报其奴，喻如犊子。如是五人，俱了生死。梵志问佛，亦说生死本空。甚字函

虽具神通那免死，　　若能放下始无生。

《梵志黑氏经》云：佛说梵志，得四禅定，具五神通。善能说法，阎王来听，不觉啼泣。梵志云：“仁者何悲？”王曰：“师善说法，柰七日后舍命来生我界。”志曰：“我得四

禅定。”王曰：“亦不免恶业。”志曰：“如何可免？”王曰：“可问佛。”志即两手持梧桐花上佛。佛云：“放下着。”乃放下一手花；佛复云：“放下着。”又放一手中花。佛复云：“放下着。”志曰：“我两手花俱已放下，更放下什么？”佛云：“放下中间底。”志顿悟无生法忍免业。甚字函

永乐大典卷之五百三十八　一东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

容

慕容德

【晋书载记】：慕容德，字玄明，皇光之少子也。母公孙氏，梦日入脐中，昼寝而生德。年未弱冠，身长八尺二寸，姿貌雄伟，额有日角偃月重文。博观群书，性清慎，多才艺。慕容之僭立也，封为梁公，历幽州刺史，左卫将军。及日韦嗣位，改封范阳王，稍迁魏尹，加散骑常侍。俄而，苻坚将苻双据陕以叛，坚将符柳起兵桴罕，将应之。德劝日韦乘衅讨坚，辞旨慷慨，识者言其有远略，日韦竟不能用。德兄垂甚壮之，因共论军国人谋，言必切至。垂谓之曰："汝器识长进，非复兵下阿蒙也。"枋头之役，德以征南将军，与垂击败晋师。及垂奔符坚，德坐免职。后遇日韦败，徙于长安。符坚以为张掖太守，数岁免归。及坚以兵临江，拜德为奋威将军。坚之败也。坚与张夫人相失，慕容日韦将护致之，德正色谓日韦曰："昔楚壮灭陈，纳巫臣之谏而弃夏姬。此不祥之人，惑乱人主。戎事不迩女器，秦之败师，当由于此。宜掩目而过，奈何将卫之也。"日韦不从，德驰马而去之。还次荥阳，言于日韦曰："昔勾践捷于会稽，终获吴国。圣人相时而动，百举百全。天将悔祸，故使秦师丧败，宜乘其弊以复社稷。"日韦不纳。乃从垂如邺。

及垂称燕工，以德为车骑大将军，复封范阳工，居中镇卫，恭断政事。久之，迁司

五百三十八卷

徒。于时慕容永据长子，有众十万。垂议讨之，群臣咸以为疑。德进曰：“昔三祖积德，遗讠永在耳，故陛下龙飞，不谋而会。虽由圣武，亦缘旧爱，燕赵之士乐为燕臣也。今永既建伪号，扇动华戎，致令群竖从横，逐鹿不息，宜先除之，以一众听。昔光武驰苏茂之难，不顾百官之疲，夫岂不仁？机急故也。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，陛下容得已乎！”垂笑谓其党曰：司徒议与吾同。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吾计决矣。”遂从之。垂临终，敕其子宝，以邺城委德。宝既嗣位，以德为使，持节，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、特进、军骑大将军、冀州牧，领南蛮校尉，镇邺，罢留台，以都督专总南夏。

魏将拓拔章攻邺，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击，败之。魏师退次新城，青等请击之。别驾韩卓进曰：“古人先决胜庙堂，然后攻战。今魏不可击者四，燕不宜动者三。魏悬军远入，利在野战，一不可击也；深入近畿，顿兵死地，二不可击也；前锋既败，后阵方固，三不可击也；彼众我寡，四不可击也。官军自战其地，一不宜动；动而不胜，众心难固，二不宜动。城隍未修，敌来无备，三不宜动。此皆兵家所忌，不如深沟高垒，以逸待劳。彼二千里饭粮，野无所掠，久则三军靡资，攻则众旅多毙，师老衅生，详而图之，可以捷矣。”德曰：“韩别驾之言，良、平之策也。”于是召青还师。魏又遣辽西公贺赖卢率骑与章围邺，德遣其参军刘藻请救于姚兴，且参母兄之问，而兴师不至，众大惧。德于是亲饷战士，厚加抚接。人感其恩，皆乐为致死。会章、卢内相乖争，各引军潜遁。章司马丁建，率众来降，言章师老，可以败之。德遣将追破章军，人心始固。

时魏师入中山，慕容宝出奔于蓟，慕容详又僭号。会刘藻自姚兴而至，与太史令高鲁遣其甥王景晖随藻送玉玺一纽，并图谶秘文，曰：“有德者昌，无德者亡。德受天命，柔而复刚。”又有谣曰：“大风蓬勃杨尘埃，八井三刀卒起来。四海鼎沸中山颓，惟有德人据三台。”于是德之群臣议以慕容详僭号中山，魏师盛于冀州，未审宝之存亡。因劝德即尊号，德不从。会慕容达自龙城奔邺。称宝犹存，群议乃止。寻而宝以德为丞相，领冀州牧，承制南夏。

德兄子麟自羲台奔邺，因说德曰：“中山既没，魏必乘胜攻邺，虽粮储素积，而城大难固，且人情沮动，不可以战。及魏军未至，拥众南渡，就鲁阳王和，据滑台而聚兵积谷，伺隙而动，计之上也。魏虽拔中山，势不久留，不过驱掠而返。人不乐徙，理自生变，然后振威以援之。魏则内外受敌，使恋旧之士。有所依凭，广开恩信，招集遗黎，可一举而取之。”先是，慕容和亦劝德南徙，于是许之。隆安二年，乃率户四万，车二万七千乘，自邺将徙于滑台。遇风，船没，魏军垂至，众惧，议欲退保黎阳。其夕，流澌冻合，是夜济师。旦，魏师至而水畔，若有神焉。遂改黎阳津为天桥津。及至滑台，景星见于尾箕，漳水得白玉，状若玺。于是德依燕元故事，称元年，大赦境内，殊死已下，置百官。以慕容麟为司空，

领尚书令，慕容法为中将军，慕舆拔为尚书左仆射，丁通为尚书右仆射，自余封授各有差。初，河间有麟见，慕容麟以为己瑞。及此，潜谋为乱，事觉，赐死。其夏，魏将贺赖卢率众附之。

至是，慕容宝自龙城南奔至黎阳，遣其中黄门令赵思召慕容钟来迎。钟本首议劝德称尊号，闻而恶之，执思付狱，驰使白状。德谓其下曰："卿等前以社稷大计，劝吾摄政。吾以嗣帝奔亡，人神旷主，故权顺群议，以系众望。今天方悔祸，嗣帝得还，吾将具驾奉迎，谢罪行阙，然后角巾私第，卿等以为何如？"其黄门侍郎张华进曰："夫争夺之世，非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雄才不振。后横之时，岂懦夫能济！陛下若蹈匹妇之仁，舍天授之业，威权一去，则身首不保，何退让之有乎！”德曰：“吾以古人逆取顺守，其道未足。所以中路徘徊，怅然未决耳。”慕舆护请驰问宝虚实，德流涕而遣之。乃率壮士数百，随思而北，因谋杀宝。初，宝遣思之后，知德摄位，惧而北奔。护至，无所见，执思而还。德以思闲习典故，将任之。思曰：“普关羽见重曹公，犹不忘先主之恩。思虽刑余贱隶，尚国宠灵，大马有心，而况人乎！乞还就上，以明征节。”德固留之，思怒曰：周室衰微，晋郑夹辅，汉有七国之难，实赖梁王。殿下亲则叔父，位则上台，不能率先群后，以匡王室，而幸根本之倾，为赵伦之事。思虽无申胥哭秦之效，犹慕君实不生莽世。”德怒，斩之。

晋南阳太守闾丘羡，宁朔将军邓启方率众二万来伐，师次管城。德遣其中军慕容法、抚军慕容和等距之，王师败绩。德怒法不穷追晋师，斩其抚军司马靳环。初，符登既为姚兴所灭，登弟广率部落降于德，拜冠军将军，处之乞活堡。会荧惑守东井，或言秦当复兴者，广乃自称秦王，败德将慕容钟。时德始都滑台，介于晋魏之间，地无十城，众不过数万。及钟丧师，反侧之徒，多归于广。德乃留慕容和守滑台，亲率众讨广，斩之。

初，宝之至黎阳也，和长史李辩劝和纳之，和不从。辩惧谋泄，乃引晋军至管城，冀德亲率师，于后作乱。会德不出，愈不自安。及德此行也，辩又劝和反，和不从。辩怒，杀和，以滑台降于魏。时将士家悉在城内，德将攻之。韩范言于德曰：“魏师已入城，据国成资，客主之势，翻然复异，人情既危，不可以战。宜先据一方，为关中之基，然后畜力而图之，计之上也。”德乃止。德右卫将军慕容云斩李辩，率将士家累二万余人而出，三军庆悦。德谋于众曰：“符广虽平，而抚军失据，进有强敌，退无所托，计将安出？”张华进曰：“彭城带山川，楚之旧都，地险人殷，可攻而据之，以为基本。”慕容钟、慕容护、封逞、韩卓等固劝攻滑台。潘聪曰：“滑台四通八达，非帝王之居。且北通大魏，西接强秦，此二国者，未可以高枕而待之。彭城土旷人稀，地平无险，晋之旧镇，必拒王师。又密迩江淮，水路通浚，秋夏霖潦，千里为湖。且水战国之所短，吴之所长，今虽克之，非久安之计也。青齐沃壤，号曰‘东秦’，土方二千，户余十万，四塞之固，负海之饶，可谓用武之国。三齐英杰，蓄志以待，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？广固者，曹疑之所营，山川阻峻，足为帝王之都。宜遣辩士驰充于前，大兵继进于后。辟癌浑昔负国恩，必翻然向化。如其守迷不顺，大军临之，自然瓦解。既据之后，闭关养锐，伺隙而动。此亦二汉之有关中、河内也。”德犹豫未决。沙门朗公素知占候，德因访其所适。朗曰：“敬览三策，潘尚书之议可谓兴邦之术矣。今岁初，长星起于奎娄，遂扫虚危，而虚危，齐之分野。除旧布新之象，宜先定旧鲁，巡抚琅邪，待秋风戒节，然后北转临齐，天之道也。”德大悦，引师而南，兖州北鄙诸县翻降，置守宰以抚之。存问高年，军无私掠，百姓安之，牛酒属路。

德遣使谕齐郡太守辟闾浑，浑不从。遣慕容钟率步骑二万击之。德进据琅邪，徐兖之士附者十余万，自琅邪而北，迎者四万余人。德进寇莒城，守将任安委城而遁，以潘聪镇莒城。钟传檄青州诸郡曰：“隆替有时，义列昔经，困难启圣，事彰中　。是以宣王龙飞于危周，光武凤起于绝汉，斯盖历数大期，帝王之兴废也。自我永康多难，长鲸逸网，华夏四分，黎元五裂。逆贼辟闾浑父蔚，昔同段龛阻乱淄川。太宰东征，剿绝凶命，浑于覆巢之下，蒙全卵之施，曾微犬马识养之心，复袭凶父乐祸之志，盗据东秦，远附吴越，割

五百三十八卷

剥黎元，委输南海。皇上应期，大命再集，矜彼营丘，暂阻王略。故以七州之众二十余万，巡省岱宗，问罪齐鲁。昔韩信以裨将伐齐，有征无战；耿以偏军讨步，克不移朔。况以万乘之师，扫一隅之寇，倾山碎卵，方之非易。孤以不才，忝荷先躯皆都督元戎一十二万，皆乌丸突骑，三河猛士。奋剑与夕火争光，挥戈与秋月竞色。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？以此众战，何敌不平！昔窦融以河西归汉，荣被于后裔；彭宠盗逆渔阳，身死于奴隶。近则曹嶷跋扈，见擒于后赵；段龛干纪，取灭于前朝，此非古今之吉凶，已然之成败乎？浑若先迷后悟，荣宠有加。如其敢抗王师，败灭必无遗烬。稷下之雄，岱北之士，有能斩送浑者，赏同佐命。脱履机不发，必玉石俱摧。浑闻德军将至，徙八千余家入广固。诸郡皆承檄降于德。浑惧，将妻子奔于魏。德遣射声校尉刘纲追斩于莒城。《魏书》云：浑少子道秀自归，请与父俱死。德曰："浑虽不忠，而子能孝。"其特赦之。浑参军张瑛常与浑作檄，辞多不逊。及此，德擒而让之。瑛神色自若，徐对曰："浑之有臣，犹韩信之有蒯通。通遇汉祖而蒙恕，臣遭陛下而婴戮，比之古人，窃为不幸。防风之诛，臣实甘之，但恐尧舜之化未弘于四海耳。"德初善其言，后竟杀之。德遂入广固。

四年，僭即皇帝位于南郊。大赦，改元为建平。设行庙于宫南，遣使奉策告成焉。进慕容钟为司徒，慕舆拔为司空，封孚为左仆射，慕舆护为右仆射。遣其度支尚书封恺，中书侍郎封逞观省风俗，所在大飨将士。以其妻段氏为皇后。建立学官，简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。

后因宴其群臣，酒酣，笑而言曰："朕虽寡薄，恭已南面而朝诸侯，在上不骄，夕惕于位，可方自古何等主也？"其青州刺史鞠仲曰："陛下中兴之圣后，少康、光武之俦也。"德顾命左右赐仲帛千匹。仲以赐多为让，德曰："卿知调朕，朕不知调卿乎！卿饰对非实，故亦以虚言相赏。赏不谬加，何足谢也！"韩范进曰："臣闻天子无戏言，忠臣无妄对。今日之论，上下相欺可谓君臣俱失"。德大悦，赐范绢五十匹。自是昌言竞进，朝多直士矣。德母兄先在长安，遣平原人杜弘如长安问存否。弘曰："臣至长安，不奉太后动止，便即西如张掖，以死为效。臣父雄年逾六十，未沾荣贵，乞本县之禄，以申乌鸟之情。"张华进曰："杜弘未行而求禄，要利情深，不可使也。"德曰："吾方散所轻之财，招所重之死，况为亲尊而可吝乎！且弘为君迎亲，为父求禄，虽外如要利，内实忠孝。"乃以雄为平原令。弘至张掖，为盗所杀，德闻而悲之，厚抚其妻子。

明年，德如齐城，登营丘，望晏婴冢，顾谓左右曰："礼，大夫不逼城葬。平仲，古之贤人，达礼者者也，而生居近市，死葬近城，岂有意乎？"青州秀才晏谟对曰："孔子称臣先人平仲贤，则贤矣。岂不知高其梁，丰其礼？盖政在家门，故俭以矫世。存居湫隘，卒岂择地而葬乎！所以不远门者，犹冀悟平生意也。"遂以谟从至汉城阳景王庙，宴庶老于

申池，北登社首山，东望鼎足，因目牛山而叹曰：“古无不死！”怜然有终焉之志。遂问谟以齐之山川丘陵，贤哲旧事。谟历对详辩，书地成图。德深嘉之，拜尚书郎。立冶于商山，置盐官于乌常泽，以广军国之用。

德故吏赵融自长安来，始具母兄凶问。德号恸吐血，因而寝疾。其司隶校尉慕容达因此谋反，遣牙门皇率众攻端门，殿中师侯赤眉开门应之。中黄门孙进扶德逾城，隐于进舍。段宏等闻宫中有变，勒兵屯四门。德入宫，诛赤眉等，达惧而奔魏。慕容法及魏师战于跻北之才 票榆谷，魏师败绩。其尚书韩卓上疏曰：“二寇逋诛，国耻未雪，关西为豺狼之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薮，扬越为鸱号乌之林。三京社稷，鞠为丘墟；四祖园陵，芜而不守，岂非义夫愤叹之日，烈士忘身之秋！而皇室多难，威略未振，是使长蛇弗翦，封豕假息。人怀愤慨，常谓一日之安，不可以永久；终朝之逸，无卒岁之忧。陛下中兴大业，务在遵养，矜迁氓之失土，假长复而不役；愍黎庶之息肩，贵因循而不扰。斯可以保宁于营丘，难以经措于秦、越。今群凶潜逆，繁有徒，据我三方，伺国瑕衅。深宜审量虚实，大校成败，养兵厉甲，广农积粮，进为雪耻讨寇之资，退为山河万全之固。而百姓因秦、晋之弊，迭相荫冒，或百室合户，或千丁共籍，依托城社，不惧火熏烧；公避课役，擅为奸宄，损风毁宪，法所不容。但检令未宣，弗可加戮。今宜隐实黎泯，正其编贯，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，下益军国兵资之用。若蒙采纳，冀裨山海。虽遇商鞅之刑，悦绾之害所不辞也。”德纳之，遣其国骑将军慕容镇率骑三千，缘边严防，备百姓逃窜。以卓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行台尚书，巡郡县隐实，得荫户五万八千。卓公廉正直，所在野次，人不扰焉。

德大集诸生，亲临策试。既而飨宴，乘高远瞩。顾谓其尚书鲁邃曰：“齐鲁固多君子。当昔全盛之时，接、慎、巴生、淳于、邹、田之徒，荫修檐，临清沼，驰朱轮，佩长剑，恣飞马之雄辞，奋谈天之逸辩，指麾则红紫成章，俯仰则丘陵生韵。至于今日，荒草颓坟，气消烟灭，永言千载，能不依然！”邃答曰：“武王封比干之墓，汉祖祭信陵之坟，绋留心贤哲，每怀往事。陛下慈深二主，泽被九泉，若使彼而有知，宁不衔荷矣！”先是妖贼王始聚众于太山，自称太平皇帝，号其父为太上皇，兄为征东将军，弟为征西将军。慕容镇讨擒之，斩于都市。临刑，或问其父及兄弟所在，始答曰：“太上皇帝蒙尘于外，征东、征西乱兵所害。惟朕一身，独无聊赖。”其妻怒之曰：“正坐此口，以至于此，奈何复尔！”始曰：“皇后！自古岂有不破之家，不亡之国邪？行刑者以刀钚筑之，仰视曰：“崩即崩矣，终不改帝号。”德闻而哂之。时桓玄将行篡逆，诛不附己者。冀州刺史刘轨、襄城太守司马休之、征虏将军刘敬宣、广陵相高雅之、江都长张诞，并内不自安，皆奔于德。于是德中书侍郎韩范上疏曰：“夫帝王之道，必崇经略。有其时无其人，则弘济之功阙；有其人无其时，则英武之志不申。至于能成王业者，惟人时合也。自晋国内难，七载于兹。桓玄逆篡，虐逾董卓，神怒人怨，其殃积矣。可乘之机，莫过此也。以陛下之神武，经而纬之，驱乐奋之卒，接厌乱之机，譬犹声发响应，形动影随，未足比其易也。且江淮南北，户口未几，公私戎马，不过数百，守备之事，盖亦微矣。若以步骑一万，建雷霆之举，卷甲长驱，指临江会，必望旗草偃，壶浆属路。跨地数千，众逾十万，可以西并强秦，北抗大魏。夫欲拓境开疆，保宁社稷，无过今也。如使后机失会，豪杰复起，枭除桓玄，布惟新之化，遐迩既宁，物无异望，非但建邺难屠，江北亦不可冀。机过患生，忧必至矣。天与不取，悔将及焉。惟陛下览之”。德曰：“自顷数

五百三十八卷

缠百六，宏纲暂驰，遂令奸逆乱华，旧京墟秽。每寻否运，愤慨无怀。昔少康以一旅之众，复夏配天。况朕据三齐之地，籍五州之众，教之以军旅，训之以礼让，上下知义，人思自奋，缮甲待衅，为日久矣。但欲先定中原，扫除逋孽，然后宣布淳风，经理九腹，饮为长江，悬旌陇坂。此志未遂，且韬戈耳。今者之事，王公其详议之。”咸以桓玄新得志，未可图，乃止。于是讲武于城西，步兵三十七万，车一万七千乘，铁骑五万三千，周亘山泽，旌旗弥漫，钲鼓之声，振动天地。德登高望之，顾谓刘车丸、高雅之曰：“昔谷P克忿齐，子胥怨楚，终能畅其刚烈，名流千载。卿等既知投身有道，当使无惭昔人也。”雅之等顿首答曰：“幸蒙陛下天覆之恩，大造之泽，存亡继绝，实在圣时。虽则万陨，何以上报！”俄闻桓玄败，德以慕容镇为前锋，慕容钟为大都督，配以步卒二万，骑五千，克期将发，而德寝疾，于是罢兵。初，迎其兄子超于长安，及是而至。德夜梦其父曰：“汝既无子，何不早立超为太子。不尔，恶人生心。”寤而告其妻曰：“先帝神胆所敕，观此梦意，吾将死矣。”乃下书以超为皇太子，大赦境内。子为父后者人爵二级。其月死，即义熙元年也。时年七十。乃夜为十余棺，分出四门，潜葬山谷，竟不知其尸之所在。在位五年，伪谥献武皇帝。

【魏书】：女水竭，德闻而恶之，因而寝疾。兄子超请祈女水，德曰：“人君之命，岂女水所知。”超固请，终不许。立超为太子。德死，超僭立。

慕容超

【晋书·载记】：慕容超，字祖明，德兄北海王纳之子。苻坚破邺，以纳为广武太守，数岁去官，家于张掖。德之南征，留金刀而去。及垂起兵山东，苻昌收纳及德诸子，皆诛之，纳母公孙氏以耄获免。纳妻段氏方娠，未决，囚之于郡狱。狱掾呼延平，德之故吏也，尝有死罪，德免之。至是，将公孙及段氏逃于羌中，而生超焉。年十岁而公孙氏卒，临终授超以金刀，曰：“若天下太平，汝得东归，可以此刀还汝叔也。”平又将超母子奔于吕光。及吕隆降于姚兴，超又随凉州人徙于长安。超母谓超曰：“吾母子全济，呼延氏之力。平今虽死，吾欲为汝纳其女以答厚恩。”于是娶之。超自以诸父在东，恐为姚氏所录，乃阳狂行乞，秦人贱之，惟姚绍见而异焉，劝兴拘以爵位。召见与语，超深自晦匿，兴大鄙之，谓绍曰：“谚云‘妍皮不裹痴骨’妄语耳。”由是得去来劝无禁。德遣使迎之，超不告母妻乃归。及至广固，呈以金刀，具宣祖母临终之言，德抚之号恸。超身长八长尺，腰带九围，精彩秀发，容止可观。德甚加礼遇，始名之曰超，封北海王，拜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司隶校尉，开府，置佐吏。德无子，欲以超为嗣，故为超起第于万春门内，朝夕观之。超亦深达德旨，入则尽欢承奉，出则倾身下士，于是内外称美焉。顷之，立为太子。及德死，以义熙元年僭嗣伪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太上。尊德妻段氏为皇太后，以慕容钟都督中外

诸军、录尚书事，慕容法为征南、都督徐、杨、兖南四州诸军事，慕容镇加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，封孚为太尉，曲仲为司空，潘聪为左光禄大夫，封嵩为尚书左仆射，白余封拜各有差。后又以钟为青州牧，段宏为徐州刺史，公孙五楼为武卫将军、领屯骑校尉，内参政事。封孚言于超曰："臣闻五大不在边，五细不在庭。钟，国之宗臣，社稷所赖。宏，外戚懿望，亲贤具瞻。正应恭翼百揆，不宜远镇方外。今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钟等出藩，五楼内辅，臣窃未安。”超新即位，害钟等权逼，以问五楼。五楼欲专断朝政，不欲钟等在内，属有间言，孚说竟不行。钟、宏俱有不平之色。相谓曰：“黄犬之皮，恐当终补狐裘也。”五楼闻之，嫌隙渐遘。

初，超自长安行至梁父，慕容法时为兖州镇南长史悦寿还谓法曰：“向见北海王子，天资弘雅，神爽高迈，始知天族多奇，王林皆宝。”法曰：“者成方遂诈称卫太子，人莫辩之，此复天族乎？”超闻而恚恨，形于言色。法亦怒，处之处馆，由是结憾。及德死，法又不奔丧，超遣使让焉。法常惧祸至，因此遂与慕容钟、段宏等谋反。超知而征之，钟称疾不赴，于是收其党侍中慕容统、石卫慕容根、散骑常侍段封诛之，车裂仆射封嵩于东门之外。西中郎将封融奔于魏。超寻遣慕容镇等攻青州，慕容昱等攻徐州，慕容凝、韩范攻梁父。昱等攻莒城，拔之，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。封融又集群盗袭石塞城，杀镇西大将军余郁，青土振恐，人怀异议。慕容凝谋杀韩范，将袭广固。范知而攻之，凝奔梁父。范并其众，攻梁父克之，凝奔姚兴，慕容法出奔于魏。慕容镇克青州。钟杀其妻子，为地道而出，单马奔姚兴。

于时超不恤政事，畋游是好，百姓苦之。其仆射韩卓切谏，不纳。超议复肉刑、九等之选，乃下书于境内曰：“阳九数缠，永康多难。自北都倾陷，典章沦灭，律令法宪，靡有存者。纲理天下，此焉为本。既不能导之以德，必须齐之以刑。且虞舜大圣，犹命皋陶作士，刑之不可已也如是。先帝季兴，大业草创，兵革尚繁，未遑修制。朕猥以不德，嗣承大统，抚御寡方，致萧墙衅发，遂戎马生郊，典仪寝废。今四境无虞，所宜修定，尚书可召集公卿。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辈，枭斩不足以痛之，宜致烹之法，亦可附之律条，纳以大辟之科。肉刑者，乃经之先圣不刊之典，汉文易之，轻重乖度。今犯罪较多，死之者稍众。肉刑之于化也，济育既广，惩惨尤深。光寿、建兴中，二祖已议复之，未及而晏驾。其令博士已上参考旧事，依《吕刑》及汉、魏、晋律令，消息增损，议成燕律。五刑之属三千，而罪莫大于不孝。孔子曰：‘非圣人者无法，非孝者无亲。此大乱之道也’。裂之刑，烹煮之戮，虽不在五品之例，然亦行之自古，渠弥之，著之《春秋》。哀公之烹，爰自中代。世宗都齐，亦愍刑罚失中，咨嗟寝食。王者之有刑纠，犹人之左右手焉。故孔子曰：‘刑罚不中，则人无所措手足’。是以箫何定法令而受封，叔孙通以制仪为奉常。立功立事，古之所重。其明议损益，以成一代准式。周汉有贡士之条，魏立九品之选，二者孰愈，亦可详闻。”群下议多不同，乃止。

超母妻既先在长安，为姚兴所拘，责超称藩，求太乐诸伎，若不可，使送吴口千人。超下书遣群臣详议。左仆射段晖议曰：“太上囚楚，高祖不回。今陛下嗣守社稷，不宜以私亲之故而降统天之尊。又太乐诸伎皆是前世伶人，不可与彼，使移风易俗，宜掠京口与之。”

尚书张华曰：“若彼侵掠吴边，必成邻怨。此既能往，彼亦能来，兵连祸结，非国之福也。昔孙权重黎庶之命，屈已以臣魏；惠施惜爱子之头，舍志以尊齐。况陛下慈德在秦，方寸崩乱，宜暂降大号，以申至孝之情。权变之道，典谟所许。韩范智能回物，辩足倾人，昔与姚兴俱为秦太子中舍人，可遣将命，降号修和。所谓屈于一人之下，伸于万人之上也。”超大悦曰：“张尚书得吾心矣。”使范聘于兴，及至长安，兴谓范曰：“封恺前来，燕王与朕抗礼。及卿至也，款然而附。为依《春秋》以小事大之义？为当专以孝敬为母屈也？”范曰：“昔周爵五等，公侯异品，小大之礼，因而生焉。今陛下命世龙兴，光宅

五百三十八卷

西秦，本朝主上承祖宗遗烈，定鼎东齐，中分天耀，南面并帝。通聘结好，义向谦冲，使至矜诞，苟折行人，殊似吴晋争盟，滕薛竞长，恐伤大秦堂堂之盛，有损皇燕巍巍之美，彼我俱失，窃未安之。”头怒曰：“若如卿言，便是非为大小而来。”范曰：“虽由大小之义，亦缘寡君纯孝过于重华，愿陛下体敬亲之道，霈然垂愍。”兴曰：“吾久不见贾生，自谓过之，今不及。”于是为范设旧交之礼，申叙平生，谓范曰：“燕王在此，朕亦见之，风表乃可，于机辩未也。”范曰：“大辩若讷，圣人美之。况迩日龙潜凤戢，和光同尘。若使负日月而行，则无继天之业矣。”兴笑曰：“可谓使乎延誉者也。”范承间逞说，姚兴大悦，赐范千金，许以超母妻还之。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兴，言于兴曰：“燕王称藩，本非推德，权为母屈耳。古之帝王尚兴师征质，岂可虚还其母乎！母若一还，必不复臣也。宜先制其送伎，然后归之。”兴意乃变，遣使聘于超。超遣其仆射张华、给事中宗正元入长安。送大乐伎一百二十人于姚兴。兴大悦，延华入宴，酒酣乐作，兴黄门侍郎尹雅谓华曰：“昔殷之将亡，乐师归周；今皇秦道盛，燕乐来庭。废兴之兆，见于此矣。”华曰：“自古帝王，为道不同，权谲之理，会于功成。故老子曰：‘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’。今总章西入，必由余东归，祸福之验，此其兆乎”。兴怒曰：“昔齐楚竞辩，二国连师。卿小国之臣，何敢抗衡朝士！”华逊辞曰：“奉使之始，实愿交欢上国，上国既遣小国之臣，及寡君社稷，臣亦何心，而不仰酬。”兴善之，于是还超母妻。义熙三年，追尊其父为穆皇帝，立其母段氏为皇太后，妻呼延氏为皇后。祀南郊，将登坛，有兽大如马，状类鼠而色赤，集于园丘之侧，俄而不知所在。须臾大风暴起，天地昼昏，其行宫羽仪皆振裂。超惧，密问其太史令成公绥，对曰：“陛下信用奸臣，诛戮贤良，赋敛繁多，事役殷苦所致也。”超惧而大赦。诞责公孙五楼等。俄而复之。是岁广固地震，天齐水涌，井水溢，女水竭，河济冻合，而渑水不冰。超正旦朝群臣于东阳殿，闻乐作，叹音佾不备，悔送伎于姚兴，遂议入寇。其领军韩卓谏曰：“先帝以旧京倾没，戢翼三齐，苟时远未可，上智辍谋。今陛下嗣守成规，宜闭养士，以待贼衅，不可结怨南邻，广树仇隙。”超曰：“我计已定，不与卿言。”于是遣其将斛谷提、公孙归等率骑寇宿豫，陷之。执阳平太守刘千载、济阴太守徐阮，大掠而去。简男女二千五百，付大乐教之。时公孙五楼为侍中尚书，领左卫将军，专统朝政，兄归为冠军、常山公，叔父颓为武卫、兴乐公。五楼宗亲皆夹辅转左右，王公内外无不惮之。超论宿豫之功，封斛谷提等并为郡县公。慕容镇谏曰：“臣闻悬赏待勋，非功不侯。今公孙归结祸延兵，残贼百姓，陛下封之，得无不可乎！夫忠言逆耳，非亲不发。臣虽庸朽，忝国戚藩，辄尽遇款，惟陛下图之。”超怒，不答，自是百僚杜口，莫敢开言。尚书都令史王俨谄事五楼，迁尚书郎，出为济南太守，入为尚书右丞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欲得俟，事五楼。”又遣公孙归等，率骑三千入寇济南，执太守赵元，掠男女千余人而去。刘裕率师将讨之，超引见群臣于东阳殿，议距王师。公孙五楼曰：“吴兵轻果，所利在战，初锋勇锐，不可争也。宜据大岘，使不得入，旷日延时，沮其锐气。可徐简精骑二千，循海而南，绝其粮运，别敕段晖率兖州之军，缘山东下，腹背击之，上策也。各命守宰，依险自固。校其资储之外，余翻焚荡，芟除粟苗，使敌无所资。坚壁清野，以待其衅，中策也。纵贼入岘，出城逆战，下策也。”超曰：“京都殷盛，户口众多，非可一时入守。青苗布野，非可卒芟。设使芟苗守城，以全性命，朕所不能。今据五州之强，带山河之固，战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车万乘，铁马万群，纵令过岘，至于平地，徐以精骑践之，此成擒也。”贺赖卢苦谏，不从，退谓五楼曰：“上不用吾计，亡无日矣。”慕容镇曰：“若如圣旨，必须平原用马为便，宜出岘逆战。战而不胜，犹可退守。不宜纵敌入岘，自贻窘逼。昔成安君不守井陉之关，终屈于韩信；诸葛瞻不据束马之险，卒擒于邓艾。臣以为天时不如地利，阻守大岘，策之上也。”超不从。镇出谓韩卓曰：“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险，又不肯徙人逃寇，酷似刘璋矣。今年国灭，吾必死之。卿等中华之士，复为文身矣。”超闻而大怒，收镇下狱。乃摄莒、梁父二戍，修城隍，简士马，畜锐以待之。其夏，王师次东莞，超遣其左军段晖、辅国贺赖卢等六将步骑五万，进据临朐。俄而王师度现，超惧，率卒四万就晖等于临朐，谓公孙五楼曰：“宜进据川源，晋军至而失水，亦不能战矣。”五楼驰骑据之。刘裕前驱，将军孟龙符已至川源，五楼战败而返。裕遣谘议众军檀诏率锐卒攻破临朐。超大惧，单骑奔段晖于城南。晖众又战败，裕军人斩晖。超又奔还广固，徙郭内人入保小城，使其尚书郎张纲乞师于姚兴。赦慕容镇，录尚书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引见群臣，谢之曰：“朕嗣奉成业，不能委贤任善，而专固自由，覆水不收，悔将何及！智士逞谋，必在事危，忠臣立节，亦在临难，诸君其勉思六奇，共济艰运。”镇进曰：“百姓之心，系于一人。陛下既躬率六军，身先奔败，群臣解心，士庶丧气，内外之情，不可复恃。如闻西秦，自有内难，恐不暇分兵救人，正当更决一战，以争天命。今散卒还者，犹有数万，可悉出金帛宫女，饵令一战。天若相我，足以破贼。如其不济，死尚为美，不可闭门坐受围击。”司徒慕容惠曰：“不然，今晋军乘胜，有陵人之气，败军之将，何以御之！秦虽与勃勃相持，不足为患。且二国连横，势成唇齿。今有寇难，秦必救我。但自古乞援，不遣大臣则不致重兵。是以赵隶三请，楚师不出；平原一使，援至从成。尚书令韩范，德望具瞻，燕秦所重，宜遣乞援，以济时艰。”于是遣范与王薄，乞师于姚兴。

未几，裕师围城，四面皆合。人有窃告裕军曰：“若得张纲为攻具者，城乃可得耳。”是月，纲自长安归，遂奔于裕。裕令纲周城大呼曰：“勃勃大破秦军，无兵相救。”超怒，伏弩射之，乃退。右仆射张华、中丞封恺并为裕军

五百三十八卷

所获。裕令华、恺与超书，观令早降。超乃遗裕书，请为藩臣，以大岘为界，并献马千匹，以通和好。裕弗许。江南继兵相寻而至。尚书张俊自长安还，又降于裕。说裕曰："今燕人所以固守者，外仗韩范，冀得秦援。范既时望，又与姚兴旧昵。若勃败后，秦必救燕，宜密信诱范，诒以重利，范来则燕人绝望，自然降矣。"裕从之，表范为散骑常侍，遗范书以招之。时姚兴乃遣其将姚强率步骑一万，随范就其将姚绍于洛阳，并兵来援。会赫连勃勃大破秦军，兴追强还长安。范叹曰："天其灭燕乎！"会得裕书，遂降于裕。裕谓范曰："卿欲立申包胥之功，何以虚还也？"范曰："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宠，故泣血秦庭，冀匡祸难。属西朝多故，丹诚无效，可谓天丧弊邑而赞明公。智者见机而作，敢不至乎！"翌日，裕将范循城，由是人情离骇，无复固志。裕谓范曰："卿宜至城下，告以祸福。"范曰："虽蒙殊宠，犹未忍谋燕。"裕嘉而不强。左右观超诛范家，以止后叛。超知败在旦夕，又弟卓书忠无二，故不罪焉。是岁东莱雨血，广固城门鬼夜哭。

明年朔旦，超登天门，朝群臣于城上，杀马以饷士，文武皆有迁授。超幸姬魏夫人从超登城，见王师之盛，握超手而相对泣。韩卓谏曰："陛下遭百六之会，正是勉强之秋。而反对女子悲泣，何其鄙也！"超拭目谢之。其尚书令董锐劝超出降，超大怒，系之于狱。于是贺赖卢、公孙五楼为地道出战，王师不利。河间人玄文说裕曰："昔赵攻曹嶷，望气者以为渑水带城，非可攻援。若塞五龙口，城必自陷。石季龙从之，而嶷请降。后慕容恪之围段龛，亦如之，而龛降。降后无几，又震开之。今旧基犹在可塞之。"裕从其言。到是，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。超辇而升城，尚书悦寿言于超曰："天地不仁，助寇为虐，战士• 病，日就凋陨，守困穷城，息望外援，天时人事，亦可知矣。苟历远有终，尧舜降位，转祸为福，圣达以先，宜追许郑之踪，以存宗朝之重。"超叹曰："废兴，命也。吾宁奋剑决死，不能衔璧示生。"于是张纲为裕造冲车，覆以板屋，蒙之以皮，并设诸巧，城上火石弓矢无所施用。又为飞楼、悬梯、木幔之属，遥临城上。超大怒，悬其母而支解之。城中出降者相继。裕四面进攻，杀伤甚众，悦寿遂开门以纳王师。超与左右数十骑出亡，为裕军所执。裕数之以不降之状，超神色自若，一无所言，唯以母托刘敬宣而已。送建康市斩之，时年二十六，在位六年。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，至超二世，凡十一年，以义熙六年灭。

【泛说】：慕容熙之立也，年始十八，在位六年，年二十三，为冯跋所弑，时义熙三年也。超之立也，年始二十，在位六年，年二十六，为刘裕所执，送建康市斩之，时义熙六年也。当熙淫纵时，晋室虽微，刘裕甫起，姚秦元魏，气焰方炽。至如辱檀、蒙逊、李日高及柔然、契丹、刘勃勃、吐谷浑之属，日夕智力相吞噬，而熙实残折余烬，偃然自得，恣为不道，乐其所以亡者，其愚马矣固不足齿。而超雄伟有持守，累经多难，既归依叔父，获承旧物，而用匪其人，岁成大乱。乃欲烹为法，惨若申威，而又专固自矜，寡谋妄与，轻以区区之齐，挑挠江左。今口陷宿豫，明口取济南，大邦为仇，兵连祸结，奸皮痴骨，首授国烬，何不思之甚乎！

慕容钟

【晋书·载记】：慕容钟，字道明，德从弟也。少有识量，喜怒不形于色。机神秀发，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言论清辩。至于临难对敌，知勇兼济，累进奇策，德用之颇中。由是政无大小，皆以委之，遂为佐命元勋。后公孙五楼规挟威权，虑钟抑已。因观超诛之，钟遂谋反。事败，奔于姚兴，兴拜始平太守、归义侯。

史臣曰：“慕容德以季父之亲，居邺中之重，朝危未闻其节，君存遽践其位，岂人理哉！然禀亻叔傥之雄姿，韫从横之远略，属分崩之运，成角逐之资，跨有全齐，窃弄神器，抚剑而争衡秦魏，练甲而志静荆吴，崇儒术以弘风，延谠言而励己，观其为国，有足称焉。超继已成之基，居霸者之业，政刑莫恤，畋游是好，杜忠良而谗佞进，暗听受而勋戚离。先绪俄颓，家声莫振。陷宿豫而胎祸，启大岘而延敌，君臣就虏，宗庙为墟。迹其人谋，非不幸也。”赞曰：德实奸雄，转败为功。奄有青土，淫名域中。超承伪祚，挠其国步。庙失良筹，庭悲沾露。

慕容白曜

【魏书】：慕容白曜，慕容元真之玄孙。父琚，历官以廉清著称，赐爵高都侯，卒于冠军将军、尚书左丞，赐安南将军、并州刺史、高都公，谥曰简。白曜少为中书吏，以敦直给事东宫。高宗即位，拜北部下大夫，袭爵，迁北部尚书，在职执法，无所阿纵，高宗厚待之。高宗崩，与乙浑共秉朝政，迁尚书右仆射，进爵南乡公，加安南将军。刘• 徐州刺史薛安都，兖州刺史毕众敬并以城内附，诏镇南大将军尉元，镇东将军孔伯恭率师赴之。而• 东平太守申纂屯无盐，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，遏绝王使。皇兴初，加白曜使持节都督诸军事。征南大将军、上当公，屯于石高石敖，以为诸军后，继白曜攻纂于无盐，城拔。其东郭其夜纂遁，遣兵追执之，获其男女数千口。先是刘• 青州刺史沈文秀、冀州刺史崔道固并遣使内附，既而• 遣招慰，复归于• 。白曜既拔无盐，回攻升城肥城戌，主闻军至，弃城遁走，获粟三十万斛。既至升城，垣苗、麋沟二戌拒守不下。白曜以千余骑袭麋沟，麋沟溃，自投济水死者千余人。击垣苗，又破之，得粟十余万斛，由是军粮充足。先是，淮阳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克，白曜以一旬之内，频拔四城，威震齐土。显祖嘉焉，诏曰：“卿总率戎旅，讨除不宾，霜戈所向，无不摧靡，旬日之内，克拔四城，韩、白之功，何以加此！虽升城戌将房崇吉守远不顺，危亡已形，溃在旦夕，宜勉崇威略，务存长辔，不必穷兵极武，以为劳顿。且伐罪吊民，国之令典，当招怀以德，使来苏之泽加于百姓。”升城不降，白曜忿之，纵兵陵城，杀数百人。崇吉夜遁，白曜抚慰其民，无所杀戮，百姓怀之。获崇吉母妻，待之以礼。刘• 遣其将吴忄喜公，率众数万，欲寇彭城，镇南大将军尉元表请济师。显祖诏白曜赴之，白曜到瑕丘遇患，时泗水暴竭，船不得进，忄喜公退，白曜因停瑕丘。会崇吉与从弟法寿盗• 盘阳城，以赎母妻，白曜自瑕丘遣将军长孙

观等，率骑入，白马耳关赴之。观至般阳，诸县悉降。平东将军长孙陵、宁东将军尉眷东讨青州，白曜自瑕丘进攻历城，白曜乃为书以喻之曰：“天弃刘• ，祸难滋兴，骨肉兄弟，自相诛戮，君臣上下，靡复纪纲徐州刺史薛安都、豫州刺史常珍奇、兖州刺史毕众敬等，深睹存亡，翻然归义，故朝廷纳其诚款，委以南蕃，皆目前之见事，东西所备闻也。彼无监戍主申纂，敢纵奸，劫夺行人。官军始临，一时授首。房崇吉固守升城，寻即溃散。自襄城以东，至于淮海，莫不风靡，服从正化，谓东阳历城有识之士，上思安都之荣显，下念申纂

五百三十八卷

之死亡，追悔前惑，改图后悟，然执守愚迷，不能自革。猥总戎旅，扫定北方，济黄河知十二之虚说，临是境想一变之清风，踟蹰周览，依然何极，故先驰书以喻成败。夫见机而动，《周易》所称；去危就安，人事常理。若以一个为高，不悛为美，则微子负嫌于时，纪季受讥于世，我皇魏重光累叶，德怀无外，军威所拂，无不披靡，固非三吴弱卒所能拟抗。况于今者，势已土崩，刘• 威不制秣陵，政不出阃外，岂复能浮江越海，赴危救急？恃此为援，何异丁蹄涔之鱼，冀拯江海？夫蝮蛇螫手则断手，螫足则断足，诚忍肌体以救性命。若推义而行之，无割身之痛也，而可以保家宁宗，长守安乐，此智士所宜深思重虑，自求多福。”道固固守不降，白曜筑长围以攻之。长孙陵等既至青州，沈文秀遣使请降，军人入其西郛，颇有采掠，文秀悔之，遂婴城拒守。二年，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邹、守将刘休宾并面缚而降，白曜皆释而礼之，送道固、休宾及其僚属于京师，后乃徙二城民望于下馆。朝廷置平齐郡，怀宁、归安二县以居之。自余悉为奴婢，分赐百官。白曜虽在军旅，而接待人物，宽和有礼，获崇吉母妻、中纂妇女，皆别宫安置，不令士卒喧杂。乃进讨东阳，冬入其西郭。三年春，克东阳，擒沈文秀。凡获仓粟八十五万斛，米三千斛，弓九千张，箭十八万八千，刀二万二千四百，甲胄各三千三百，铜五千斤，钱十五万，城内户八千六百，口四万一千，吴蛮户二百余。始末二年，筑围攻击，日日交兵，虽士卒死伤，无多怨叛，督上土人租绢，以为军资，不至侵苦，三齐欣然安堵乐业。克城之日，以沈文秀抗倨不为之拜，忿而挞；唯以此见讥。以功拜使持节都督、青、齐、东徐州诸军事，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、济南王，将军如故。四年冬见诛。初乙浑专权，白曜颇所侠附，缘此追以为责。及将诛也，云谋反叛，时论冤之赞见《尉元传》后。

白曜少子真安，年十一，闻父被执，将自杀，家人止之曰：“轻重未可知。”真安曰：“王位高功重，若有小罪，终不至此，我何忍见父之死。”遂缢焉。白曜弟如意，亦从白曜平历下，与白曜同诛。太和中，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：“臣闻经疆启宇，实良将之功。褒德酬庸，乃圣五之务。昔姜公仗钺，开隆周之基；韩生秉旄，兴鸿汉之业。故能赏超当时，名垂前史。若阃外功成，而流言内作，人主猜疑，良将怀惧，乐毅所以背燕，章邯所以奔楚。至如邓艾怀忠，矫命宁国，赤心皎然，幽显同见，而横受屠戮，良可悲哀。及士治伐吴，奋不顾命。万里浮江，应机直指，使孙皓君臣，舆榇入洛，大功亦举，谗书骤至，内外唱和，具锦将成。微晋武之鉴，亦几于颠沛矣。每览其事，常为痛心。圣主明王，固宜深察。臣伏见故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、济南王慕容白曜，祖父相资，世酋东裔，值皇远廓被，委节臣妾，白曜生长王国，饮服道教，爵列上阶，位登帝伯。去天安初，江阴夷楚，敢拒王命，三方阻兵，达城岳峙，海贷苍生，翅首拯援。圣朝乃眷南顾，思救荒黎，大议朝堂，显举元将。百僚同音，佥曰惟允，遂推毂委诚，授以专征之任，握兵十万，仗钺一方。威陵河济，则淮徐震惧；师出无盐。而申纂授首。济北太原，同时消溃，麋沟垣苗，相寻奔走。及回麾东扫道固，衔璧般阳，梁邹肉袒，请命于时。东阳未平，人怀去就，沈文静、高崇仁拥众不朝，扇扰边服，崔僧• 、盖次阳、陈显

达连兵淮海，水陆锋起，扬旌而至，规援青齐，士民汹汹，莫不南顾。时兵役既久，咸有归心。而白曜外宣皇风，内尽方略，身怀甲胄，与士卒同安抚初附，示以恩厚。三军怀挟纩之温，新民欣来苏之泽，遂使僧• 拥徒弭旋，效顺军门，文静崇仁弃城窜海，次阳、显达望尘南奔，声震江吴，风偃荆汉。及青州克平，文秀面缚，海波清静，三齐克定，逖彼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东南，永为国有，使天府纳六州之贡，济泗息烽警之虞，开岱宗封禅之略，辟山川望秩之序。斯诚宗庙之灵。神算所授，然抑亦白曜与有力矣。及氛翳既静，爵命亦隆，荣烛当时，声誉日远，而民恶其上，妄生尤隙，因其功高，流言惑听，巧伪乱真，朱紫难辩，伤夷未瘳，合门屠戮，鸿勋盛德，蔑尔无闻。有识之徒，能不凄怆！臣谓白曜策名王庭，累荷荣授，历司出内，世载忠美。秉钺启藩，折冲敌国，开疆千里，拔城十二，辛勤于戎旅之际，契阔于矢石之间，登锋履危，志存静乱。及方难既夷，身应高赏，受胙河山，与国升降。六十之年，宠灵已极，观其立功，足明机运，岂容侥幸，更邀非望者乎？且于时国家士马，屯积京南，跨州连镇，势侔云岳，主将骁雄，按钾在所，莫不殉忠死难，效节奉时，比之不可生心，白曜足知之矣。况潜逆阻兵，营、岱厌乱，加以王师仍举，州郡屠裂，齐民劳止，神瞻俱丧，亡烬之众不可与图存，离败之民不可与语勇哉！白曜果毅习戎，体闲兵势，宁不知上民之不可藉，将上之不同己。据疆兵之势，因涂炭之民，而欲立非常之事，此愚夫之所弗为也。料此推之，事可知矣。伏惟陛下圣鉴自天，仁孝宰世，风冠宇宙，道超百王，开国以来，诸有罪犯极刑，不得骸骨者悉听收葬，大造之恩，振古未有。而白曜人旧功高，婴祸沦覆，名灭国除，爵命无绍，天下众庶，咸共哀怜。方之余流，应有差异，愿陛下杨日月之光，明勋臣之绩，垂天地之施，慰僵尸之魂，使合棺定谥，殁有余称。选其宗近，才堪驱策，赐以微爵，继其绝世，进可以奖劝将来，退可以显国恩泽，使存者荷莫大之恩，死者受骨肉之惠，岂不美哉！仰惟圣明，霈然昭览，狂瞽之言，伏待刑宪。”高祖览表，嘉愍之。

白曜弟子契，轻薄无检。太和初，以名家子擢为中散，迁宰官南安。王桢有贪暴之响，遣中散闾文祖诣长安察之。文祖受桢金宝之赂，为桢隐而不言，事发坐之。文明太后引见群臣，谓之曰：“前论贪清，皆云克修，文祖时亦在中，后竟犯法。以此言之，人心信不可知。”高祖曰：“古有待放之臣，亦有离俗之士。卿等自审不胜贪心者，听辞位归第。”契进曰：“臣甲微小人，闻识不远，过蒙曲照，虚忝今职。小人之心无定，帝王之法有常，以无恒之心，奉有常之法，非所克堪，乞垂退免。”高祖曰：“昔郑相嗜鱼，人有厌鱼者，相曰：‘若取此鱼，恐削名禄’，遂不肯受。契若知心不可常，即知贪之恶矣。何为求退？”迁宰官令。微好碎事，颇晓工作，主司厨宰，稍以见知。及营洛阳基构，征新野南阳，起诸攻具，契皆参典。太和末，以功迁太中大夫光禄少卿，营州大中正，赐爵定陶男。正始初，除征虏将军，营州刺史，徙都督沃野，薄骨律二镇诸军事，沃野镇将，转都督夷怀，荒二镇诸军事，平城镇将，将军并如故，转都督朔州，沃野、怀朔、武川三镇三道诸军事，后将军、朔州刺史。熙平元年卒。赠镇北将军、并州刺史，谥曰克。初、慕容破后，种族仍繁。天赐末，颇忌而诛之，时有遗逸不敢复姓，皆以舆为氏。延昌末，诏复旧姓。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犹号慕容，特多于他族。契长子升，字僧度，建兴太守，迁镇远将军，沃野镇将，进号征虏将军，甚得边民情和。第二子僧济，自奉朝请，稍转至五校，耽淫酒色，不事名行。契弟晖历泾州长史，新平太守，有惠政。景明中，大使于忠，赏粟二百石。卒赠幽州刺史。孙善，仪同开府主簿。

五百三十九卷

永乐大典卷之五百三十九　　一东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东方学系图书馆

容

慕容宁

【文苑英华】《庾信周柱国楚国公，岐州刺史，慕容公神道碑》：昔在殷书懋赏，周礼议勋，诸侯计功，大夫称伐，惟师尚父，昆吾载宝鼎之铭，王命尸臣。木旬邑传雕戈之赐。故知太上立德，明试以功。存有显爵之荣，殁有大名之贵，天下吊，其惟楚国乎？可以旌德景钟，勒勋彝器，式昭盛美，载扬洪烈者焉！公讳宁，字永安，昌黎徒河《周书》作何人也。都尉总六县之卿，名山称五岳之佐。燕太祖文皇帝慕容皇光，以当世英雄，奄有河朔。赵之南境，且建工城。冀之北土，仍为兴国。公即皇光之苗裔，家世燕陲，高祖侍中，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太保钅录尚书北地王。慕容超之世，番屏王室，详之燕钅录，可得称焉。鲁

祖尚书府君，因魏室之难，改姓豆卢。仍为官族，祖仕魏文成皇帝，考早亡。朝廷以庸勋攸属，恩深追远。保定三年，有诏贝鲁柱国将军，少师涪陵郡开国公，食邑二千户。公禀气中和，降祥川岳。岐疑表羁贯之年，通礼称绮纨之岁，夙著奇节，幼表大成，兄弟分果，便知推让；宾客解铃，曾无吝色。永安元年，太宰元天穆，魏室满疑辅握兵淮右，抗权江南。公时任别将，便从征伐。自是长城硖石，必先行阵。秦南陇西，每当矢石，权疑降，

乘胜，莫不前驱。策勋行赏，常居第一。永熙元年，补子都督，并加鼓节军仪，除桑乾太守，转补都督。其年以魏皇西幸，奉迎大驾，赐封河阳县开国伯，增邑三百户。俄迁大中大夫，改伯为侯，增邑合九百户，仍授使持节都督显州诸军事、显州刺史。四年迁镇东将军，金紫光禄大夫。其年秋，河桥之役，先登破阵，迁为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五年沙苑之功，加封合前二千户。俄授敷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，外深推毂，内侍集书。十五年，授右卫将军。十六年，授大将军。后魏元年，重授敷州刺史，公以先经刺举，固辞不就。三年改封武阳郡开国公，除尚书仆射，职惟赞奏，任居封掌，分左右之侍。无典举之选。属以江南阻兵，诸宫边敌，军机警急，锋镝纵横。公奉命星言，元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戎启路，总秦人之锐士，兼荆尸之广卒；水龙竞双刀之势，步骑陈四分之威。夷陵既烧，黔中方定，旋军仅旆，解甲休兵。其后凤州内判，成都外绝，公又总督众军，搜乘即道，兵不血刃，并皆擒获。迁其酋豪，纳其降附，皇朝受终。文祖革命，神宗选贤与能，改弦创制，爰降册书，授公柱国，增邑四千户。二年授同州刺史。衿带关辅，唇齿秦晋，编户殷积，邸阁储峙，藩篱是任，亲贤勿居。公建隼作牧，褰帷行部，六条斯举，百城咸观。三年授公大司寇，又以公勋庸特著，册封楚国公，食邑一万户，盖因破侯方仁等于荆陕，即其地而封焉。逖彡斗王匿，驰张刑政，式遏寇虐。于是御之以宽猛，柔远能迩。然后平之以和。舜任皋陶不仁者远，晋举随会群盗皆奔。保定四年，授岐州诸军事岐州刺史。沉痼弥留，保定五年三月四日薨于私第，春秋六十有二，诏赠某官，谥某公，礼也。十月庚申，葬于洪渎之川。驰彡孛毁宗，客车专道。玄甲被属国之兵，介士陈轻车之骑，克善令终，生荣死感，呜呼哀哉！经德秉哲，体道居贞，履贵思冲，居盈一作满念损。澄波千亩，不能变其清浊；高墙百仞，无以测其污隆。立身行已，居安如坠，亡躬殉义，视岭若夷。至于将略应变出奇，设伏太一风角之占，常从星辰之候，舟娄船战阵之钅录，强弩驰射之书，莫不动会机神，发符雷电。梯冲所向，地靡百楼之城；长戟所临，野阙疑三门之阵。是以斩将搴旗，四十三战，尊官厚禄，三十七年。武彰七德之义，歌诵九功之业，迹纪庸器之文，行昭易名之典。昔臧文既殁，穆叔称其立言；郑侨云亡，宣尼泣其遗爱；德阳青石之墓，千年未平；板江白虎之碑，百代无毁。敢因斯义，乃作铭曰：辽水之东，冀州之北，既曰都尉，兼称属国。敛气余勇，雄边遗则，孝实天经，忠为令德。冠冕世禄，羽仪祚胤，俗被燕丹，风渐英蔺。劬劳行役，辛若行阵，勇过溺骖，气喻瓦震。土国克生，思皇多士，温温恭人，谦谦君子。拥旄仗节，出蕃入仕，寺节五朝，建千里。时逢改祚，名载策勋，淮阴召拜，昭阳破军。职司刑政，狱慎深文，沈羊不饮，萑盗无闻。巴庸薄伐，江汉专征，军总四校，兵兼七营。运长击短，后实先声，增垒威敌，减灶潜兵。钟鸣夜漏，日希露朝阳，邑里萧索，帷幄荒凉。丰碑下柩，题凑迁丧，宫临樗里，台倾孟尝。宅兆戒期，远辰告筮，德遗身后，名昭没世。馆舍长捐，泉扃永闭。晏婴悼齐，柳庄悲卫。风秋北原，日没川逝，葬田旧顷，客土新封。泪堕片石，剑挂孤松。清徽令范，千载遗踪。

慕容俨

【北齐】《列传》：慕容俨，字恃德，清都成安人，慕容之后也。父吨头魏南顿太守，身长一丈，腰带九尺。武平初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尚书左仆射，持节都督，沧恒二州军事，恒州刺史。俨容貌出群，永冠甚伟，不好读书，颇学兵法，工骑射。正光中，魏河间王元琛率众救寿春，辟俨左厢军，主以战功，赏帛五十疋。军次西硖石，因解涡阳之围，平仓陵城荆山戌，梁遣将郑僧等要战，俨击之，斩其将萧乔，梁人奔遁。又袭破王神念等军，拎二百余人，神念仅以身免。三年梁遣将，攻东豫州，大都督元宝掌讨之，俨为别将。郑海珍与战，斩其军主未僧珍，军副泰太。又击贼工敬于阳夏平之。孝昌中，尔朱荣入洛，授俨京几南面都督。永安中，西荆州为梁将曹义宗所围，俨应募赴之。时北育太守宋带剑

谋叛，俨乃轻骑出其不意，直至城下，语云：“大军已到，太守何不迎？”带剑造次

五百三十九卷

惶恐，不知所为，便出迎。俨即执之，一郡遂定。又破梁将马元达，蔡天起，柳白嘉等，累有功。除强弩将军，与梁将王玄真，董当门等战，并破之。解穰城围，克复南阳新乡，转积射将军，持节豫州防城大都督。尔朱败，与豫州刺史李恩归高祖，以勋累迁安东将军，高梁太守，转五城太守。《北史》云：见东雍州刺史潘相乐长揖而已。丞尉以下，数罗其罪，乃谓俨曰："府君少为群下屈节。"俨攘袂曰："吾状貌如此，恒望人拜，岂可拜人？"神武闻二人在边不和，征相乐还朝，以俨代为刺史，迁东荆州刺史。行次长社，忽为其部下人所执，将投山贼张俭，为守人王崇祖私放获免。神武仍授以军司共击平俭，始得逵州。沙苑之败西魏，荆州刺史郭鸾率众攻俨，拒守二百余日，昼夜力战，大破鸾军，追斩三百余级，又擒西魏刺史郭他。时诸州多有翻陷，惟俨获全，进号镇南将军。武定三年，率师解襄州围，频使茹茹又从攻玉璧，赐帛七百疋，并衣帽等。五年镇河桥五城，侯景叛，俨击陈郡贼，获景麾下尸中狄曷赖，及伪署太守郑道合，兖州刺史王彦夏，行台狄畅等，擒斩百余级。旋军项城，又擒景伪署刺史辛光，并及蔡遵，并其部下二千人。六年除谯州刺史，屡有战功，多所降附。七年，又除胶州刺史。天保初，除开府仪同三司。三年梁司徒陆法和，仪同宋子臣[illegible]等，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内附。时清河王岳，帅师江上，乃集诸军议曰："城在江外，人情尚梗，必须才略兼济，忠勇过人，可受此寄耳。众咸共推俨，岳以为然。遂遣镇郢城，始入便为梁人都督侯王真。仟约率水陆军奄至城下。俨随方御备，王真等不能克。又于上流鹦鹉洲上，造荻艹洪，竟数里以塞船。路人信阻绝，城守孤悬，众情危惧，俨导以忠义，又悦以安之。城中先有神祠一所，俗号城隍神，公私每有祈祷，于是顺士卒之心，乃相率祈请，冀获冥• 。须臾冲风炎欠起，惊涛涌激，漂断荻艹洪。约复以铁钅巢连治，防御弥切。俨还共祈请，风浪夜惊。艹洪复以断绝，如此者再三，城人大喜，以为神功。王真移军于城北，造栅置营，焚烧坊郭，产业皆尽。约将战士万余人，各持攻具于城南，置营垒，南北合势。俨乃率步骑出城，奋击大破之，擒五百余人。先是郢城下，兼十[illegible]颓坏，俨更修缮城雉，多作人楼，又造船舰，水陆备具。工无暂阙，萧循又率众五万与王真约合军，夜来攻击，俨与将士力战，终夕至明，约等乃退，追斩王真骁将张白石首，王真以千金赎之，不与。夏五月王真约等，又相与并力悉众攻围，城中食少，粮运阻绝，无以为计，唯煮槐楮桑叶，并艹宁根水萍，葛艾等草，及靴皮带筋角等物而食之。人有死者，即取其肉，火熟分啖，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唯留灰骨。俨犹申令将士，信赏必罚，分甘同苦，死生以之。自正月至于六月，人无异志，后萧方智立遣使请和，显祖以城在江表，护守非便，有诏还之。俨望帝悲不自胜，帝呼令至前，执其手，持俨须鬓，脱帽看发，叹息久之，谓俨曰："观卿容貌，朕不复相识，自古忠烈，岂能过此？"俨对曰："臣恃陛下威灵，得中愚节，不屈竖子，重奉圣颜。今虽夕死，没而无恨。"帝嗟称不已。除赵州刺史，进伯为公，赐帛一千疋，钱十万。九年又讨贼有功，赐帛一百疋，钱十万。十年诏除扬州行台，与工贵显侯子监将兵卫，送萧庄筑郭默若邪二城。与陈新蔡太守鲁悉达战大蛇洞，破走之。又监萧庄王琳军，与陈将侯，王真侯安都，战于芜湖败归。皇建初，别封成阳郡公。天统二年，除特进。四年十月又别封猗氏县公，并赐金银酒钟各一枚，胡马一疋。五年四月进爵为义安王，武平元年出为光州刺史。俨少任侠，交通轻薄，遨游京洛间，及后征讨，每立功效，经略虽非所长，而有将帅之节。所历诸州，虽不能清白守道，亦不贪钱。卒赐司徒尚书令，子子禺页给事黄门侍郎。《北史》云："子会位郢州刺史，周武帝平邺，使其子送束夕真喻之。子会枷其子付狱，寻赦书至，云行台武王已降，子会乃与寮属，北面恸哭，然后奉命。尔朱将帅义旗建，后归顺立功者，武威牒舍乐，代郡范舍乐，亦致通显。牒舍乐，少从两朱荣为军主统军，后西河领民都督，两朱兆败，率众归高祖，拜镇西将军，金紫光禄大夫，以都督桌隶侯景。破贺拔胜于穰城，又与诸将讨平青兖荆三州，拜镇西将军营州刺史。天保初，封汉中郡公，后因战没于关中。范舍乐有武艺，筋力绝人。魏末从崔暹李崇等，征讨有功，授统军。后入两朱荣军中，频有战功，授都督。后随尔朱兆破步藩于梁郡，高祖义旗举，弃兆归信都，从高祖破兆于广阿韩陵并有功，赐爵平舒男。每从征役，多有克捷，除相府左厢大都督，寻出为东雍州刺史，世宗嗣事对平舒县侯，拜仪同。天保中进位开府，又有代人厂车狄。伏连字仲山，少以武干，事两朱荣，至直门合将军。后从高祖建义，赐爵蛇丘男，世宗辅政，迁武卫将军。天保初，仪同三司。四年除郑州刺史，寻加开府。伏连质朴，勤于公事，直卫宫阙，晓夕不离帝所，以此见知。鄙　愚狠，无治民政术，及居州任，专事聚敛，性又严酷，不识士流。开府参军，多是衣冠士族，伏连加以捶挞，逼遣筑墙。武平中封宜都郡王，除领军大将军。寻与王郎琊王俨杀士门开，伏诛。伏连家口有百数，盛夏之日，料以仓米二升，不给盐菜，常有饥色。冬至之日，亲表称贺，其妻为设豆饼，伏连问此豆因何而得，妻对向于食马豆中，分减充用。伏连大怒，曲马掌食之人，并加杖罚。积年赐物，藏在别库，遣侍婢一人，专掌管。每库检阅，必语妻子云此是官物，不得辄用。至是簿车录，并归天府。赞见《齐书列传·张琼传》后。

段丰妻慕容氏

【晋书列女传】：段丰妻，慕容氏德之女也。有才慧，善书史，能鼓琴，德既僭位，署为平原公主。年十四，适于丰，丰为人所谮被杀。慕容氏寡归，。将改适伪寿光公余炽，慕容氏谓侍婢曰："我闻忠臣不事二君，贞女不更二夫。段氏既遭无辜，已不能同死，岂复有心于重行哉！今主上不顾礼义嫁我，若不从则违严君之命矣。"于是克日交礼，慕容氏

姿容婉丽，服饰光华，炽睹之甚喜，经再宿，慕容氏伪辞以疾，炽亦不之逼。三日还第，沐浴置酒，言笑自若，至夕密书其裙带云：“死后当埋我于段氏莫侧，若魂魄有知，

五百三十九卷

当归彼矣。”遂于浴室自缢而死。及葬，男女观者数万人，莫不叹息曰：“贞哉公主！”路经余炽宅前，炽闻挽歌之声，恸绝良久。

太宁郡君慕容氏

【宋欧阳公集】《韩国公夫人太宁郡君慕容氏墓志铭》夫人姓慕容氏，赠太保章之曾孙，赠中书令河南郡王延钊之孙，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。河南王有功于国，为时名臣。夫人以贤女选为韩国公从蔼之配。韩公彰化军节度使舒公之子，事其亲以孝。而夫人承其夫以顺。事其舅姑以礼，下其妾胜以仁，抚其子嫡庶以均，故其内外宗姻，莫不称其能。封太宁郡君，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，享年五十有六，子男十人。长曰世丰，赠右骁卫大将军；次曰世宣，赠均州防御使；次曰世准，世雄，世木，世纲，皆诸侯将军。次曰世岳，世瓜央，世庸，家作膺皆太子率府副率。女三人：长适高允怀；次适张张承训；次适郑偃，皆右侍禁。余皆幼，以嘉• 五年十月乙酉，举夫人之丧，合葬于韩之墓，铭曰：承夫以顺，为妇以勤。逮下以恩，爱子以均。以成厥家，以播其芬。

永安县群慕容氏

【宋欧阳公集】《右屯卫将军夫人永安县君慕容氏志铭》。永安县君慕容氏者，皇后孙赠右屯卫大将军，仲謇之配也。曾祖隐，赠左千牛卫大将军。祖兴，号州围练使。父守恩，左班殿直，年十七，选为屯卫之配。有子二人：长曰士洁，太子右监门卫率府；率早卒次士寻又萑，太子右内率府副。率女一人尚幼。夫人以嘉• 三年三月丙戌，以疾卒。享年二十有五。嘉• 五年十月乙酉，合葬于仲謇之墓。铭曰：选以贤配，封以夫人贵。殁而从之，安于此位。

恭人慕容氏

【宋何澹小山杂著】《故恭人慕容氏慕志》恭人慕容氏，其上世曰延钊，佐太祖定天下，

启王爵。其四世孙曰彦逢，位文昌，门风始振。彦逢之弟彦季，以朝请郎提举京西坑冶。赠中散大夫，娶安定郡王之侄女。是生恭人，六蜚南巡，提举挈其族，家毗陵之义兴。故慕容为毗陵著姓。恭人讳缊慈，生而壮丽，淑惠天成，长择所归于吴氏。吴氏亡，无嫡子，再归于转远朱公正纯。朱公性耿介，仕州县至拥麾乘轺、咸著声绩，所至以严见惮，有古廉能风，恭人以正规助为多，转运前娶应氏生子曰佚。郊恩有废疾，将属恭人之子。恭人义不可，曰："使吾子当食禄虽迟何害？"母使人以厚薄窥我，卒先之期年而卒。恭人哀伤甚于已出，转运捐馆舍。恭人又力，整治内外，率以勤俭，靡事不中。绳墨小人斩斩，如转远生存时。每晨兴顺指家务，罢则彡番《金刚经》二卷。日一齐为常，性好施，喜作释家缘事，以为因果可证。复授道家录，间茹荤亦不过一品。性不喜自奉，附于彭华乡禄山，转运公之墓。初恭人既丧，诸子饬二孙以寄门户。暇日从容置酒，使知旧事。曰："汝祖自亻卒京口，被苻擢漕广东，徙湖南，远宦数千里。子弱指众，吾经纪细碎，略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无遗漏。番禺、珠翠窟穴、未尝治首饰，饮食陈水陆，不敢下筋。湖南供堂什器悉检校以归公帑。行抵中涂，有乳婢私携坐褥，即叱还之。士大夫所至，多以不贤妇，丧其廉节。吾每旦夕念惧一毫累汝祖也。今幸见汝等成立，更能读书，勤俭不坠基绪，吾瞑目亡憾矣！呜呼！恭人卓识如此。某愚无似，跑起得同子姓。每叹恭人之齐家律己，以为近世所希有。去岁奴手舟相过，忄卷忄卷惜别，将恭人之良疆，尚能复来，孰谓庆吊相寻于门乎！葬有期元龟谒铭，乃泣而铭曰：恭人之生，问关百罹。作善有报，八秩维祺。岂惟与年，极乐是归。夜旦有常，庆吊踵门。宅彼禄山，利其后昆。

夫人慕容氏

【宋叶石林建康集】《夫人慕容氏墓志铭》：绍兴九年，某被命安慰江东，选诸僚，得上元丞赵君公泉。识虑深远，儒学饰吏，奏辟为干办公事。适值防江回禄，事随日生，凡兴葺悉委之。十一年柘皋之役，遣诣军前计事，闻其母谓之曰："汝勿以我为念，当书忠公家。"因与其子偕出门，而之长子所。某固敬之。明年以疾来告，继闻不起。某亟走介致赙赠。未几二子以周君葵之行状来请铭。夫人之贤，非某其谁铭。夫人姓慕容氏，河南人，河南郡王延钊之曾孙。祖理，父彦义，母王氏夫人。幼庄栗谨孝，叔父尚书公讳彦逢为择配。时朝议大夫赵君讳望之，负贤德。时承平讳言兵，君推广李卫公六花阵法以献，俾试中书，尚书公遂以夫人归之。事二姑悉得其欢心，闺门肃然。朝议君以所生夫人捐馆，忧毁伤生。夫人方三十，躬蹈艰苦，保养诸孤，择名儒以训子，故二子俱擢第。诸女皆适贤士。干办君，初调随州司仪曹事，南道总管张文忠公叔夜，辟置幕下，力赞勤王，从其行。会有旨，令回京师。再告急，文忠公领兵复勤王。夫人长子时为邓州穰县丞，率民兵以从，干办君奉夫人复随。道遇剧寇，围之数重皆失色。夫人呼其首至舆前，告之曰："京城失守，两宫北狩，正忠臣义士取功名之秋，况汝等皆国家儿郎，何苦作此！我长子已率兵勤王，此次子也。能从吾儿可转祸为福。"众罗拜曰："知吾母来迎候耳，非有他也。"夫人命干办君统之，誓于众，南下至枣阳。闻于州，方以乏兵为忧，遂俾干办君带兵知枣阳。君朝夕训练，声誉隐然。薛广王在不敢犯境，从他道破隋。君提师收复，闻于朝道梗不得通。明年新知州杨辶卓来交事，侍夫人避地大洪，不独免于难，卒保一城生聚。夫人胆略，烈丈夫有所不能。晚年康强，二子互迎之官。诸婿亦显，士林荣之。绍兴十二年冬十二月十三日，以微疾不起。享年六十有五。以二子陆朝封太宜人。明年春二月九日丙申，葬于常州宜兴悬永丰乡。太一山之原，长男公醴，左朝奉郎，新通判建康军府事。次公泉，左承议郎江南东路安抚大使司，干办公事。女适进士沈师• ；次适迪功郎褚震；次适进士陈元基；次适左承议郎直秘阁，权发遣襄阳军府事蔡安强；次适从政郎钱露。孙男彦衍，彦卫。孙女适迪功郎，静江府司户参军韩恂胄。夫人平居寡言笑，不见喜愠，遇事英发，训其子曰："持身以节俭为先，当官以勤恕为本。汝父用是道，积以及汝，究内典。尝自赞喜神曰：'丹青得意以为真，一笔扫成身外身。不二法中无这个，到头那个是真形。'"呜呼！女使所书，嘉言善行固多矣。未若夫人在父母家为淑女，既嫁为孝妇，相夫为令妻，

教子为贤母。忠言可以回强暴之听，高见足以脱危急之难。斯可铭已。铭曰：赫赫勋阀，庆源委长。奕世载德，缵懿流芳。笃生夫人，正靖慈惠，承上抚下，内行潜备。来嫔大家，令问肆扬。艹频藻丰修，肃恭齐庄。为父圭刂股，祷姑然香。旋获感应，孝德弥彰。夙择名师，用训厥

五百三十九卷

子。连登桂籍，侍迎就仕。中原多虞，挈家南来。遇事英发，狂暴亦回。深惟懿范，宜享百年。爰卜新宫，永丰之原。既固既安，克昌厥后。刻此铭诗，以昭贤母。

安人慕容氏

【宋韩驹陵阳集】《安人慕容氏墓志铭》：宜兴蒋季平丧其妻慕容氏，过时而哀不忘。余往吊之，季平曰："非丧吾妻也，丧吾贤友生也。"因谓余称其贤，余盖耸然异之。然后知季平非溺于爱，其不忘固当。及将葬乞铭，夫铭墓，非古也。铭及妇人，益非古。又无行事可书，诚如季平言。安人，女而孝，妇而恭，娣姒而和，妻而顺。亲属见之归曰："使吾妇得如慕容氏可矣！"为娣姒者亦然，殁而哭之皆悲。使其夫怀其义，可谓贤已。是宜为铭，乃序曰：安人父彦逢，故刑部尚书太子宾客。母葛氏，晋康郡太夫人。慕容世为河南著姓。国初延钊以功为河南王，而其别子有为宜兴吏者，卒葬宜兴，因家焉。三世而尚书显，安人少禀庭训，慈详可顾，其侪丽服游观，心不善之。年十九嫁季平，调娱上下无间言，诵经文，知名孝，议论纟丽纟丽，不类闺闼中语。至与季平商榷进退，凛然如老书生，疾革气不乱，谓季平曰："吾舅姑老矣，子尚自爱，无以吾故伤其意。"乃瞑无余语，实宣和四年九月辛丑，寿二十八殡于城东佛舍。明年归葬宜兴，殁赠安人。一子未日卒，季平名宁祖。故观文殿学士之奇之孙，大司乐王皆之子，及进士第，仕为校书郎，好学而文声用称籍甚。然季平自谓安贫守义，视富贵不汲汲。盖安人有助云。铭曰：猗嗟安人谒其芳，中心宏宽外齐壮。和协先后严尊章，天若相之宜寿康。始生江险嫔大梁，客土脆薄非其藏。舟楫轻利时日良，魂兮安虞归故乡。卜灵之宫门必高冈，琢石铭之发幽光。

永乐大典卷之五百四十　　一东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东方学系图书馆颂

【洪武正韵】：以中切。《汉惠帝纪》：有罪当盗者皆颂系。颜师古曰：古者颂与容同。《刑法志》注，颂，谓宽容之，不桎梏也。又，鲁徐生善为颂。苏林曰：汉旧仪有二郎为颂，貌威仪。又送韵，从公从页。本颂貌字，取其形容盛德，因借为歌颂字。

国　　颂

【管子】：注，颂，容也，谓陈为国之形容。凡有地牧民者，务在四时，四时所以生成万物也。守在仓廪，食者，人之天也。国多财则远者来，地辟举则民留处。举，尽也。言地尽辟则人留而安居处也。仓廪实，则知礼节；衣食足，则知荣辱；上服度，则六亲固；服，行也。上行礼度，则六亲各得其所，故能感恩而结顾也。四维张，则君令行。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。文巧者，刑法所由生。守国之度在节四维，顺民之经在明鬼神，祗山川。鬼神山川，皆有尊卑之序，故敬明之。敬宗庙，恭祖旧，谓恭承先祖之旧法。不务天时则财不生，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。野芜旷则民乃艹官。艹官当为奸。上无量则民乃妄，文巧不禁则民乃淫，不璋两原，则刑乃繁，璋当为章。章：明也。两原：谓妄之原，上无量也，淫之原，不禁文巧也。能明此法者则刑简。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，不悟鬼神有尊卑之异也。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，言能登封降禅祗祀山川，则威令远闻。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。校：效也。君无所尊，人亦效之。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

五百四十卷

溶

【洪武正韵】：以中切，水貌，又董韵。

【顾野王玉篇】：俞种切，又音容。

【丁度集韵】：余封切。

贯涵溶

【抱朴子·内篇】：畅玄卷云：凌六虚，贯涵溶。详玄。

二川溶溶

【唐杜牧樊川集】《阿房宫赋》：二川溶溶，流入宫墙。

恩鸿溶

【李翰林集】：恩鸿溶兮泽汪氵岁。

暗溶溶

【宋苏东坡集】：残雪照山光耿耿，轻冰笼水暗溶溶

【洪武正韵】：以中切。芙蓉生于水者，即荷华也。古诗，涉江采芙蓉。生于木者，亦名拒霜。《楚辞》：搴芙蓉兮木末。又苁蓉，药名也。《徐干七喻》：悬明珠于长韬，烛宵夜而为阳。玄鬓拟于云雾，艳色过乎芙蓉。

【郭守正紫云韵】：荷华未发为菡萏，已发为芙蓉。

【字博义】：说文芙蓉峰在衡山。李诗，青天削出金芙蓉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木芙蓉

【格物从谈】：芙蓉之名二：出于水者，谓之水芙蓉，荷花是也。出于陆者，谓之木芙蓉，此花是也。此花丛高丈余，叶大盈尺，枝干交加，冬凋夏茂，及秋半始着花，花时枝头蓓蕾，不计其数，朝开暮谢。后陆续颇与牡丹芍药相类。但牡丹芍药之花，不如是之夥且繁也。然此花以色取而无香，有红者，有黄者，有白者，有先红而后白者，又有千叶者，非一种而已。况此花又最耐寒，八九月余，天高气爽，春意自如，故亦有拒霜之名。世俗多于近水栽插而茂，因号曰水莲，审然矣。

【古今事通】：老圃云：芙蓉花根三年不除杀人。李白诗，昔为芙蓉花，今为断肠草。

【农桑撮要】：候芙蓉花开，带青秸沤过，取皮可代麻荣。

【镇江志·草木记】：产于陆者曰木芙蓉，按《楚辞》搴芙蓉兮木末，特假物为喻。言芙蓉在水而求之木，不可得也。二花颜色相类，后人借此语以名之尔。

【种艺必用】：邛州有弄色木芙，初日白，明日鹅黄，又明日浅红，又明日深红，比落微紫色。又谓之文官花。芙蓉隔夜以靛水调纸蘸花芯上，以纸裹，来日开成碧色花，五色皆可染。

【梁书】：昭明太子游后池，乘雕文舸摘芙蓉，姬人荡舟没溺，得出，因动股寝疾薨。

【元廉文靖公集】《燕集芙蓉花序》：木芙蓉，华与菊时，性喜暖，恒产南土。繁于中州，前未闻也。友人周介甫，始移自汉中，植于咸宁之。甫张别业，每于其荣，辄邀宾朋。具木尊俎以乐之。时天高气清，凌霜未肃，听流水蠲丝竹，倚方丛当妓丽，而嫣然其颐，灼然其媚，姹然其艳；粲然其蔚。逐客献态，又非阳春凡卉之所可厕。已而耀灵西沈，则酣

然其寐。是有以象夫道义之士，顺阳以逆晦，于是羽觞纵横，笑歌迭作。客辍杯而言曰，追玩以废光阴，块默以孤景物。俱未适夫中。盖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也。今日之集，岂徒然哉？介甫欲述以辞，俾余为引。

【王维诗】：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

【李德裕诗】：玉女龙朱裳，重重映皓质。晨霞耀丹景，片片明秋日。兰泽多众芳，妍姿不相匹。

【韩昌黎诗】《木芙蓉诗》：新开寒露丛，远比水问红。露，方作路。问，或作边，皆非是。艳色宁相妒，嘉名偶自同。采江官渡晚，搴木古祠空。方，从杭蜀。馆，本官渡，作秋节。祠作辞。又云，阁本作：秋江官渡晚，寒木古祠空。洪本校从：采江官渡晚，搴木古祠空。按，古诗有，涉江采芙容，正谓荷花。又《九歌》，搴芙蓉兮木末，则谓搴之，非其地也。此以二花对喻，谓将采之江，则秋节已晚。将搴之木，则古辞所喻为无益。盖诗人强彼弱此意也。今按方说非是，盖此诗言荷花与木芙蓉生不同处，而色皆美，名又同，故以采江搴木二事相对。言其生处，而《九歌》者，祭神之辞，故曰古祠也。如此，则此诗从头至此六句，意皆联属。然嘉· 杭本已如此，非洪意定也。愿得勤来看，无令便逐风。愿得，或作须劝。

【柳宗元集】：湘岸移木芙蓉，植龙兴精舍。木芙蓉，拒霜也。有美不自蔽，安能守孤根。盈盈湘西岸，秋至风露繁。丽影别寒水，禾农芳委前轩。芰荷谅难杂，反此生高原。

【霍总诗】《木芙蓉》：本自江湖远，常闻霜露余。争春候浓李，得水忆红蕖。孤秀曾

五百四十卷

无偶，当门幸不钮。唯能政摇落，繁彩照阶除。

【赵彦朝诗】《秋朝木芙蓉》：水面芙蓉秋已衰，繁条偏是著花迟。平明露滴垂红脸，似有朝开暮落悲。

【白居易诗】《木芙蓉花下招客饮》：晚凉思饮雨三杯，召得江头酒客来。莫怕秋无伴醉物，水莲花尽木莲开。

【黄滔诗】《木芙蓉三首》：黄鸟啼烟二月朝，若教开即牡丹饶。天嫌青帝恩光盛，留与秋风雪寂寥。　却假青腰女剪成，绿罗囊绽彩霞呈。谁怜不及黄花菊，只遇陶潜便得名。须到露寒方有态，为经霜裹稍无香。移根若在秦宫里，多少佳人泣晓妆。

【刘兼诗】《木芙蓉》：素灵失律诈风流，强把芳菲半载偷。是叶萎蕤霜照夜，此花烂熳火烧秋。　谢莲色淡争甚重，陶菊香浓亦合羞。谁道金风能肃物，因何厚薄不相侔。

【洪适盘洲集】《木芙蓉》：《离骚》：采薜荔兮水中，搴芙蓉兮木末。盖言水中无薜荔可采，木末无芙蓉可搴，犹缘木求鱼之意。与古诗《涉江采芙蓉》，皆指藕花也。韩文公《木芙蓉诗》云，采江官渡晚，搴木古祠空。乃误用耳。非陆有芙蓉，名同物不同。采江搴木句，作么误韩公。

【朱晦庵集】《木芙蓉》：红芳晓露浓，绿树秋风冷。共喜巧回春，不妨开弄影。

【许纶诗】《木芙蓉》：津陆元殊种，名称偶尔同。秋光波底见，堤上忆苏公。《次韵方叔媚川图，亭上观芙蓉》：筛霞擘锦炫晴空，碧玉芙蓉晚更红。只道商秋为素景，也教春色艳秋风。

【许木非诗】《木芙蓉》芙蓉艳金谷，秋色锦机中。霜树不知丑，叶与花争红。

【宋景文公集】《木芙蓉》：芙蓉本作树，花叶两相宜。慎勿迷莲子，分明立券辞。齐时童谣云：千金买药园，中有芙蓉树。正指此木芙蓉耳。一作淮南守，再逢霜艳新。花前今日酒，却是去年人。予去秋已有木芙蓉四曲，故有是句。《木芙蓉盛开四解》：木末芙蓉语，当时不谓真。今来木末见愁杀拟骚人。《楚辞》：搴芙蓉兮木末，盖指芙蓉假为喻尔。• 尘轻抱蕊，宫缬巧收丛。青女由来妒，冯君浅作红。浩露津缃，尖风猎绛英。繁霜不可拒，慎勿爱空名。俗虽名拒霜花，其实逢霜即悴矣。千绕青丛外，携觞只自留。晚花兼素发，同是一悲秋。《江南木芙蓉》：张子春云：其高如树，中山地寒才数尺，花瘠色淡，八月已开。　江南高北树，塞北仅成丛。向晚谁争艳，防寒浅作红。弄条风淅淅，御蕊蝶匆匆。且作黄花伴，无今叹　空。

【梅圣俞苑陵集】《厂解后木芙蓉》：托根地虽卑，凌霜花亦茂。物禀固不迁，人情自为陋。幸与时菊开，谁嗟发孤秀。楚人搴木末，已见离骚就。

【司马温公传家集】《未开木芙蓉》：木末采芙蓉，骚人歌所无。何言霜华艳，不与水芝殊。香苞麝脐结，茂叶桐阴敷。岂若龟巢类，飘零老五湖。

【诗海绘章】《木芙蓉花》：孤芳托寒木，一晓一番新。春色不为主，天香难动人。丹枫见流落，黄菊伴因循。莫讶偏相爱，衰迟似我身。

【李石方舟集】《木芙蓉》：荣枯一气内，造化本自公。春花与秋蒂，孰云有不同。试看木芙蕖，雨露滋芳丛。嫣然生百巧。秀色倾房栊。婢子有不惬，偃蹇霜枝红。溪柳疏其西，池荷亚其东。等作一物看，曾是烦春工。开阖寓至理，岁事号秋风。此有桃李场，感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叹无言中。

【王黄州小畜外集】《栽木芙蓉》：忆在长洲县，手植芙蓉花。春栽秋成树，枝叶青婆娑。八月寒露下，朵朵开红葩。轻团蜀江锦，碎剪赤城霞。香侵宾朋坐，艳拂人吏衙。凌霜伴松菊，满地如桑麻。岁寒万木脱，斫笋留根查。春雷一声动，又长新枝柯。良因地脉宜，岂在人力多。今来帝城里，赁宅如蜂窠。阶前栽数根，换土拥新沙。浇溉汲御沟，盖覆堆野莎。经春不出土，入夏方有芽。穷秋竟憔悴，花小尤不嘉。地气移物性，自念良可嗟。还同山野人，强为簪组加。妨贤将致诮，薄俸未充家。所以多病身，少年双鬓华。紫微虽云贵，白发将奈何。会当求山郡，卧理寻烟萝。奉亲冀丰足，委身任蹉跎。终焉太平世，散地恣狂歌。

【陈古灵集】《中和堂木芙蓉盛开戏呈子瞻》：千林寒叶正疏黄，占得珍丛第一芳。容易便开三百朵，此心应不畏秋霜。

【宋景文公集】：寒圃萧萧雨气收，敛房障叶似凝愁。情知边地霜风恶，不能将花剩占秋。

【王安石临川集】《木芙蓉》：木芙蓉，今芙蓉也。水边无数木芙蓉，露染胭脂色未浓。政似美人初醉著，强抬青镜欲妆慵。薛能诗：记得玉人初病起，道家装束厌穰时。杜荀鹤诗：早被婵娟误，欲妆临镜慵。承恩不在貌，教妾若为容。风暖鸟声碎，日高花影重。年年越溪女，相忆采芙蓉。

【王之道相山集】《题乌江官舍木芙蓉》：桃叶萧疏柳叶黄，清寒应怯夜来霜。芙蓉雅与秋相好，独对层台试晓妆。

【吕东莱诗】《木芙蓉》：小池南畔木芙蓉，雨后霜前着意红。犹胜无言旧桃李，一生开落任东风。

【郑刚中北山集】：池边几簇木芙蓉，裹露栖烟花更浓。地有鲜鲜金菊对，赏时莫惜醉千钟。

五百四十卷

【胡铨澹庵集】：十二月二十四日问谭孔昭疾，见庭下雨中花，云木芙蓉也。《楚词》云，搴芙蓉兮木末，言芙蓉水花，不在木末也。　幽花卧雨滋溅泪，秀色可人羞治容。却笑楚人非博物，不知木末有芙蓉。

【史浩贸阝峰漫录】《即席赋木芙蓉》：贸阝盈盈伫立傲秋霜，露染胭脂作青色妆。正似瑶池见金母，醉归未脱绿衣掌。

【张约斋湖南集】《苏堤观木芙蓉，因见净慈明上人，翌日惠诗，酬赠二绝》：来访秋花本为诗，酒杯征逐负幽期。山中圣出明书记，还了清游一段奇。口边白醭公家事，坐上清狂我辈真。会乞一闲归故隐，定因能赋结高人。《池上木芙蓉欲开，述兴二首》：芙蓉环望压波明，燕尾舟从绿处撑。待得花成红沓隋，老夫天地锦纵横。岸巾三酌便酣眠，堕地鸾笺写未全。明日满城人定说，若无诗累是神仙。《题羔羊斋外木芙蓉》：慵妆酣酒夕阳浓，洗尽霜根看绮丛。绿地团花红锦障，不知庭院有西风。《窗前木芙蓉》：辛苦孤花破小寒，花心应似客心酸。更凭青女留连得，未作愁红怨绿看。

【赵蕃淳熙稿】《木芙蓉》：三两芙蓉并水丛，向人能白亦能红。浩然不在芍药下，如何独占晚秋风。

【刘忠肃公集】：谁染轻红皱万囊，靓如妆面照寒塘。蜀葵千叶仍陪菊，芍药重台更耐霜。

【吕南公灌园集】《晓过城隍街马上看木芙蓉》：秋来风味苦阑珊，偶为繁红略据鞍。何处更期征雁过，祗今聊作故人看。三冬已至休争气，九月将残未觉寒。自有荣华趁时节。免从兰菊论丰端。

【王之道相山集】《次韵徐伯远木芙蓉》：千林摇落见孤芳，销得诗人赋拒霜。高压菊花还独步，静窥池水试新妆。自怜衰病追欢懒，忽睹骚吟引兴长。何必采江重比并，佳名艳色正相当。

【项安世悔稿后编】《次韵卢漕木芙蓉二首》：风波久厌水中央，初日精神入槛光。木末端来就词客，墙头应是误行郎。高花大叶宜图障，浅绿深红照豆觞。壮观秋容惟有此，霜边倒尽雨边荒。吹残池面旆中央，幻出台前艳粉光。衣典欲催愁杜老，越人呼为催典花，言开时寒气将至也。鬓霜难拒笑潘郎。风来尚恐波生陆，暑退犹疑叶可觞。避暑饮以连叶为杯。拟种陶朱三百树，广文茅屋未应荒。《次韵高秀才木芙蓉》：流落秋江世未知，知心惟有子西诗。唐子西芙蓉行，以孔孟、伯夷、贾生托兴。苏韩句外新相识，孔孟门中许独窥。不怨碧桃真义命，见高蟾下第诗。最宜青女好襟期。见人苏诗。聘婷耻向东风嫁，羞杀邯郸道上姬。

【邓坤伯诗】《木芙蓉》：露冷烟凄草树荒，木芙蓉好试平章。葡萄晚叶尤宜日，芍药秋花正耐霜。蜀锦卷帏妆院落，秦宫开镜照池塘。写容安得剑南老，聊复殷勤酹一觞。

【骑省徐铉集】《题殷舍人宅木芙蓉》：怜君庭下木芙蓉，袅袅纤枝淡淡红。晓吐芳心零宿露，晚摇娇影媚清风。似含情熊愁秋雨，暗减馨香借菊丛。默饮数杯应未称，不知歌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管与谁同。

【张山臬紫微先生集】《种木芙蓉》：去岁经秋百卉空，今年多种木芙蓉。未如蜀国城边望，疑是秋江渡口逢。定乏雄蜂来慰藉，应余寒菊伴丰容。敢同出水方新句，空自长吟负老松。

【姜特立诗】《木芙蓉》：西风飒飒吹红兰，千林摇落无容颜。芙蓉花高猩血殷，烁烁对此红玉盘。水霜　　花事寝，坐对此花须痛饮。安得蛮户千张机，为我织此明霞锦。　商气正惨栗，商花忽红芳。有如乍贫妇，犹饰盛时妆。众日惊赏心，所见非所望。此后少朱荣，寂寞橘柚黄。美人女便娟隔秋江，悴罗织裳楸叶光。醉香色粉凋斜阳，更使诗人感杏殇。

【周紫芝太仓禾弟米集】《木芙蓉歌》：吴江十月霜华浅，秋空无云霜日暖。芭蕉树暗廉幕垂，木芙蓉开红婉婉。银床露重梧叶飞，金钱扫地秋兰萎。无人自对秋风笑，黄蜀葵花不同调。慢绿妖红解醉人，徐娘未老秋娘少。少年时节欢乐多，红莲影落秋江波。若耶女儿白如玉，夜半采莲闻棹歌。惊风吹浪鸳鸯起，回头日月飞梭里。对花不饮今蹉跎，泪湿秋风当奈何。

【杨叔能小亨集】《木芙蓉》：南阳气候温，四序花相续。十月木芙蓉，鲜鲜镂香玉。花如朝槿妍，叶拟文楸绿。惜哉开既晚，桃李占春煦。

《袁易静春堂木芙蓉》：少昊秉秋律，白藏振严威。凄其庶物肃，飒然群卉腓。兹花性莫夺，于焉抱贞姿。纷披曲榭阴，布苍沼涯。氵止莲混名族。从菊相因依。众芳固殊品，相时各有宜。承露愈幽艳，被霜增华滋虽微后凋操，讵先秋草萎。临流谁为容，倚风犹自持。踟蹰玩芳态，为汝发幽辞。

【全芳备祖】《李春伯诗》：甚疑牡丹丛，但病皮骨老。不宜入水看，只可隔水眺。

【宋景文公集】：江南江北树，秋至仅成丛。向晚谁争艳，酡颜浅作红。

【欧阳公集】：溪边野芙蓉，花水相媚好。半看池莲尽，独伴霜菊槁。　湖上野芙蓉，含思秋脉脉。娟娟如静女，不肯傍阡陌。诗人杳未来，幽艳冷难宅。　芳菲能几时，颜色如自爱。鲜鲜弄霜晓，袅袅含风态。蕙兰殒秋香，桃李娇春醉。时节虽不同，盛衰终一致。莫笑黄菊花，篱根容憔悴。　种处雪消春始动，开时霜落雁初过。谁栽金菊丛相近。织出新番蜀锦窠。

【文同丹渊集】《滕昌• 芙蓉》：双干发寒葩，一木卉立纹羽。欲品精妙人，君当二三数。

【石学士诗】：深浅霜后，应同旧渚红。群芳生衰歇，聊自舞秋风。

【梅圣俞宛陵集】：玉蕊折• 栗，金房落晚霞。涉江从楚女，采菊听陶家。

【船窗僧诗】：霜深才吐艳，日暮更饶红。掩映残荷浦，冯夷败菊丛。

【陈简斋诗集】：拒霜花已吐，吾宇不凄凉。天地虽肃杀，草木有芬芳。道人宴坐处，侍女古时妆。浓露湿丹脸，西风吹绿裳。

【孙觌鸿庆居士集】：沙际漾浅碧，竹外歌深红。晨光发禾农丽。醉脸酣春融，欢华不满眼，荣悴一日中。娟娟泣朝露，槭槭陨夕风。愿我非灵仙，丹砂驻君容。举酒酹其根，明年何处逢。

【李流谦澹斋集】《芙蓉》：秋光冷如水，秋花淡无色，偶见此粲者，浓艳照孤寂。天寒翠袖薄，那得在空谷。东风嬖桃李，倚树三叹息。

五百四十卷

【李公明诗】：孤芳照寒水，婉娩自幽闲。万木碧无色，一花红独殷。秋莲多绿子，晚槿亦朱颜。却笑渊明宅，于今五柳残。

【江湖前集】《陈君正和元耘轩赋木芙渠，来字音乐》：碧树笼秋池，锦帐迎风开。永光曳倒影，矮菊纷舆台。春风木芍药，是花岂云来。淡妆绝脂粉，独秀墙之隈。仿佛秦与虢，上马犹徘徊。持以赠美人，斜插乌云堆。

【苏东坡诗】《芙蓉》：清飚已拂林，积水渐收潦。溪边野芙蓉，花水相媚好。坐看池莲尽，独伴霜菊稿。幽姿强一笑，莫景迫摧倒。凄凉似贫女，嫁晚惊衰早。谁写少年容，樵人剑南老。次公赵昌自题其画云：剑南樵叟。　千林扫作一番黄，只有芙蓉独自芳。唤作拒霜知未称，看来却是最宜霜。

【王东牟集】《观中芙蓉盛开》：秋木日动摇，秋容日修整。况复白琳宫，焚香事幽屏。胡为彼美人，犯此清净境。仙官俨环佩，注目朝倒景。岂容正法眼，泛爱冶色靓。得非叶太清，宿念未灰冷。北斗春已足，三山梦初醒。曰鳞贵女子，俗日未可骋。惯听步虚词，生便浮馆静。那知羽衣人，文成伪心猛。记语东方儿，偷桃不可幸。共待月满除，萧萧散疏影。

【韩淲虎诗】《苏坡芙蓉》：西湖八九月，苏堤赏芙蓉。艳艳风日美，鲜鲜霜露浓。今年开最繁，映水自为容。十里烂成锦，红绿花重重。钱塘盛吴会，昭代多鼎钟。游人醉不归，车马如游龙。里巷连廊庙，歌酒日相从。千钟不惮费，一笑无留踪。胜践穷耳目，乐事并心胸。东游将百年，兵农晏提封。四境复丰穰，物色近初冬。作诗代华黍，皇风正时雍。烂熳芙蓉发，霜前城北花。因君话书室，使我出山家。风雨三杯后，烟云一望赊。石丁馀兴在，相与醉生涯。《墙外芙蓉初过，其一尚可玩》：日晚山气寒，芙蓉表孤花。亭亭万绿中，红鲜照萎葩。不与时物迁，肯以颜色夸。立而望之遍，落叶徒泥沙。

【杨诚斋集】《看刘寺芙蓉》：初约山寺游，端为怪奇石。那知云水乡，化作锦绣国。入门迳深深，过眼秋寂寂。隔竹小亭明，稠红漏疏碧。山僧引幽践，绝山献恣佳陟。三步绮为障，十步霞作壁。烂如屏四围，搭以帔五色。满山尽芙蓉，山僧所手植。秋英例月瞿淡，此花独腴泽。却忆补外时，朝士作祖席。是间万株梅，冷射千崖白。旧游不可寻，雪枝半

榛棘。

【李处权崧庵集】《芙蓉》：佳哉木芙蓉，秋晚芳意之。偶植华堂下，似续渊明菊。眷此好颜色，可玩不可触。始见开二三，旋已放五六。濯濯晨风吹，鲜鲜宵露浴。非关童时节，庶用慰幽独。我老百念空，扫迹坐林谷。犹作烟霞想，久绝脂粉欲。三迳阻幽事，吟苦颠毛秃。河洛未休兵，愧负杯中渌。

【北石间禅师集】：溪痕寒不肥，岸容晚益退。其谁怜婆娑，明霞剪零碎。烂烂饱冷露，酣酣俯清濑。宛然古铜碧，嫣然青色妆对。又若翠袖薄，瘦立烟渚外。西风仅如许，晚节尚可待。遂拜拒霜号，不受断肠浼。亦岂无老成，试请推行辈。桂腾小山馥，菊耀东篱采。裳衬芰荷衣，服称陆离佩。芳芷雅相乡，宿莽发敢背。花城隔仙凡，俗说信茫昧。独有离骚经，名氏得先载。陨霜槁百卉，拒霜独开花。寒驱暖消落，秋借春韶华。酣酣罗珍姿，表表骈翠葩。晴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云剪新绮，落日明丹砂。瀣冷褪宿艳，叶散摘零霞。离骚比君子，城关藏仙家。二月三月时，红紫相矜夸。西风一摇落。乱委随蓬麻。花中障颓澜，晚节礼有加，芳洁以类从，薰莸分等差。梅追元气回，菊制暮景斜。弗使四时气，断续令人嗟。

【刘后村诗】《芙蓉六言四首》：寒林百草摇落，老圃数株白红。楚客空悲岁晏，班姬错怨秋风雪白露初泣晓，酒红日欲平西。王姬何彼禾农矣，美人清扬婉兮。月地不离人世，花城岂必仙家。且容康节向月，不羡曼卿主花羞作太真妃帐，宁为屈大夫裳。常赏此花高节，别赐一名拒霜。《绝句二首》：湖上秋风起擢歌，万株映柳更依荷。老来不作繁花梦，一树池边已觉多。池上秋开一两丛，未妨冷淡伴诗翁。而今纵有看花意，不爱深红爱浅红。《律诗一首》：纷敷亭馆映池塘，艳冶姿容淡泊妆。醉去恍疑曾被酒，集来未必可为裳。有怀绝色真如面，谁取新名作断肠。只合樽前簪老监，石丁这事大微茫。

【韩维南阳集】《芙蓉五绝呈景仁》：堂前堂后尽芙蓉，晴日烘开万朵红。不把一樽酬胜赏，忍看憔悴落霜风。小沾清露结摇风，养得新花次第红。客至莫教樽酒燥，朝吟夕赏未知穷。少年曾记作西游，九蕊奇葩夹道秋。今日家园开烂熳，恍疑身在蜀江头。不辞晨起立秋风，为爱浓芳露满丛。若比洛阳花品盛，万株开遍瑞云红。携觞日日远珍丛，未必欢情尽醉中。却怕后时无意思。杀风景似范家翁。

【刘分攵彭城集】《九月吉日，涧上望芙蓉，因寻菊，今岁特晚，青蕊未作，怃然有怀》：百芳不奈秋风急，唯有芙蓉特拒霜。本为南州积炎德，一为名忄吴客殊方。

【张文潜诗】：今年古寺摘芙蓉，憔悴真成泽畔翁。聊把一枝闲照酒，明年何处对霜红。清霜厉

五百四十卷

严杀，松柏气不振。芙蓉乃微木，晚艳独娇春。禾农粹觉兰疲，芬敷知菊贫。欲攀无所赠，聊复插吾巾。

【司马温公传家集】《和秉国芙蓉五章》：清晓霜华漫自浓，独凭爱日养残红。劝君秉烛须勤赏，阊阖难禁一夜风。北方稀见诚奇物，笔界轻丝指捻红。楚蜀可怜人不赏，墙根屋角数无穷。平昔低头避桃李，英花今发岁云秋。盛时已过浑如我，醉舞狂歌插满头。后时独立诚难事，犹赖阶庭有菊丛。绰约霜前弄恣态，非如群木万株红。旦见涉江求水际，岂知缘木采霜中。微红未肯全衰歇，正似酡颜鹤发翁。

【朱晦庵诗】《次刘正之芙蓉韵三首》：浅红深红出短篱，望中都是可怜枝。要看乱　寒塘水，更待金风满意吹。凌波直欲波横塘，却爱无人独自芳。且倚新漪闲照影，更凭女伴一扶将。微吟泽畔几扶笻，自笑摧颓一秃翁。羞见芙蓉好颜色，且凭诗律傲西风。

【杨诚斋诗】《芙蓉盛开戏简子文克信》：芙蓉得雨一齐开，开尽秋光客不来。到得客来花已老，晚妆犹可两三杯。《晓空芙蓉城》：晚妆懒困晓妆新，火急来看趁绝晨。夹径花枝欺我老，竞将红露洒乌巾。芙蓉住处不胜住，花不中藏只外斜。恰似曲江闻喜宴。绿衣半醉戴宫花。《木并楮江滨芙蓉一株发红白二首》：芙蓉照水弄娇斜，白白红红各一家。近日司花出新巧，一枝能著两般花。司花手法我能知，说破当知未大奇。乱剪素罗妆一树，略将数朵蘸胭脂。《杨村园户栽芙蓉，为堑一路，凡数万枝》：杨村江上绕江园，十里霜红烂欲燃。都种芙蓉作篱落，真将锦绣裹山川。晚妆照水密如积，春色入秋寒更鲜。客舍瓶中两三朵，可怜向客强婵娟。红芳晓露浓，绿树秋风冷。共喜巧回春，不妨闲弄影。染露金风里，宜霜至水滨。莫嫌开最晚，元自不争春。《晓看芙蓉》：两岁芙蓉无一枝，今年万朵压枝低。半红半白花都闹，非短非长树斩齐。临水酽妆新雨后，出墙背面晓风西。春英笑杀秋英淡，只恐浓于桃李蹊。木蕖何似水芙蕖，同个声名各自都。风露商量借膏沐，胭脂深浅入肌肤。唤回春色秋光里，饶得红妆翠盖无。字曰拒霜深不恶，却愁霜重要人扶。

【陆放翁诗】：满庭黄叶舞西风，天地方收肃杀功。何事独蒙青女力，墙头催放数苞红。

【姚成一雪坡集】《芙蓉》：水芙蓉了木芙蓉，湖上花无一日空。卷却水天云锦段，又开步障夹堤红。

【周益公大全集】《平园老叟周某，敬读次对兄芙蓉绝句，叹服不已，效颦于后》：秋花少似春花红，眼明见此木芙蓉。斜临野水作秋镜，似照晓妆浓未浓。

【洪迈盘州集】《芙蓉》：高扌票幽艳自宜霜，弱草繁葩莫中伤。肯与红莲媚三夏，要同黄菊向重阳。

【陈简斋诗】：白发飘萧一病翁，暮年身世乐瓢中。芙蓉墙外垂垂发，九月凭栏未怯风。杜和裴迪诗：江边一树垂垂发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【滕元秀诗】《题蒋中丞庭下芙蓉》：三首　西风吹下一庭秋，秋自无聊花更愁。醉脸晚来红拂掠，未妨萧瑟却风流。莫把秋芳与春比，物生各各以时行。只今独步西风里，那得春花与抗衡。菊与为朋竹与邻，闭门谁见晓妆新。不须多羡苏堤好，车马往来尘污人。

【熊冕山瞿梧集】《芙蓉》：青鸾庭馆翠重重，雉扇娉婷雍万红。把似牡丹酣富贵，洛阳今是几秋风。《达旦同知即席索芙蓉诗》：忆昔梦游芙蓉城，城中仙子千娉婷。霞舒云卷逞娇媚，朵朵汉家尹与邢。西风吹醒黄粱梦，帐暖香红谁与共。别来秋晚遇群仙，犹记联骖骑彩凤。太液池边翡翠楼，金屏绣褥何风流。那知锦里朱颜改，阿监青娥雪满头。不必对花长太息，荣华俯仰成尘迹。色空空色无了期，昨是今非又来日。

【李公明诗】《芙蓉》：野花能白又能红，也在天工长育中。长对秋烟颜色好，岂知人世有春风。

【江湖续集】《李龚诗》：懊恼春红不受赊，一枝枝似一团霞。玉霄露重秋烟冷，唐突西风是此花。

【南游寓兴集】《芙蓉》：海天秋阔雁呼霜，篱落风凄菊破黄。谁把芙蓉栽近水，分明鸾镜照红妆。

【李忠定公集】：氵邑露披风浩莫收，嫣然秀色照清秋。佳人日暮来何处，翠袖红妆相对愁。

【吕元钧诗】：剪取芳条便种成，只从秋后吐繁英。清霜难拒红光减，仰视松筠浪得名。《再咏芙蓉》：一夕西风一度开，不须人力为栽培。化工何事存芽孽，长与为荒作瘴媒。岭外此花尤多，中元后盛开，瘴疠渐作，土俗恶之，目曰瘴媒。

【方澄孙纟同锦小藁】《手种芙蓉，入秋盛开》：天然富贵又风流，簇簇湘妃起聚头。唤做牡丹何不可，高他一着见深秋。空山寂寂朋游少，为爱风姿手自栽。九十日秋犹暖热，一枝谢又一枝开。留侯美好妇人然，楚汉功成更得仙。疑与拒霜同品格，生来质弱节高坚。闹篮政自亦不恶，冷局由来未易知。开又争他桃李分，何缘同得芷兰时。

【虞俦诗】《芙蓉盛开》：溪山明处开三径，松桂丛中擅一坡。天借缠头千丈锦，红云不尽绿云多。《忆南坡芙蓉》：宦游木末搴音蹇芙蓉，只有埋头簿领丛。怅望家山天样远。万枝相映落霞红。《和耘老弟南坡芙蓉》：蔟蔟坡头锦绣丛，几番消息问来鸿。素商未遣先惊绿，青女何妨更染红。向日壅培曾覆篑，有时灌溉亦连筒。年来羁宦成离索，却欠看花一醉同。《夏芙蓉》：四月池边见拒霜，园丁惊问此何祥。花如云锦翻新样，叶似宫袍染御香。病不能陪花酒伴，诗犹堪噪鼓旗傍。诸君笔力回元化，努力先春压众芳。和老子而今两鬓霜，未应痴绝泥机祥，不能木末搴朝露，争免篱边嗅晚香。便合折来书卷畔，讵宜簪向宝钗傍。漫山千树方芽甲，肯信人间有早芳。

【刘圻文诗】：晓看如玉暮如霞，浓淡分秋染此花。终日独醒干底事，晚知烂醉是生

五百四十卷

涯。

【陈龟峰诗】：紫茸排萼露微红，不比春花对日烘。冷落半秋谁是侣，可怜妖艳嫁西风。

【胡松窗诗】：妖红弄色绚池台，不作匆匆一夜开。若遇春时占春榜，牡丹未必作花魁。

【刘理诗】：翠幄临流结绛囊，多情长伴菊花芳。谁怜冷落清秋后，能把柔姿独拒霜。

【任希夷斯庵集】《植芙蓉有怀》：为爱秋花霜后红，故栽千树待西风。却思少日拊头语，泪落花前鬓影蓬。

【容容先生诗稾】《芙蓉手卷》：玉肌丝理转光深，画得如生不许临。忽忆小池霜后看，一枝斜印碧波心。其图以青绢为地，若扇头然，故云。《芙蓉初开有怀》：窗外芙蓉二两枝，被风吹绽不多时。娇红适向虚木需见，似送新题遣赋诗。腻骨丰肌类牡丹，牡丹争解找霜寒。花边有句道不出，思得铁心人共看。

【熊梦祥草堂集】《南溪上种芙蓉》：夹水芙蓉密密栽，缘溪斜立照溪开。放教十里红将去，不尽溪流不要回。

【赵蕃淳熙稾】《芙蓉道间二首》：芙蓉山上芙蓉尖，士人语。向人咫尺分毫纤。或如冠剑或鸟兽，令我左右烦窥觇。平生退之南山句，为渠特骋笔力严。那知刻画果办此，造物至是无留歼。芙蓉山下芙蓉渡，历尽崔嵬何物路。更观溪水突人来，令我诗情杂欣惧。舆夫重说松原山，如此积雨应生湍。从来潢潦无根源，水收石露须臾间。

【方秋崖集】：绿裳丹脸水仙容，不谓佳名偶自同。一朵方酣初日色，千枝应发去年丛。莫惊坠露添新紫，更待微霜晕浅红。却笑牡丹犹浅俗，但将浓艳醉春风。

【北石间禅师集】《忆水芙蓉木芙蓉，寄西湖诸友》：竹凉池馆绿荷风，同看吴宫小队红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少却乱红深处擢，西陵桥北断桥东。　花满秋城闯水明，镜中滴露掌中零。曾雠新咏游花下，写寄城中石与丁。

【曾丰樽斋集】《吉之南门外见芙蓉烂开》：小春催出倾城色，笑倚墙头若招客。芬芳犹带秋风残，婀娜岂宜江路侧。诗眼惊红狂欲呼，熟看似细又似粗。花神留为菊后秉，天意遣作梅先驱。

【眉山唐子西集】：人间八月初霜严，芙蓉溪上春酣酣。　江南变尽鲁叟笔，七国破后邹轲谈。人间三月春风好，溪上芙蓉迹如扫。周家盛处伯夷枯，汉室隆时贾生老。小儿造化谁能穷，几回枯折还芳丛。只应人老不复少，有酒且发衷颜红。

【王鲁斋甲寅藁】《和易严兄芙蓉吟》：大专肫肫分四气，曜灵西征驾新霁。人间万宝告成时，白帝畴功有良贵。后皇嘉惠放一头，虫儿旌弯毂恣晨游。蜀锦步帐数千里，烂然一抹眼波流。玉容沐露月梳晓，翠袖蹁跹舞微笑。雪舒霞卷竞芳禾农，照水迎风为谁好。水中木末眩骚人，拒霜宜霜名字新。平生不识春宵暖，甘随青女嫁花神。易岩胸中五千卷，景物驱归句中炼。赏花不是少年心，见花依旧少年面。石丁作主事难凭，子高那是梦仙瀛。何如醉乡自广大，幕天藉地山为屏。诗魔醒处风光转，梅花已筑受降城。

【张仁品拙轩藁】《园丁报秀野对岸芙蓉盛开》：我家分占清溪曲，溪曲新添数椽屋。屋前花竹占清妍，更植芙蓉伴黄菊。植时止是三寸裁，雨打霜埋地气回。深培浅壅那费力，想见锦绣沿溪开。向来为渠转一语，欲绊秋光坚不住。于今秋光虽胜前，花开却恨隔江浦。畦丁知我酷爱花，风吹芳讯到官衙。淡红深粉足娇态，高高下下依日斜。人生行乐何须定，蹉见此花头次盛。蜂脾添密采偏多，蝶婢寻香屡来聘。因报畦丁轻削根，趁时乱插不厌繁。今年开遍明年续，要使长蒙天地恩。主人做官在虞水，亦有芙蓉满闲地。看花翻忆植花时，勺酒一杯谁寄似。

【僧文王向集】《芙蓉花歌》：东邻槛外芙蓉花，初开粲粲如朝霞。今朝花谢枝空在，绕树千回只叹嗟。花谢明年还复开，红颜已去终难回。人生不及花枝耐，况有流光白发催。游子对花心醉醉。老翁见之如梦寐。解把浮生比梦中，肯计荣华与憔悴。

【中州集】《党怀英西湖诗》：林飚振危柯，野露委荒蔓。孤芳为谁妍，一笑聊自献。明妆炫朝丽，醉态羞晚困。脉脉怀春情，悄悄惊秋怨。岂无桃李媒，不嫁惜婵媛。悠哉清霜暮，共抱兰菊恨。

【元虞集道园学古录】《木芙蓉》：九月襄王宴渚宫，霓旌翠羽度云中。满汀山雨衣裳湿，宋玉愁多赋未工。丹霞覆苑洲，公子夜来游。终宴风露冷，折花登彩舟。《钱舜举折枝芙蓉》：白发多情忆剑南，秋风溪上看春酣。剪来一尺吴江水，拟比千花濯锦潭。

【虞集道园遗藁】《摘芙蓉》：明月丹霞是镜湖，绿茵隐约锦模糊。西风满地吴王醉，卧看楼前教战图。

【许有壬至正集】《调木芙蓉不花》：南土风宜陆地莲，移根培植不能妍。世间久绝司花手，却道殷韩是偶然。

【刘仁本亦玄集】《木芙蓉画》：光浮仙掌露华浓，香滴丹砂晕玉红。太液池边秋月白，

五百四十卷

参差霞佩倚西风。

【王沂伊滨集】《木芙蓉》：露白江清水殿凉，馆娃宫里宴吴王。美人醉起更衣晚，密帐温帷翡翠妆。

【抄录杂诗】《木芙蓉》：木芙蓉，朝花白，暮花红。世情两翻覆，正与此花同。木芙蓉，生墙东，死墙东。只换色，不换丛。世情翻覆无问断，若比此花根亦换。

【舒岳祥阆风藁】：溪山潇洒最宜秋，缓步何须百尺楼。乱后见花如故旧，老来得酒更风流。幽荪暗拆谁知处。好鸟一啼人举头。欲对黄华开口笑，茫然消息也堪愁。《平皋木芙蓉千株，烂然云锦，醉行其中，如游芙蓉城也。作歌纪之》：牡丹一名木芍药，拒霜也号木芙蓉。好花名尽多重垒，不取枝同取貌同。悲鸿一声天雨血，落霞万顷江饮虹。水花已尽岸花出，千朵万朵能白红。曾共鸳鸯登绣褥，也随溪鸟束鸟上屏风。金钗欲插嫌花压，玉手高攀与面重。弄色合欢无限思，九心千叶为谁容。朝看花开红偏淡，莫见花敛红转浓。朝开夕欢如趋市，明日风光移别。平生爱花入骨髓，白头出没芳丛里。清晓穿花秉烛归，花摇露堕秋溪水。汲溪入瓮琥珀成，驻得朱颜与花似。老我逢花六十秋，花开花落水悠悠。未吃太平一杯酒，岁岁花开伴白头。

【范德机集】《芙蓉》：芙蓉生石壁，云锦映青松。那忆南州路，归船处处逢。

【程礼部集】《芙蓉远碧》：女娲揉灰土，削作青芙蓉。一笑堕平地，化为烟外峰。遥空秋水积，烂色晨露浓。因之朝玉京，仙人迈高踪。

【廉文靖公集】《芙蓉盛开，余方在病，姑题数语，以答芳时》：芙蓉发高秋，结根近流水。亭亭袅修茎，鲜鲜益繁蕊。我病绝华觞，徒赏亦成喜。浓露醉朱颜，清风翻绿被。开阖（一作翕张）随时明，毅然象端士。循吟夜景寒，雅歌时振履。《黄粹翁和余芙蓉诗，有赠无玉音，未肯纳履之句，因复用前韵送之》：闻君驾征轩，迢迢渡烟水。徘徊未忍去，倩眄炫新蕊。缓唱骊驹歌，犹能一笑喜。少白皋行素商，零霜百草被。潇洒出世姿，赋咏有

奇士。郑重蕴馀晖，明午听朱履。《绵州荒山道傍芙蓉盛开》：台榭琼瑶姿，初非媚幽山。伊谁植老根，安遇怡芳颜。坚持随日心，不放秋光阑。马口骑困病客，况尔生清欢。晤言匪遑久，暝色埋层峦。

【郝经陵川集】《仪真馆后园芙蓉》：诗人重江花，池圃不敢唾。芙蓉十数丛，下马开已过。霜霁馀秋阳，残花两三个。倏忽今年春，兀若孤馆坐。拨土浇新芽，镇日看长大。绿玉生柯条，蔓草为划坐。秋风吹红苞，半吐娇欲破。初如搭红粉，褶皱烟脂氵宛。日高颜渐酡，醉髻惊马坠。轻风一披拂。零乱霞风占皴。脉脉吴宫深，盈盈楚腰饿。露重力不任，欲就锦苔卧。娇多韵有馀，所恨唱不和。只应魇苦断，为汝歌楚些。《庚戌岁九月中，于西田获早稻芙蓉》：久客未还反，殷忧徒多端。对花复举杯，暂得心田安。芙蓉如美人，盛容耐窥观。愁红渍粉深，醉脸伤春还。上日娇晕滋，依风翠绡寒。含涕有深思，欲言还羞难。露重膏沐新。低垂泪阑干。无情似伤情，使我凋朱颜。载歌更献酬。物我何相关。起来拂花舞，不复为嗟叹。《芙蓉》：池馆无人花正愁，仙家城郭楚江头。一廉斜日锦云晚，万里西风红露秋。深院周围情脉脉，小山侧畔思悠悠。只应来岁蓬蒿底，埋没兵尘取次休。《霜后芙蓉》：憔悴江头秋牡丹，南人弃掷北人看。明妃出塞胭胭冷，霜满琵琶泪满鞍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【寓庵稿】《中峰寺见芙蓉》：迢迢高涧水，下注清冷池。池上何所有，上有芙蓉枝。芙蓉何娟娟，绿叶敷红滋。不生湘汉间，左右随风披。如何在空谷，若与幽人期。素心果如此，孤独将无辞。

【程雪楼集】《至洪王肯堂治书，见示芙蓉诗，次韵二首》：春风歇桃李，秋雨深莓苔。萧然公馆间，得此奇种栽。九天清露零，一道红云开。勾牵绿衣队，酣宴瑶池杯。禾农妆月鉴悬，丽服霜刀裁。瑞莲涌平地，妙色分五台。斩足陪飞仙游，偏称幽人怀。终疑阆苑去，嘉会何时谐。此日眼双明，临风首低回。长当歌楚骚，招得花神来。幽居有佳人，赧颜晕红玉。饱承仙掌露，• 沐虿发曲。 一望西风尘，倚竹翠袖拂。闲临清水照，静对远山矗。向来涉江人，见谓江成陆。楚楚灵均裳，贮丽为谁鬻。惟应妙手画，挂壁薄夫肃。后皇植众芳，艳艳列金屋。讵知漆室尤，不在春睡足。结言遗吾相，高举郢书烛。

【胡禾氏紫山集】《至元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，赏翟侯虚锦亭芙蓉》：淡白轻红宫样妆，醉客醒态巧低昂。天寒翠袖娇无赖，珍重微云护晓霜。芙蓉临水四围栽，正要佳宾数往来。不用名家金步障，天教看色画屏开。露冷霜寒江树空，西风开到锦芙蓉。浑如晋武平南后，越女吴姬满六宫。荆土藩篱尽此花，北人初见入惊夸。贵无贱有真堪惜，回首西风化彩霞。

【王景初兰轩集】《芙蓉》：梦入神仙海外城，醉红香拥万娉婷。觉来烟雨秋江晚，依旧骚人伴独醒。

【丁复桧亭稿】《题芙蓉》：秋江渺渺百花尽，天色渐寒愁夜长。春情梦断西风起，一树栏开红拒霜。

【王恽秋涧集】《芙蓉》：平生不识翠苞纤，真色还欣到尔瞻。娇绽葵芳无两样，闹妆橙叶更多尖。一溪野水明妆镜，满树清香拂绣帘。开谢已甘秋色晚，碧桃红杏我何嫌。

【艾性夫诗】露冷红酥不带愁，湘兰楚菊共清修。灵均死去无人问，闲却沧江一片秋。

【卢疏斋集】《赋得秋水芙蓉，题丹阳刘氏别业》：满意秋江玉镜台，清风时为故人来。谢家池畔芙蓉晚，惆怅春工去后栽。

【靖传翁百花诗】

五百四十卷

此花又名拒霜，庆历中有见丁度按辔，侍女迎作芙蓉馆主，俄闻丁卒。石曼卿去世后，有见之者，云：我今为仙，主芙蓉城。欲见者同往，不诺，骑一素驴而去。近诗：十里秋红照马蹄。少陵诗：褥隐绣芙蓉。如馆如城儿艳丛，浅深十里尚秋红。且图席地看花醉，肯羡豪家绣褥工。

【萨天锡石林稿】　《三益堂芙蓉》：班帘十二卷轻碧，秋水芙蓉隔画栏。彩扇迎风霞透影。锦袍弄月酒生寒。湘妃翠袖留江浦，仙掌红云混露盘。只恐淮南霜信早，绛纱笼烛夜深看。

【僧人诉蒲室集】　《次萨天锡台郎，赋三益堂芙蓉》：花开未觉早霜残，留伴仙人酒半阑。翡翠巢空秋浦净，落霞飞尽莫江寒。玉真对月啼双颊，楚袖迎风舞七盘。持向毗那听说法，病翁元作色空看。

【刘将孙养吾集】　《芙蓉》：芙蓉累累结青苞，密叶深幄光垂稍。西风夭娇索扶倚，出墙临水纷相交。凋梧老柳无颜色，各自晴光借朝夕。游蜂粉蝶最世情，已向墙头水边觅。

【韩性五云漫稿】　《山阴堤上芙蓉，咸淳中福王所重，年深憔悴，秋至犹作数花。泊舟堤下，怅然成诗。黄云作霜古台下，阿甄断魇吊鸳瓦。红蓝一晕落青铜，澹月啼痕梦中泻。波心婵娟抱箜篌，欲语不语天为愁。额山淡黄淡如影，蝶使不识邯郸秋。坠髻零妆倚秋陌，古锦缄情寄书客。君不见，侯家女郎争艳阳，水气吹红半天色。

【张宪玉笥集】　《芙蓉曲一首三解》：芙蓉花，大如杯，露为醴，玉作台。劝客饮，客勿推。芙蓉花，娇杀人，红为袖，绿作裙，舞回风，歌停云，劝客饮，客须醺。芙蓉花，何娉婷，舞娇梁上燕，歌响花间莺。子高未合卺，曼卿先寄声。入间夜永秋风冷，莫按韩娘丝竹亭。

【国朝僧宗泐诗】　《题木芙蓉》：向来桃李媚春风，霜下芙蓉醉晓红。东巷自衰西巷

盛，田家客满窦家空。

【清江贝廷臣集】　　《木芙蓉》：万里名花蜀土分，澄江浑似锦江汀。贲。夜承仙掌三清露，春剪巫山一片云。未许王家夸少妇，还从卓氏妒文君。所思欲寄知何处，雁断天南日色醺。

【顾禄诗】　　《泳池上芙蓉》：翠盖拥霓旌，掩映仙姝面。只疑洛浦神，来游水晶殿。

【周巽泉性情集】　　《芙蓉行》：天门初曙啼早鸦，西风吹落丹霄霞。美人闲倚栏干立，锦树颁霜初见花。美人颜色花可比，岁晚见之心自喜。溪鸟涑鸟沙边云彩飞，珊瑚枝上虹光起。密叶玲珑乱翠毛，繁英灿烂裁文绮。宫女焚香别殿中，秦娥览镜妆台里。朝来艘棹驿亭西，疑是美人隔秋水。红妆翠袖青霓裳，微笑含情伐玉齿。木末霞消落日红，相思咫尺云千里。

【高季迪缶鸣集】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《东池看芙蓉》：江天摇落逢秋杪，满目残荷与枯蓼。东家喜有木芙蓉，几树繁开依绿沼。浓艳低将流水映，寒香远逐回风袅。半愁霜落倚蒹葭，老去徐娘拢窈窕。天公似厌秋冷淡，故发芳丛媚清晓。莫嗟不及见阳春，车马尘埃相污少。吴王宫废断行客，湘女祠空掩啼鸟。何如此地独来寻，静对婵娟散忧悄。兰舟虽无美人采，日暮孤吟自行绕。明朝重到恐销魇，零落红云波渺渺。

【宋濂罗山集】　《芙蓉篇》：芙蓉叶上着霜早，芙蓉花开秋已老。美人裁就芙蓉衾，欲寄相思泪满襟。

【刘[山]诗】高《寄题孙子林白描芙蓉》：孙郎作具有高情，闲把芙蓉学写生。玉柱静含秋露白，银屏低立晓风清。洞庭水落愁新浦，锦里霜飞忆故城。亦拟放船螺子港，几时呼酒看秋晴。

【宋钱塘韦先生集】　《木芙蓉词》：木芙蓉，墙头浅浅红，满林枝叶十九空，独此唯扈当秋风。秋风古无意开俗眼，俗眼不开须在侬。接篱斜欹勿嫌重，满• 何恤惊儿童。岂必黄金菊，叹辛白玉锺。

【欧阳公词】　《少年游，木芙蓉》：肉红圆样浅心黄，枝上巧如妆。雨轻烟重，无聊天气，啼破晓来妆。寒轻贴体风头冷，忍抛弃向秋光。不会深心，为谁惆怅，回面恨斜阳。

【白君瑞词】　《满江红• 木芙蓉》：木落林疏秋渐冷，芙蓉新拆，傍碧水，晓妆初鉴，露匀妖色。故向霜前呈艳态，想应青女加怜惜。映朝阳，翠叶拥红苞，闲庭侧。　岩桂香，随飘泊，篱菊嫩，陪幽寂。笑春红容易、被风吹落，满眼炯然宫锦烂，一身如寄神仙宅。把绿樽，莫惜醉相酬，秋工力。

【谢无逸溪堂词】　《西江月・木芙蓉》：晓艳最便清露，晚红偏怯斜阳，移根栽近菊花傍，蜀锦蕃成新样。　坐客联挥玉麈，歌词细琢文章。从今故事记溪堂，岁岁携壶共赏。

【周竹坡老人词】　　《渔家傲·夜饮木芙蓉下》：月黑天寒花欲睡，移灯影落清樽里，唤醒妖红月晚翠。如有意，嫣然一笑知谁会。　　露湿柔柯红压地，羞蓉似替人垂泪，着意西风吹不起。空绕砌，明年花共谁同醉。《西江月·　和孙子绍拒霜》：天意未教秋老，花容戋刂地为霜，酒肌红软玉肌香，不与梨花同样。　　来伴孙郎小燕，临风为舞霓裳。更疏绿水照红妆，便是采莲船上。

【惟扬志】　　《减字木兰花词》：舞台歌院，雨后西风寒翦翦。翠掩屏风，花与残霞一样红。宫茵隐绣，香软巧随莲步绉，不怕霜寒，日日拚教醉画栏。

【张翥词】　　《南乡子·秋日湖上赏木芙蓉》：秋色照波明，夹岸芙蓉似锦城。罨尽楼台红粉

五百四十卷

面，轻盈，未许黄徐写得成。　　一舸载扬舟令，共醉花前玉笛声。犹记青鸾和月跨，三生，我是仙家石曼卿。

【苏东坡词】《定风波》：十月九日，　孟享之置酒秋香亭。有双拒霜，　独向君猷而开。坐客喜笑以为非使君莫可当此花，　故作是篇。两两轻红半晕腮，依依独向使君回。若道此君无此意，何为？双花不向别人开。　　但看低昂烟雨里，不已，劝君休诉十分杯。更问樽前狂副使，来岁，花开时节与谁来。

【耆乡耆窗集】《三台令》：鱼藻池边射鸭，芙蓉苑里看花。月色赭黄相似，不着红鸾扇遮。池北池南水绿，殿前殿后花红。天子千秋万岁，未央明月清风。《母侯置酒南教场，赏芙蓉，赋鹧鸪天》：莫惜花前泥酒壶，沙场千步锦平铺。将军闲试临边手，按出吴宫小阵图。清露里，晓霜余，娇红淡白更怜渠。人间落木萧萧下，独倚秋江画不如。《再赋》：艳朵珍丛间舞衣，蹴　场外打红围。小舆穿入花深处，且住簪花醉一卮。　　秋欲尽，最怜伊，江梅未破菊离披。情知不与韶华竞，回首西风怨阿谁？

【卢祖皋集】《瑞鹤仙》：《赋芙蓉》坡诗云：　芙蓉城中花冥冥，　谁其主者石与丁。中有一人长眉青，　炯如微月淡疏星。故末章及之。　　江南秋欲遍，莼际鲈分。酒边螯荐。青林雁霜浅。问风流何事，试华偏晚凌波步远，误池馆薰风笑宴。梦回时，细剪荷衣。尚倚半酣妆面。　　深院，绮霞低映，步障横陈，暮天慵卷无言笑倩，樽前恨，仗谁遣？似重来鹤驭，锦城依旧，无复仙风宛转。念疏星淡日，长眉时再见。

【张元干归来集】《菩萨蛮・见芙蓉》：天涯客里秋容晚，妖红聊戏思乡眼。　一朵醉深妆，羞渠照鬓霜。　　开时谁断送，不待司花共。有脚号阳春，芳菲属主人。

【高观国竹屋痴语】《菩萨蛮・苏堤芙蓉》：红云半压秋波碧，艳妆泣露娇啼色。佳兴入仙城，风流石曼卿。　　宫袍呼醉醒，休卷西风锦。明日粉香残，六桥烟水寒。

【范石湖词】《菩萨蛮・芙蓉》：水明玉润天然色，年年拼作西风客。不肯嫁东风，殷勤

霜露中。　　绿窗梳洗晚，罚饮琉璃盏。斜日上妆台，酒红和困来。

【蒋竹山词】《高阳台·芙容》：霞烁帘珠，云蒸篆玉，环楼婉婉飞铃。天壤玉郎，　轮此地曾停。秋香不断台隍远，溢万聚、锦艳蝉明。往事成尘，鸾风箫中，空度歌声。　月罹翁一点清寒髓，餐英菊屿，饮露兰汀。透屋高红，新营小样花城。霜浓月淡三更梦，梦曼仙来倚吟屏。共襟期，不是琼姬，不是芳卿。

【叶石林词】《卜算子》：并涧顷种木芙蓉，　九月旦盛开。晓雨洗新妆，艳艳惊衰眼。不趁东风取次开，待得清霜晚。曲港照回流，影乱微波浅。作态低昂好自持，水阔烟村远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【末晦庵词】《生查子· 拒霜花》：庭户晓光中，帘幕秋光里。曲沼绮疏横，几处新梳洗。红脸露轻匀，翠袖风频倚。鸾鉴不须开，自有窗前水。

【晏元献公乐府】《少年游》：霜华满树，兰凋蕙惨，秋艳入芙蓉。胭脂嫩脸，黄金轻蕊，犹自怨春风。前欢往事，当歌对酒，无恨到心中。更凭朱槛忆芳容，肠断一枝红。

【吴仲方江湖诗】《乐府》：黄叶舞，碧空临水处，照眼红苞齐吐，柔情媚态，伫立西风如诉。遥想仙家城阙，十万绿衣童女。云缥缈，玉娉婷，隐隐彩鸾飞舞。　　樽前更风度，记天香国色，曾占春暮。依然好在，还伴清霜凉露。一曲栏干敲遍，悄无语，空相顾，残月澹酒阑时，满城锺鼓。

【永平志】《虞美人·极目楼观芙蓉》：秋深犹带秋初热，未放秋香发。爱他楼下木芙蓉，妆罢三千美女出唐宫。西湖虽小风光胜，分得钱塘景。这些林木这些山，恰似三贤堂后凭栏干。

【金王寂拙轩集】《水调歌头》：戊申秋季月十有九日， 赏芙蓉於汝南佑德观。酒酣， 为赋《明月几时有》。盖暮年游之情， 不能已也。岸柳飘疏翠，篱菊减幽香。蝶愁蜂懒无赖，冷落过重阳。应为百花开尽，天公着意留与，尤物殿秋光。雾月炯疏影，晨露氵邑红妆。　　奈无情，风共雨，送新霜。嫁晚还惊衰早，容易度年芳。祇恐韶颜难驻，拟倩丹青写照，谁唤剑南昌。我亦伤流落，老汨不成行。

【元高楫集】《芙蓉词》：美人夜怨减秋颜，落红片片胭脂乾。露珠唾泪损翠盘，菱花压面秋眸酸。琉璃浸碧蜻蜓寒，参差柄折青琅王干。香心碎尽恨未残，翠丝拖风入碧湍。

【卢疏斋集】《贺新郎·赋拒霜》：观物聊宾戏。问花枝，能红能白，如痴如醉。翠被香销行云断，约略幽闺睡起，甚却有，溪娘风致。木末芙蓉都如许，笑人间不解灵均意。歌晚色，赋秋水。　　而今老子婆娑地。更何须，齐奴步障，谢公携妓。徙倚西楼澄江远旧暮霞成绮。怅楚泽，荷衣芰制，篱菊难忘平生约，共小山丛桂相料理，吾与汝，有知己。

【梁隆吉集】《一萼红》：芙蓉， 和友人韵。怨东风，把韶华付去，禾农李小桃红。黄落山空，香销水冷，此际才与君逢。敛秋思，柔肠九结，拥翠袖，应费剪裁工。晕脸迎霜，幽姿泣露，寂寞谁同。　　休笑梳妆淡薄，看浮花浪蕊，眼底俱空。夜怅云闲，寒城月浸，有人吟遍深丛。自前度王郎去后，旧游处，烟草接吴宫。惟有芳卿寄言，蹙损眉峰。地芙蓉即木芙蓉

【宋嘉· 本图经】

五百四十卷

地芙蓉，生鼎州，味辛平无毒。花主恶疮，叶以傅贴肿毒。九月采。

【陈衍宝庆本草折衷】地芙蓉，古诗云，一名拒霜花，俗号寒花。九月采花晒暴，不晒即氵邑烂。又叶阴乾，亦可晒。

水芙蓉

【格物丛谈】

芙蓉之名，出於水者谓之水芙蓉，荷花是也。

【崔豹古今注】

芙蓉，一名荷花，生池泽中。实曰莲花之最秀异者。

一名水芝，一名水花，色有赤、白、红、紫、青、黄。红白二色差多，花大者至百叶。

【颖川语小】芙蓉，莲花也，又名芙渠。其花菡萏。拒霜，乃木芙蓉。因其映水而艳，直称为芙蓉，误矣。沈元用词云：湖水秋来莲荡空，年华都付木芙蓉。此最分晓。

【秋圃杂志】花之品，春花秋英，莫不时有。岁五六月，芙蓉盛开，云锦可爱，双花并蒂。间亦为瑞。

【吴仁杰离骚草木疏】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。王逸少注：芙蓉，莲花也。言已进，不见纳，裁芰荷合芙蓉为衣裳，被服愈洁，修善益明。《尔雅》：荷，芰渠，其茎茄，其叶遐艹，其本艹密，其华菡萏，其实莲，其根藕，其中的，的中薏。郭璞云：芙渠，别名芙蓉，江东名茎下白艹弱在泥中者为艹密。房为莲。　邢日丙云：今江东人呼荷花为芙蓉，北方人便以藕为荷，亦以莲为藕。或用其母为华名，或用根子为母华号，此皆名相错，俗传误也。陆机云：莲青皮里白，子为的，的中有青为薏，味甚苦。《本草》：藕实，一名水芝，一名莲。《图经》：云，叶名荷，圆茎尺余，其花未发为菡萏，已发为芙蓉。其根藕，幽州人谓之光旁，唯苦薏不可食。叶中蒂谓之荷鼻，其的至秋末皮黑。而沉水者为石莲，惟盐卤能浮之。仁杰按《苏鹗演义》云：芙蓉，花之最秀异者，一名水白，亦名水华，色有红、白、青、黄。大者至百叶。濂溪先生云：陶渊明爱菊，世人爱牡丹。予独爱莲花之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。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菊，花之隐逸者也，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。莲，花之君子者也。

【汉闵鸿芙蓉赋】乃有芙蓉灵草，载育中川，竦修干以凌波，建绿叶之规圆。灼若夜光之在玄岫，赤若太阳之映朝云。乃有阳文修女雩倾城之色，杨桂木世而来游，玩英华乎水侧，纳嘉实兮倾筐，珥红葩以为饰。感桃夭而歌诗，申关雎以自束力。嗟留夷与兰芷。听是鸟• 而不鸣。嘉芙蓉之殊伟，托皇居以发英。

【三国曹子建集】览百卉之英茂，无斯华之独灵，结修根於重壤，泛清流而擢茎。其始荣也、　若夜光寻扶桑，其扬晖也，晃若儿阳出阳谷。芙蓉蹇产，菡萏星属。丝条垂珠，丹荣吐绿。火昆火昆韦华韦华，烂若龙烛。观者终朝，情扰未足。於是狡童媛女，相与同游。擢素手於罗袖，接红葩於中流。

【晋潘岳芙蓉赋】阴兰池之绿水，育沃野之上腴。课众荣而比观，焕卓荦而独殊，狎犭葛云布，密咤星罗。光拟烛龙，色夺朝霞。丹辉拂红，飞鬓垂的。斐披赤色赫，散焕熠。流芬赋采，风靡云旋。布磊落，蔓衍夭闲。发青阳而增媚，润白玉而加鲜。

【太平御览】《潘尼芙蓉赋》：或擢茎以高立，似雕辇之翠盖。或委波而布体，拟连壁之攒会。

【夏侯湛赋】临清流以游览，观芙蓉之丽华。潜灵藕於玄泉，擢修茎乎清波。焕然阴沼，灼尔星罗。若乃回萦外散，菡萏内离。的出艳发，叶恢花披。绿房翠蒂，紫饰红敷。黄螺圆出，垂蕤散舒。缨以金芽，点以素珠。固陂池之丽观，尊终世之特殊。尔乃采淳葩，摘圆质，析碧皮，食素实。味甘滋而清美，同嘉异乎橙橘。参嘉果以作珍，长充御乎口实。

【孙故芙蓉赋】芬馥扬馨，烟冕星悬。烂如朱霞朝兴，炯若流景在天。

【宋鲍明远集】《芙蓉赋》：青房兮规接，紫的兮圆罗。树妖遥之弱干，散菡萏之轻柯。上星光而倒景，下龙鳞而隐波。戏锦鳞而夕映，濯绣羽而晨过。排招雾而扬芬，镜洞泉而含绿。叶折水而为珠，条集露而成玉。润蓬山之琼膏，耀葱河之银烛。冠五华於众卓，超四照之灵木。

【艺文类聚】《宋傅亮芙蓉赋》：考庶卉之珍丽，实总名於芙渠。潜幽泉以育藕，披翠莲而挺敷。流轻荷以晨沼，列红葩而曜除。徼旭露以滋采，靡朝风而肆芳。表丽观於中浊，播郁烈於兰堂。在龙见而萌秀，于火中而结房。岂星芬於芷蕙，将越味於沙棠。咏三闾之被服，美兰佩而荷裳。伊玄匠之有瞻，恍嘉卉於中渠。既晖映於丹墀，亦纳芳於绮疏。《晋傅玄芙蓉歌》：度江南，采莲花，芙蓉晔，若星罗。绿叶映长波，回风容与动纤柯。涉江采芙蓉，兰泽多芳草。采之欲遗谁，思之在远道。又《赋得涉江采芙蓉诗》：浮照满川涨，芙蓉承露光。人来间花影，衣度得荷香。桂

五百四十卷

舟轻不定，菱歌引更张。采采嗟离别，无暇缉为裳。　梁简文帝诗：圆花一蒂卷，交叶半心开。影前光照耀，香里蝶徘徊。欣随玉露点，不逐秋风摧。《采莲诗》：晚日照空矾，采莲承晚晖。风起湖难度，莲多摘未稀。棹动芙蓉落，船移白鹭飞，荷丝傍绕腕，菱角远牵衣。隋新德源《芙蓉诗》：洛神挺凝素，文君拂艳红。丽质徒相比，鲜彩两难同。光临照波日，香随出岸风。涉江长自远，托意在无穷。孝元帝《赋得涉江采芙蓉诗》：江风当夏清，桂楫逐流萦。初疑京兆剑，复似汉冠名。荷花风送远，莲影向根生。叶卷珠难溜，花舒红易轻。日暮凫舟满，归来度锦城。唐太宗皇帝《采芙蓉诗》：绐伴戏芳塘，携手上雕航。船移分细浪，风散动浮香。游瞿鸟无定曲，惊凫有乱行。莲稀钏声断，水广棹歌长。栖乌还密树，泛流归建章。

【洪适盘洲集】　涉江采芙蓉芳蕤荫幽止。相思不相见，芬芳欲谁遗。秋容感人心，浪浪睫涵泪。不如膝上琴，哀音入君耳。

【江湖续集】《邓允端诗》：涉江采芙蓉，欲采寄所思。所思今何在，望断天一涯。将花照秋水，秋水清且漪。行乐不得再，日暮空凄悲。

【杨冠清客亭类稿】　《采芙蓉词》：采采芙蓉花，集之以为裳。自彼若耶溪，登丁君子堂。馨香压纫兰，把玩卑琼芳。佩服古无，怀人思沅湘。

【方巨山集】　《题叶司理采芙蓉图》：纫之以湘累秋兰之佩，载之以剡溪夜雪之舟。漱之以清水寒露之壶，洗之以碧玉晴云之瓯。着童船尾书船头，荷花浦溆双飞鸥。新红如洗云锦稠，停桡伫棹香浮浮。薰风满袖凉飕艘，醉面欲醒谁相酬。若有人兮渺中洲，把住老月叫不休。花亦问月愁不愁，何以了此兼葭秋。鲛宫夜泣悲灵修，鳞幢欲湿行云留。楚骚如水不可作，此意难以笔墨求。荡予浆兮涯之幽。

【虞集诗】长洲宫沼醉西施，荡漾兰舟不自持。愿奉君王千岁乐，一盘清露玉淋漓。

碧芙蓉

【陆龟蒙集】闲吟鲍昭赋，更起屈平愁。莫引西风坳，红衣不耐秋。

【太平广记】　　元载造芸辉堂，前有池，中碧芙蓉。载因暇日。凭栏以观，忽闻歌声清响，若十四五女子唱焉。其曲则玉树后庭花也。载惊异，莫知所在。及审听之，乃芙蓉中也。俯而视之，闻喘息之音。载恶之，遂剖其花，一无所见。

【高似高纬略】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颜延之《碧芙蓉颂》：泽芝芳艳，擅奇水属。练气红荷，比付乡栗王。擢丽苍池，飞映云屋。实纪仙方，名书灵躅。“ 水属”，全未见人用。齐王融《谢紫鱼乍启》曰：东越水羞，实罄乘时之美。南荆任土，方揖鱼乍鱼之味。刘孝感《谢藕启》曰：凡厥水羞并，莫敢相辈。水羞二字亦新。

白芙蓉

【唐李卫公集】《白芙蓉赋并序》：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，素萼盈尺，皎如霜雪。江南梅雨麦秋后，风景甚清，漾舟渌潭，不觉隆暑。与嘉客泛玩，终夕忘疲。古人惟赋红渠，未有斯作。因以抒思，庶得其仿佛焉。朱明夕霁，佳木凝阴。兰未歇其秀色，鸟尚流其好音。泛回塘兮清景暮，环修渚兮碧云深。诚有感於逝节，思更新於赏心。是时黛叶已繁，琼英始发。摇瑞彩於波上，挺纤茎於苹末。忽疑巨蚌捧漪，暂赌其明月，后似处子映松，遥觌其冰雪。焕列宿於长河，耀良玉於方折。点白鹭於葭炎，散飞鸿於林木越。余乃鼓轻木世，入澄瀛。《楚词》曰： 古人呼池泽为瀛。度杞柳，越兰蘅，裴徊容与，放志遗荣。近汀洲而菱密，出莲径而潭平。飞溪鸟来鸟， 起交鸟青鸟，挥水珠而溅叶，动波纹而抗茎。传羽厄而适性，合金丝而写情。管度风而阴远，歌临流而转清。既而稍出川阳，暂游霄外。极望漪澜，静无夕霭，又如游女解佩於汉曲，宓妃采芝於湍濑。舒温藻以为席，倚立荷以为盖。发巧笑之芬芳，感嘉期之来会。嗟夫楚泽之中，无莲不红。惟斯华以素为绚，犹美人以礼防躬。银辉光而流烛，玉精会而舒虹。虽有贵其符录，且未匹其华容。由是南国之姝，以为丽观。延华颈於沿氵止，曳罗裙於石几岸。且谓降玄实於瑶池，徙灵根於天汉。怅霄路兮永绝，与诗芳兮共玩。听高柳之早蝉，悲此岁之过半。彼妍姿之照灼，待风雨而消散。乃为歌曰：秋水阔兮秋露浓，盛华落兮叹芙蓉。菖花紫兮君不识，萍实丹兮君不逢。

【宋喻良能香山】相佳人兮密静处，颜如玉兮无冶容。

黄芙蓉

【宋喻良能香山集】《彦礼提宫，寄似芙蓉诗，次韵奉酬二绝》：红粉虽云妙，鹅黄亦大奇。欲知堪画处，绝胜采江时。幽圃知何处，青山东复东。芙蓉黄玉蕊，还与海榴同。惠

山黄芙蓉， 锦园黄石榴。风味略相似。

【梅圣俞宛陵集】《咏王宗说园黄木芙蓉》：水中兼木末，相拟有嘉花。玉蕊拆蒸粟，金房落晚霞。涉江从楚女，采菊听陶家。事与离骚异，吾将搴以夸。

五百四十卷

红芙蓉

【元蒲道原顺斋丛蒿】　　《九月八日赋二种芙蓉二首》：其一，《红芙蓉》：丰肌弱骨与秋宜，宿酒酣来不自持。岂为严霜成槁质，要凭初日发妍姿。燕姬入画扰嫌陋，蜀锦团窠未足奇。独对芳丛寄幽兴，子高真是遇仙时。

醉芙蓉

【漳州府清潭志】　　一名拒霜，有红者白者，朝白而暮红者，曰醉芙蓉。

【姚成一雪坡集】《醉芙蓉》：庭前木芙蓉，姿色复殊异。初开花微碧，仙子淡云袂。逡巡改莹白，玉骨净无滓。烂熳欲谢时，潮脸晕红媚。诗人第花品，独号此为醉。花虽无情物，司者定有意。晨醒粲初发，晚醉飒欲坠，乃知沉湎者，颠沛在造次。可以为酒箴，看花当歌器。

【国朝清江贝廷臣诗】《醒芙蓉》：蜀江芙蓉四十里，花外楼台夹江水。蜀主龙舟八月来，日照千门锦云起。一朵依稀武都女，雪色宫衣轻欲举。已窍玄珠化水仙，不同石镜埋黄土。朝妍夕态还相恼，傅粉涂黄俱草草。春风入髓扰未苏，丹砂换骨应长好。凌波殿废花亦残，江上秋深风雨寒。武林城南偶识面，把酒共看赤页玉盆。十年流落云间路，欲寻旧赏知何处。芳心一点对斜阳，脉脉无言岁华暮。

并蒂芙蓉

【宋书】元嘉十年七月已丑，华林天渊池，芙蓉异花同蒂。元嘉十九年八月壬子，扬州后池二莲合华，刺史始兴王以献。元嘉二十年五月，庐陵郡池芙蓉二花一蒂，守王渊以闻。

元嘉二十年六月壬寅，华林天渊池芙蓉二花一蒂，园丞陈袭祖以闻。元嘉二十年夏，永嘉郡后池芙蓉二花一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蒂，太守臧艺以闻。　　元嘉二十年七月，吴兴郡后池芙蓉二花一蒂，太守孔山士以闻。元嘉二十年，扬州后池芙蓉二花一蒂，刺史始兴王以献。太始七年六月已亥，东宫玄圃池芙蓉二花一蒂，皇太子以献。

【酉阳杂俎】

卫公庄有同心蒂芙蓉。

【能改斋漫录】

《并蒂芙蓉词》：政和癸巳，大晟乐成，嘉瑞既至。蔡元长以晁

端礼次膺荐于徽宗，诏乘驿赴阙。次膺至都，会禁中嘉莲生，分苞合趺。　出天造，人章有不能形容者。次膺效乐府体属辞以进，名《并蒂芙蓉词》。上览之，称善。除大晟府协律郎，不克受而卒。其辞云：太液波澄，向鉴中照影，芙蓉同蒂，千柄绿荷深并，丹脸争媚。天心眷临，圣日，殿宇分明敞嘉瑞。弄香嗅蕊，愿君王寿与南山齐。　　此池边屡回翠辇，拥群仙醉赏。凭栏凝思，萼绿揽飞琼，共波上游戏。西风又看露下，更结双新莲子。斗装竞美，问鸳鸯，向谁留意？

【国朝顾禄诗】　　《题赵子昂学士所画并蒂芙蓉花》：春入毫端散彩霞，无边生意绕禾农华。院铃不动文书静，貌得芙蓉并蒂花。

同心芙蓉

【隋松公瞻诗】　　《咏同心芙蓉》：灼灼荷花瑞，亭亭出水中。一茎孤引绿，双影共分红。色夺歌人脸，香飘舞袖风。名莲自可念，况复两心同。

【梁朱超诗】　　《咏同心芙蓉》：青山丽朝景，玄峰朗夜光。未及清池上。红渠并出房。日分双蒂影，风含雨花香。鱼惊畏莲折，龟上碍荷长。云雨留轻润，草木应嘉祥。徒歌涉江曲，谁见缉为裳。

重台芙蓉

【唐李卫公集】　　《重台芙蓉赋并序》：吴兴郡南白苹亭有重台芙蓉，本生於长城章后旧居之侧。移植苹洲，至今滋茂。余顷岁，徙根於金陵桂亭，奇秀芬芳，非世间之物，因为此赋，以待美人托意焉。昔柳恽为吴兴太守，顾坐客而叹曰：游汀洲以采苹，忆潇湘之故人。悲白日之已晚，惜青春之不返。且欲舍琼蕊於桂山，折瑶华於兰畹。客乃称曰：彼有清川，爱生瑞莲，红葩炜而晔晔，翠叶小而田田。此花大於常莲而叶小於众荷。愿得荐佳名於君子，悦丽色於当年。於是纵兰棹，泛沧涟，吟朱鹭於箫管，鸣昆鸟鸡於瑟弦。临漪澜以远望，叹华艳之何鲜。是日际海澄廓，微风不起。涵丽景於碧湍，烂朝霞於清氵止。鲜虏秀颖，

五百四十卷

攒立丛倚，疑西子之颜酡，自馆娃而戾止。远以意之，若珠阙玲珑，叠映昆峰，粲王女之光色，抗霓旗以相从；迫而察之，若桂裳重复，郁挠丹谷。思江妃之窈窕，发红罗之纷郁。尔其映兰艹止，出苹萍，掩萋萋之众色，挺女弱女弱之修茎。泫清露以濯秀，流鲜飙而发精。虽草木之无情，亦独立而倾城。若乃行潦既收，秋光始静，见凉野之夕阴，怅回塘之余景。思摘芳以赠远，更临流而引领。翡翠失其辉鲜，珠玉几夺其光颖。惟斯物之特丽，而独秀於寥天。在灵境而何降，居下泽而何偏。有繁华而不实，嗟淑类而莫传。念庄姜之无子，非巧笑之未妍。彼天意之所属，谅难得而知焉。此华无实，从根又不三数年，故人间罕有。为乃歌曰：吴山秀兮烟景媚，因淑女兮感斯瑞。莲无多兮无厥类，兰徙芳兮何足贵。人已去兮代不留，独含情兮托此地。

【裴说诗】《重台芙蓉》：众芳凋落后，特地遇阳和。一一开虽晚，重重得亦多。略无幽鸟语，时有冻蜂过。日暮寒阶畔，轻红拂浅莎。

九蕊芙蓉

【宋刘分支彭城集】　　《九蕊芙蓉》：托根不近芙蓉苑，移植犹依分文疠乡，并蕊莲心九相似。看来还使九回肠。

二色芙蓉

【宋文同丹渊集】《二色芙蓉》：蜀国芙蓉名二色，重阳前后始盈枝。画开粉笔分妆处，绣引红针间刺时。落晚自怜窥露沼，忍寒谁念倚霜篱。主人日有西园客，得尔方於劝酒宜。

【姜特立梅山续稿】　　《二色芙蓉花》：拒霜一碧树碧丛丛，两色花开迥不同。疑是酒边西子在，半醒半醉立西风。

【熊梦祥草堂诗】　　《题二色芙蓉便面》：曾障西风十一阑，亭亭醒醉碧波寒。月边青鸟无消息，流落人间作画看。

【程公许沧洲尘缶编】《红白芙蓉》：木艹渠三数株，能白又能朱。晓暮浅深色，醉醒容态姝。流霞斗玉　，抽汞养丹炉。模写终难尽，秋江有画图。

转观芙蓉

【元蒲道原顺斋丛稿】　　《转观芙蓉》：露凉风冷见温柔，谁挽春还九月秋。午醉未醒全带艳，晨妆初罢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尚含羞。未甘白乡 一宀居寒素，也着绯衣入品流。若信牡丹南面贵，此花应是合封侯。

添色芙蓉

【虞衡志】　　晨开正白，已午微红，夜深红。《欧阳公牡丹谱》：有添色红者，与此意同。此花枝条经冬不枯，有高出屋者。江浙间必宿根重茁，蜀种亦尔。

海面芙蓉

【太平广记】元和初，有柳实者，尝乘舟越海，风飘至孤岛而止。二公愁闷而陟焉，逡巡有紫云，自海面拥出，蔓衍数百步。中有大芙蓉，高百余尺，叶叶而绽，内有帐幄若绣绮，错杂耀夺人目，时有双鬟侍女降焉。

金芙蓉

【南史】　　《干陀利国传》：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，后传至毗针邪跋摩，王遣长史毗员跋员跋摩，奉夹献金芙蓉杂香等药。

【唐李翰林集】《登庐山五老峰诗》：庐山东南五老峰，青天削出金芙蓉。《送温处士归黄山白鹅峰旧居诗》：丹崖夹石柱，菡萏金芙蓉。

玉芙蓉

【杜阳杂编】　　敬宗时，氵制东国贡舞女二人，修眉螓首，兰气融冶，衣车笄罗之衣，戴轻金之冠，上更琢玉芙蓉，以为二女歌舞台，每歌声一发，如鸾风之音。

五百四十卷

石芙蓉

【洛阳名园记】

董氏西园有石芙蓉，水自其花间漏出。

【建安记：】

大湖山在浦城县西南一百里，一名圣湖山。湖在山顶，昔有采药

者止此，见满湖皆芙蓉，涉水采之，乃石也。

锦城芙蓉

【蜀祷杌】　　孟后主罗城上尽种芙蓉，九月盛开，曰：自古以蜀为锦城，今日观之，真锦城也。又令城上尽以幄幕遮护。

【成都记】　　孟后主於成都四十里罗城上种此花，每至秋，四十里皆如锦绣，高下相照，因名锦城。

【张章江渔翁集】　　四十里城花发时，锦囊高下照坤维。虽妆蜀国三秋色。难入幽风七月诗。　　去年今日到成都，城上芙蓉锦绣舒。今日重来旧游处，看花得似去年无。

柳池芙蓉

【王子年拾遗记】　　汉昭帝游柳池，有芙蓉紫色，大如斗，花叶柔甘可食，芬气闻十里之内，莲实如珠。

白石芙蓉

【邵氏闻见录】　　唐骊山下有温泉，以白玉石为芙蓉，出水为御汤。

步出芙蓉

【齐书】　　涪陵王凿金莲花以贴池，令潘妃行其上曰：步步出芙蓉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渌水芙蓉

【南史】： 《列传》齐王俭谓人曰：昔袁公作卫将军，欲用我为长史，虽不获就，要是意向如此，今亦应须如我辈人也。俭乃以庾杲之为将军长史，杲之美容质，善言笑，萧缅与俭书曰：盛府元僚，实难其选。庾景泛渌水，依芙蓉，何其丽也。时人已入俭府，为莲花池，故缅书美之。

初发芙蓉

【南史】宋颜延之与陈郡谢灵运，俱以辞采齐名，而迟速悬绝。文帝尝各使拟乐府《北上篇》，延之受诏便成，灵运顷之乃就。延之尝问鲍昭已与灵运孰劣。昭曰：谢五言如初发芙蓉，自然可爱。君诗若铺锦列绣，亦雕缋满眼。

脸若芙蓉

【西京杂记】 卓王孙之女文君，眉色如远山，脸际常若芙蓉。十七而寡，放诞风流。故悦相如之才，而越礼焉。

人镜芙蓉

【西阳杂俎】 李固遇老妪，言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。明年，固果状元及第，其诗赋中，有人镜芙蓉之语，妪乃金天神也。

华芙蓉

【太平广记】：　　梁清家数有异光，仍闻擗篱声。令婢子看，见一人，问，云姓华，名芙蓉，为六甲仝尊所使，来过旧居，仍留不去。

幕下芙蓉

【李曾伯可斋集】　　《谢荆师启》：代疱越俎，实无一日之善取诸人；制锦操刀，敢谓千室之邑使为

五百四十卷

宰。顾选坑未能脱足，而县债先已埋头。幕下芙蓉，徒缅怀於绿水。堂前杨柳。赖犹有于春风。

鸭触芙蓉

【李端诗】
《奉秘书元丞抄秋忆终南旧居》：行鱼避杨柳，惊鸭触芙蓉。

口喷芙蓉

【常建】
黄金作身双飞龙，口衔明月喷芙蓉。古意

秀出芙蓉

【李白诗】
《望九华赠青阳韦仲堪》：天河挂绿水，秀出九芙蓉。

褥绣芙蓉

【杜工部诗】
屏开金孔雀，褥隐绣芙蓉。

芙蓉羹

【山家清供】　　雪霞羹。采芙蓉花去心蒂，汤瀹之，同豆腐煮，红白交错，恍如雪霁之霞羹，加胡椒，萱亦可也。详见羹。

芙蓉城

【古今事通】　　晋工迥子高与仙女周瑶英游芙蓉城，凡百余日。

【欧阳公归田录】石曼卿去世后，其故人有见之者，云：我今为仙主芙蓉城，欲呼故人共游。不诺，忽然骑一素骡而去。

【苏东坡诗】　　芙蓉城中花冥冥，谁其主者石与丁。石曼卿也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芙蓉馆

【石林燕语】庆历中，有一朝士，将晓赴朝，见美女三十余人，丽服靓妆，两两并马而行。观文丁度按辔于其后。朝士惊曰：丁素俭约，何姬之众邪？有一人最后行，朝士问曰：观文将宅眷何往？曰：非也，诸女御迎芙蓉馆主尔。俄闻丁卒。

芙蓉园

【事类合璧】芙蓉园魏文帝所开，在长安曲江塘。杜甫《乐游园歌》：青春波浪芙蓉园，白日雷霆夹城仗。

芙蓉苑

【事类合璧】开元二十年，筑夹城入芙蓉园。《唐·地理志》又，六蜚南幸芙蓉苑，十里香飘入夹城。杜牧《长安杂题》

肉苁蓉

【神农本经名医别录】肉苁蓉，味甘酸碱，微温，每毒，主五劳七伤。补中除茎中寒热痛，养五脏。强阴，益精气，多子。妇人症，除膀胱邪令、腰痛，止痢，久服轻身。生河西山谷及代郡雁门，五月五日采，阴干。陶隐居：代郡雁门属并州，多马处便有，言是野马精落地所生。生时似肉，似作羊肉羹补虚乏极佳。亦可生啖，芮河南涧至多。今第一出陇西，形扁广。柔润多花而味甘，次出北国者，形短而少花，巴东建平间亦有而不如也。《唐本》：注此注论草苁蓉，陶未见肉者。今人所用亦草苁蓉，刮去花，用代肉尔。本有肉苁蓉，功力殊胜。北来医人时有用者。

宋嘉佑本：按蜀本《图经》云：出肃州禄福县沙中，三月四月掘根，切取中央好者三寸，绳穿阴乾，八月始好。皮如松子鳞甲，根长尺余。其草苁蓉四月中旬采，长五六寸，至一尺已来，茎圆紫，采压令扁，日乾。原州、秦州、灵州皆有之。吴氏云：肉苁蓉，一名肉苁蓉，神黄帝咸，雷公酸，季氏小温，生河西山阴地，长三四寸，丛生，或代郡。二月至八月采。《药性论》云：肉苁蓉，臣，益髓，悦颜色，延年，治女人血崩，壮阳，日御过倍，大补益，主赤白下，补精败，面黑劳伤。用苁蓉四两，水煮令烂，薄切，细研。精羊肉分

五百四十卷

为四度，五味，以米煮粥，空心服之。日华子云：治男绝阳不兴，女绝阴不产，润五脏，长肌肉，暖腰膝。男子泄精尿血，遗沥带下阴痛。据本草云：即是野马精余沥结成。采访人方知勃落树下，并土堑上，此即非马交之处，陶说误耳。又有花苁蓉，即是春抽苗者，力较微耳。《图经》曰：肉苁蓉生河西山谷，及代郡雁门，今陕西州郡多有之。然不及西界中来者肉厚而力紧。旧说是野马遗沥落地所生。今西人云：大木间及土堑垣中多生，此非游牡之所，而乃有者则知自种类耳，或疑其初生於为马沥后乃滋殖，如茜根生於人血之类是也。皮如松子有鳞甲，苗下有一细扁根，长尺余。三月采根，采时掘取中央好者，以绳穿阴干，至八月乃堪用。《本经云》：五月五日采。五月恐已老不堪，故多三月采之。西人多用作食品啖之，刮去鳞甲，以酒净洗，去黑汁，薄切，合山竿羊肉作羹，极美好益人，食之胜服补药。又有一种草苁蓉，极相类，但根短、茎圆、紫色。此来人多取，刮去花，压令扁，以代肉者，功力殊劣耳。又“下品有列当条”云：生山南岩石上，如藕根初生，掘取阴干，亦名草苁蓉。性温，补男子，疑即是此物。今人鲜用，故少有辨之者。因附见于此。《政和本草》陈藏器序云：强筋健髓，苁蓉、鲜鱼、为末，黄精酒丸，服之力可十倍。此说出《乾宁记》。雷公云：凡使先须用清酒浸一宿，至明以棱刷，刷去砂土，浮甲尽劈破，中心去白膜一重，如竹丝草样。是此偏隔人心前气不散。令人上气不出，凡使用先须酒浸，并刷草了，却蒸，从午至酉出。又用酥炙得所。寇宗　衍义：肉苁蓉，《图经》以谓皮如松子有鳞，子字当为壳，于义为允。又曰：以酒净洗去黑汁，作羹。黑汁既去，气味皆尽，然嫩者方可作羹。老者苦，入药少，则不效。《绍兴本草》：肉苁蓉，乃采根之药，主治已载本经，出陕西，其状有鳞甲如肉腊，厚者佳，味甘酸咸，微温无毒是矣。又有草苁蓉一种，然形颇相似，止是枯燥，全无肉性，即不堪入药矣。《陈衍宝庆本草折衷录》，验方用者名马足。续说云：伯尔论马受气於丙又属子午，故惟燥骁腾。旧说马有遗沥堕地，苁蓉感其气而生，故又号马芝，宜其力能补壮也。真者壮如鲮鲤甲，尾鳞细薄而肉肥柔，味甘咸而气芬。郁切之则煤而有纹，咀之则化而无滓。不如是，则木下或土堑之上所生者，皆无甚力也。薄俗亦以芭蕉根、鸡冠花梗等伪之。性寒味恶，施於滋补，岂无害欲？所以是齐方十柔元本用肉苁蓉。注云：如无苁蓉，则鹿茸可代。《事类全书》：肉苁蓉最难辨，唯咀之即化都无滓者真。以刀切肉有细煤沙而无滓者，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亦真也。金刘守真《保命集》：肉苁蓉益阳道，命门火衰。《王姑古汤液本草》：苁蓉，气温，味甘咸酸，主五劳七伤。补阴中，除茎中寒热痛，养五脏阴绝。益精气，多子孙，妇人症瘕，膀胱邪气、腰痛、止痢，久服轻身。命门相火不足。以此补之。元朱丹《溪本草衍义补遗》：肉苁蓉属土，而有水与火峻补精血，骤用反致动大便滑。河西自从混一之后，人方知其真形，何曾有所谓鳞甲。又云：苁蓉养五脏，锁阳代。苁蓉用味甘可食，煮粥尤佳。补气，平大便，虚而燥结虚而大便不闭者莫用。盖苁蓉难得真者，多是金莲根，用盐罨而为之，北方有草苁蓉，名曰：列当，稍有补性，味稍有咸，实难倚仗罗太无说。《山居备用》：肉苁蓉，凡使，先须以温汤洗刮去粗鳞皮，切碎，以酒浸一日夜，沥出焙干，使如缓急要用，即酒浸煮过，研如膏，或焙干使亦得。尚从善《本草元命苞》：肉苁蓉为臣，亦可以生啖。味甘酸咸，微温无毒，主五劳七伤，除茎中寒热痛，养五脏强阴。令妇人多生子，补中益精气，强骨，悦精神。治男子绝阳不兴，疗女人绝阴不产。除妇室症瘕，带下阴痛，止丈夫尿血遗历泄精，壮阳道，暖腰膝，润五脏，长肌肉。生於马沥，产在雁门，肉厚力紧，形扁柔润。长六七寸，茎圆紫色，于五月五日采之。阴干。《图经》云：三月采根，采时掘取中央好者，以绳穿阴干，至八月乃堪用。若依本经于五月五采，五月恐已老不堪，故多于三月采之入丸酒浸，日干净称。胡仕可《本草歌括》：肉苁蓉是马精生，主疗劳伤补益精，女子绝阴今有子，男人阳绝亦能兴。

【抱朴子】《内篇至理卷》：菟丝苁蓉之补虚乏。

【博闻录】　　最难辨，唯咀之即化无滓者真。以刀切肉有细煤沙而无滓者亦真也。

【山居备用】　　煎当归、苁蓉、天麻、桔梗，俱换水三次，煮一日取汁。再用浆水浸一日，换三次出控干下飞密内火酒透为度。如吃，切作片子。

【食经诸品】　　羊肾苁蓉羹方，治五劳七伤。阳气衰弱，腰脚无力，宜食羊肾一对，去筋膜细切。又一日肉苁蓉一两，酒浸二宿，刮去皴皮细切。有件药和作羹看，葱白盐五味末，一如常法，空腹服之，

【太原志】代州

【太平寰宇记】朔州云州

【甘肃志】宁夏州，肃州

【元一统志】昆仑崆峒之间所出。笔昌府会州

【郡县志】

五百四十卷

渭州保安军，莫州保定路。唐县曲阳县， 行唐以上皆土产。

骨蓉

【山海经】 《西山经》山番冢之山有草焉，其叶如蕙，蕙， 香草， 兰属也。或以蕙为薰叶， 失之。音惠。其本如桔梗。本， 根也，黑华而不实，名曰骨蓉。《尔雅》释草曰：荣而不实谓之骨， 音骨。食之使人无子。

芙蓉县

【旧唐书】 《地理志》：芙蓉县，旧属牢州，贞观十六年改夷州，二十年又改属播州，开元二十六年废，胡刀、王耶川两县并入。